婦女雜誌



婦女與文學專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楊潤餘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請用墨筆楷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載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請將該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並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行聲明未用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不揭載得因預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三種酬報（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歸本社所有稿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二　敷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二角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全年	十二	國內　二元四角
		國外　二元四角另加二元四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減半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八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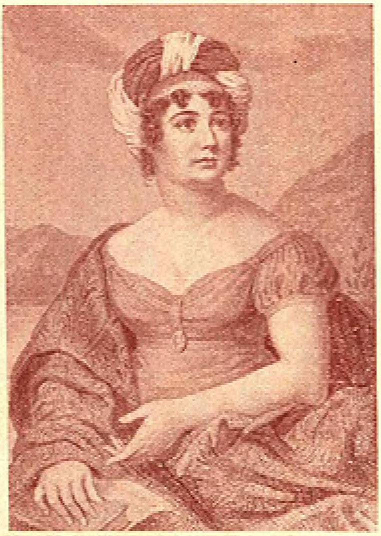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通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本期係特刊號每冊零售大洋叁角



夏之舞　　Franz V. Stuck

法國女文學家



斯達埃夫人(Mme de Staël)



喬治桑，男裝(George Sand)



賽維宜夫人(Mme de Sévigné)



葛來德(Colette de Jouve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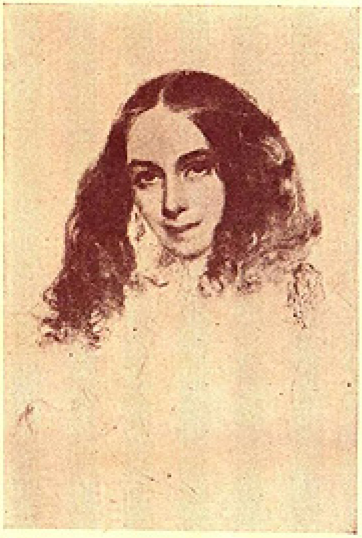


上 現代法國女詩人兼小說家羅藹伊夫人 (Comtesse de Noail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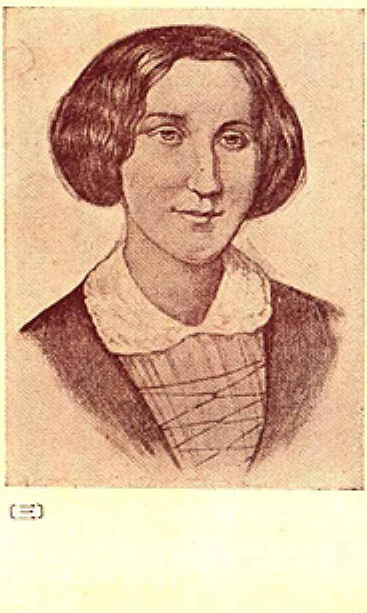
左 黑奴籲天錄的作者司都和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二〕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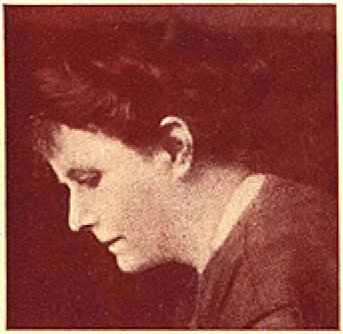
〔三〕

過去英國女文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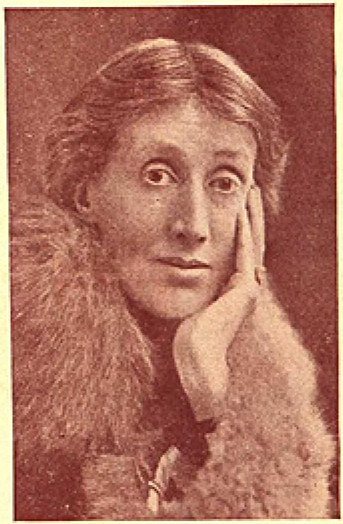
〔一〕女詩人勃朗寧夫人

〔二〕小說家白朗脫氏三姊妹（夏綠蒂，哀密麗，安娜。此圖爲其弟白蘭威爾所繪，現藏英國國家名像館）

〔三〕小說家喬治·哀麗奧脫



〔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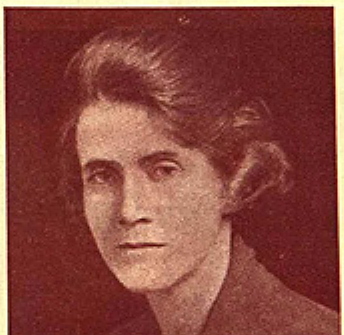
現代英國女文學家

〔一〕梅辛克萊(May Sinclair)

〔二〕伍而夫(Virginia Woolf)

〔三〕班遜(S. Benson)

〔四〕威斯脫(R. West)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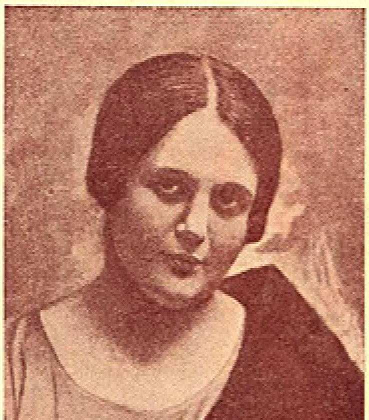
現代俄國女作家



喀拉瓦葉瓦(A. A. Karavoev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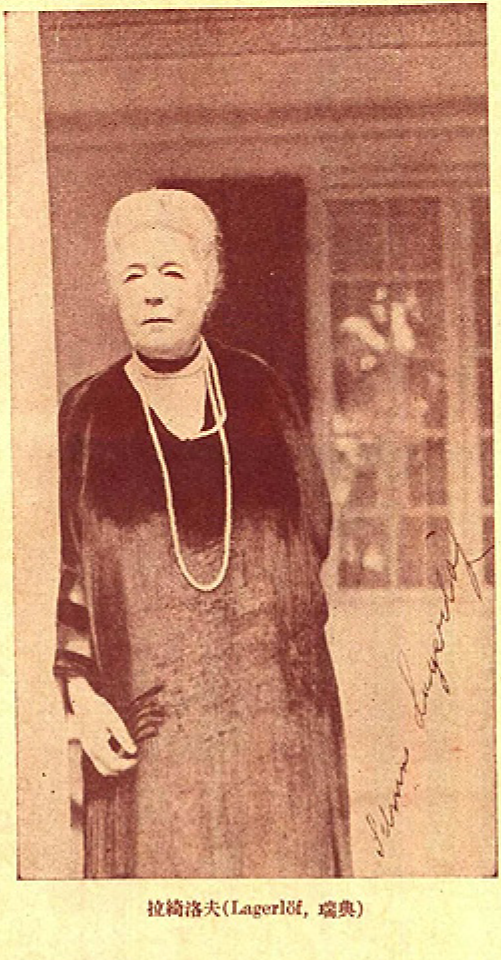
塞甫琳娜(L. N. Seifulina)



瑪里赤(M. D. Mar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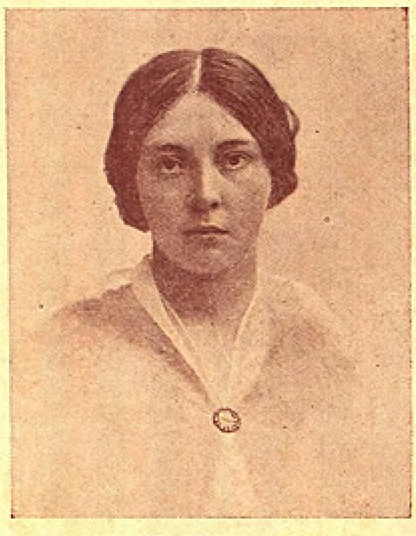
薩戈尼揚(M. S. Shaginyan)



拉綺洛夫(Lagerlöf, 瑞典)



英倍爾(V. M. Inber, 俄)



安達西(Sigrid Undset, 挪威)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七號

婦女與文學專號

二十年七月一日出版

封面 張令濤作

近世婦女解放運動在文學上的反映……金仲華……二
雷加米爾夫人……白薇……一五
婦女與文學……曾覺之……二四
清代女詞人顧太清……雪林女士……二六
[illegible]夫人……白薇……三四
一篇表現婦女生活的古詩……黃石……三七
中國婦女文學談片……王春翠……四四
朱淑貞生查子詞辯誣……陳漱琴……五五
約翰愛爾文(小說)(Mrs. W. K. Clifford 作)……啼痕……六一

離人(詩)(法國 Desbordes-Valmore 夫人作)……索 以……六七

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女作家斯達埃夫人……曾覺之……六九

賽綏宜夫人及其尺牘……潤 餘……八三

英國文學史中的白朗脫氏姊妹……仲 華……九五

喬治桑之「我的生活史」……潤 餘……一〇三

黑奴籲天錄及其作者司都和夫人的敘事……仲 華……一〇九

現在俄國女作家自傳……張叔愚……一一三

勃湖爾夫人……白 蒲……一一八

離家的前夜(小說)……組 湘……一一九

[illegible]伊夫人……白薇……一二三
一九三〇年美國波立若獎金的獲得者彭恩夫人……仲華……一二五
本誌明年徵文啟事……一二六
你曾經怎麼著（詩）（法國 Desbordes-Valmore 夫人作）……索以……一二七
從愛倫凱到科倫泰……李君毅……一三二
[illegible]篇……白薇……一三七
大地的女兒序……楊銓……一三九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一四一
東京小品……盧隱……一四三


婦女與文學專号
第十七卷 第七号

近世婦女解放運動在文學上的反映

金仲華

一

假使我們承認文學是生活的一種反映，假使我們承認人類思想和社會組織的演變對於文學的趨勢有着很大的影響，那麽，對於近百年來洶湧澎湃於人類社會中的婦女解放運動，我們自不難在文學上尋得其留有的痕跡來。從這些反映出來的跡象，我們不僅可以看出百年來婦女運動的經歷的狀況，而且能够覺察到許多文學作品是在激發婦女運動者的勇氣，啓示婦女解放運動的道路。它們不時提出新的問題給婦女運動者去注意，去審察。它們又常常描出某種新型的婦女的意志，行為和性格，給解放的婦女作參考，作模範。

就目前的情形講，婦女解放運動並沒有達到完全的成功，所謂婦女問題者僅得到局部的解決。在文學上依然有着許多作者將這問題的各方面提供出來給大衆去注意審察，依然有着許多作品將新型的婦女描繪出來給大衆去認識模倣。至於將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和成功的有待於文學界的領導幫助，也是極顯然的。

婦女解放運動的本身有着二個主要的方面：在一方面，婦女要求經濟的解放——這包括婦女經濟地位的獨立，社會職業門戶的開放，等等；在另一方面，婦女要求性的解放——這包括婦女的婚姻（即性的選擇）的自主，片面貞操的廢止，等等。反映出婦女這二方面的要求的，有着許多動人的文學的作品。它們有的寫出婦女處於經濟的附屬地位的墮落和痛苦的狀態，把婦女描成這樣的一種可憐的動物：是要盡着奴隸一般的忠心，纔能換取男子的麵包的供給，是要獻着娼妓一般的慇懃，纔能求得丈夫的無定的恩愛。它們有的也寫出婦女在社會不承認其勞動價值時的委屈和被欺迫的狀態，即不僅是不把婦女看得和男子一樣，而且是看得如非人一般的加以壓迫；婦女在許多職業上是不被容納的，在許多職業上做着特別繁重的工作而受到非常低薄的報酬，她們被廠主侮辱，被工頭調戲，被流氓姦污，而她們卻無處伸訴。描寫這種情形的作品是代替着婦女喊出經濟解放的要求：

婦女要求經濟的自主權，婦女要求以同等生產的資格和男子站在平等的地位，婦女要求一切職業均開放門戶給婦女去學習參與，婦女要求職業界承認其與男子同樣的勞動價值，不得利用其弱點而加以欺騙壓迫。但是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在另一面寫出婦女的婚姻不自由的悲慘和不幸：她們在頑固的父母的專制之下毫沒有性的選擇的自由權，她們在他人所鑄就的不幸下完全沒有轉移自己運命的能力；對於性情不合的丈夫她們要守貞操，對於宿妓或和人通姦的丈夫她們也須守貞操，甚至因無知而被姦污她們也須向那男子守貞操。那些文學作品代替婦女喊出她們的要求：她們要求有取捨男子的自由權，她們要求社會取消了舊有的狹隘的貞操觀念，她們要求一般人把性慾看作和飲食一樣平常的本能，她們要求社會把婦女看做是人，不要看做是性的動物。

代婦女寫出這種要求的文學作品，以戲劇和小說爲多。易卜生是以婦女問題寫戲劇的最早的一個。他的傀儡之家（卽娜拉，）鬼和海上夫人是極有名的。繼着易卜生之後，蕭伯納也寫成了他的華倫夫人之職業；那對於婦女的醒覺是一種極有力的刺激。此外，如瑞典斯德林堡（August Strindberg）所作的父親，德國霍普脫曼（Gerhart Hauptmann）所作的工女馬的台，蘇德曼（Hermannon Sudermann）所作的故鄉（Heimat），都是描寫婦女問題的極好的作品。在小說方面，英國亨根所作的最後的特慕蘭家，與格蘭脫・亞倫（Grant Allen）所作的敢作爲的女人（The Woman Who Did），也是研究婦女問題者所常常提到的。這些作品有的描寫到婦女的經濟解放的方面，有的描寫到性的解放的方面，但大半是把那二方面都描寫到的。

文學作品的描寫方面極廣，以婦女問題爲對象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而已。這一部分文學作品在熱心於得到解放的婦女當然是應該讀的，至少是要明白它們內容的概略的。但在無限的文學作品中婦女頗不容易揀到那幾本和己身的解放有着密切關係的作品來讀。在下面二三兩段中我要將反映出婦女解放運動的經濟和性的二方面的文學作品加以概略的敍述，末一段則舉出一般文學作品所描出的新型婦女的意志行爲和性格，給我們在解放途上努力的婦女作爲一種參考，或一個榜樣。

二

把家庭的大門用道德的訓條封起，只許丈夫出入，不許妻子向外活動，把家庭的餐廚用男權的鎖鑰局住，只許丈夫啓閉，不許妻子大膽過問：在那時代，做丈夫的男子是家庭中的主要生產者，經濟權的執掌者，是家庭的主子，而做妻子的女子，卻是家庭中的主要寄生者，經濟上的依賴者，是家庭中的奴隸。處於寄生地位的奴隸是不能向執有經濟權的主子反抗的，因爲這樣她將失去了依賴，而失去了依賴她就有餓死的危險。寄生的奴隸用以鞏固她的依賴的是順從，是體貼，是溫柔，是

許綿。預備過着經濟的依賴生活的婦女從小就訓練就了這幾種「獎懲」的。

向主子小心討好未始不痛苦，但爲生活，就不得不忍耐着。向供養着乞求一些賜與未始不難堪，然而自己沒法養活自己，也就只好苟且下去。這樣苟且忍耐的生活過得長久了，婦女竟也會習慣起來。做主子的男子是有着不少靈巧的本領，把婦女接連呼着「我的親愛的，」「我的心肝，」「我的小鳥兒，」「我的小斑鳩，」而聽着這樣甜蜜稱呼的婦女就會覺得自己是在幸福中了。用約翰先生（Don Juan）所慣熟的所謂了解的手段玩弄婦女，而被玩弄的雖然有着一腔鬱忿竟也在一個苦笑中將怨氣壓平了。

所以，當少數有血性的婦女忍受不住這種恥辱的生活，覺悟自己經濟地位不獨立的缺陷，起來反抗宣傳時，竟不能喚醒一般婦女的迷夢。然而，那班婦女的迷夢卻被文學家的尖筆輕易地點醒了。在「我的親愛的，」「我的心肝，」「我的小鳥兒」……等甜蜜的呼聲後邊，有着一個冷酷的男子的身體，伸着無情的手掌把迷醉的婦女攫來放在自己的脚下。在展着所謂了解的笑容裏邊，藏着一顆奸詐的野心，要把婦女束縛成一種柔弱無用的東西，任憑自己玩弄。文學家把這種罪惡的情形暴露了出來，給婦女認識。

最先寫出女性寄生生活的可憐而喚起她們對於經濟獨立，人格獨立的自覺的，是易卜生的戲劇傀儡之家。所謂「傀儡」者是劇中的女主人翁娜拉，她是她丈夫的玩物，是引她丈夫開心的東西；在丈夫歡喜時她被叫做「小寶貝，」「小鳥兒，」「我的親愛的，」「我的小松鼠」等等，在丈夫懊惱時她被咒做「不懂事的給丈夫惹禍的婦人。」娜拉的故事大概有很多讀者已經知道的。她是爲了要救丈夫的急，冒簽了自己父親的名去借錢；不幸事情鬧穿了，她的丈夫非但不肯替她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罵她帶累自己的名譽。後來事情和平解決了，她的丈夫卻又裝出非常大度的神氣，以爲「一個男子饒赦了他的妻子的罪過是最快意不過的事。」然而娜拉從此覺「明白了，」她要和丈夫算一算八年來夫妻生活的總賬。她認識了八年來只是和一個生人住在一起，替他生了三個孩子。她決定要重新教育自己，要獨自去教育自己；因此她出走了。

丟下了對於丈夫的妻職，丟下了對於三個孩子的母職，爲要求獨立的生活，娜拉竟走了出去。這顯得婦女的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是比什麼都重要的；而人格獨立顯然是要從經濟獨立中求得的。

傀儡之家於一八七九年出版，那時婦女在社會職業上差不多是毫無地位的。有人問，娜拉出去後的結果是怎樣的？有不少人替娜拉擔心，猜她多半是要回到她丈夫的老家裏的。然而我們卻在十幾年後蕭伯納所發表的華倫夫人之職業（一八九三年出版）中尋到了娜拉的精神所鍛鍊成的一個新女子；那就是書中的女主人翁薇薇。華倫夫人和她的女兒可以說是代表着二個時代的婦女。華倫夫

人代表舊日以性的誘力換取男子供給的婦女；她的女兒薇薇則代表新型的以自己的能力換取社會酬報來過着獨立生活的女子。這二種婦女顯然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薇薇覺得非和她的母親分開不可。

自然，我們不能因華倫夫人所操的「下賤的」職業——賣淫——而看輕她。她有她的生活哲學。她的生活哲學是過去許多經營着性的寄生生活的婦女的生活哲學。不過一般自以爲「好人家」的婦女平常不肯這樣說，而華倫夫人卻被迫到不得不向女兒說罷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面貌同奉承男人的本事……』

『……好人家的女孩子教養大了除了去求一個富翁的賞識，嫁給他，享用他的家財之外，還幹什麼……』

『一個女人要想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祇有一個法子，就是：那一個男人有錢能待她好，她就待那一個男人好，如果她同那男人的身分一樣，就想法子使他娶她：如果她自己的地位遠不及他，那她就不必想——她何必想呢？這不是她自己的幸福。你問問倫敦社會上有女兒的貴婦人，他們一定亦是同樣回答你，不過我對你直說，他們卻要轉個彎。相差祇在這一點。』

金錢，地位，克勞夫公爵夫人，以及華倫夫人所教給與薇薇的許多舊時代的箴言，薇薇都表示根本的拒絕。她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她在劍橋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對於冷靜的數學有着特別的擅長；她在一個女律師的事務所內替她計算賬目，每天要做完六小時的工作纔得休息；她穿短衣服，喜歡散步運動，有着使克勞夫爵爺在握手時叫痛的腕力；她付清了自己種種的費用，不想靠別人一分。

然而華倫夫人卻教了她許多不中聽的話，要她敷衍一個五十歲光景但卻有錢有爵位的克勞夫爵爺。那自然，她乾脆的給她一個不睬。可是我們不要以爲她歡喜漂亮的青年人，她刻毒地嘲笑了一般浮薄青年的「愛之稚夢」。當呼着「愛情換饑」的年輕人富芮恩克向她作着「稚夢」的時候，他討厭得他和討厭克勞夫一樣。

對於那一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流氓，薇薇鄙夷地向富芮恩克罵着：『如果我亦是那樣子——做飯桶，一天到晚吃了一頓又一頓，沒有目的，沒有品性，亦沒有主見，那時候我寧可割開一根血管，放血死掉，一點都不會有什麼遲疑。』

這樣有力的話不是娜拉所能喊得出的。自然，一個是經社會鍛鍊過的，一個則是在家庭中束縛了長久的，二者的相差有這樣的大。所以，娜拉走出了家庭，有人替她擔心；薇薇是不用人擔心的，她說向華倫夫人聽：

『人人都有選擇（職業）的機會的，母親。世上頂苦的孩子雖然不能選擇做英國的王后或牛海的校長，但是她卻可以隨着自己的嗜好選擇還是檢破布還是賣花。世上的人總責備境遇把他們造成那個樣子。我不相信什麼境遇。世上成功的人都是放開眼光自己去找自己需要的境遇的人，如果找不着現成的，他們就自己創造。』

這樣自己去創造生活境遇的婦女在機後的三四十年中不知增加了幾多。她們都具有新的生活的理想，抱着獨立自存的決心，離開了家庭，拔步向社會前進。排除了途中的荊棘，踢開男性用偏見所築成的壁壘，她們衝入了一向為男子所獨佔着的辦公室，寫字樓，機器工房，療養病院，以至研究所，實驗室；正如科命秦女士在她所著的新婦人中所說的：

「……在每天早上，晨光還在和夜色交戰着的時候，排着無限行列從工人區域到工場去，從貧民區域到火車站電車站去的……她們是住在大都會的鴿籠一般的屋子裏面，每年使「獨立」家計者的統計不斷地增加的老少婦人！這就是每天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面叩電報機的姑娘；這就是每天在櫃臺後面和生活的憂鬱交戰着的女性！……這是具備着潑剌的精神，銳敏的計劃，浸潤着科學和藝術的洗禮，為着要尋覓工錢低廉的文筆和其他輕巧職業而像男子一般活潑地在馬路上奔走的女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獨身婦人，——在工作樓上執行研究所的實驗，在圖書室裏整理材料，在病院裏面從事劇烈的職務。」

然而，有一點是需要注意的：有多數的婦女具着和微微一樣的志願，卻是僅少數的得到如微微那樣的機會——進劍橋大學，有着高深的數學的知識，到律師的事務所去做幫辦。或許也僅只有少數的婦女能如上述的「新婦人」那樣得到她們的職業的訓練——扣電報機，做着輕巧的文筆的工作，在研究所中作實驗，在圖書館裏整理材料，在病院裏看護病人。她們要空着手去創造境遇卻不容易了。這大多數婦女是在生活的急潮中茫然地擠進了工場的大門，在那裏拚着血汗做，賺得一些養命的薄資。

但是，不要看輕她們；她們是自食其力的。她們是經濟上的有用份子，比「到公園裏走來走去替裁縫和馬車行做廣告，或在歌劇場裏厮混着誇耀一店商的金剛鑽石」的無聊女子卻要強到多。

有很多新派的文學家把眼光移向這種婦女，寫出她們和生活苦鬬的精神的偉大。

在霍普脫曼的小說工女馬的台裏面，女主人公馬的台就是從上述的許多婦女中選出來的一個代表。貧窮，苦惱，強固了她對於生活鬬爭的決心。她跑進都市，叩開一個工場的大門，雜在大羣中做一個最辛苦的女工。生活的荊棘刺傷了她的手足，她一點也不覺得痛；運命投擲了各種各樣的嘲弄，她如鐵石一般的顏面連微顫都沒有一點。她確信着未來；她誇耀着自己所有的一種力量——全不靠人而獨自生活的力量。

朴泰本考的小說霧中的女主人公樊拉·妮考台莫維娜是屬於馬的台同一型類的婦女。她非但不怕獨立，而且已於超越了狹小的家庭，家族，戀愛的觀念，認識獨立的特別可貴。樊拉所最怕的事情就是對於男性的經濟的依賴。她和人說：「假使我要依靠男子，假使我要丈夫

擺脫那時候我纔是眞正的不幸』從家庭的陷阱從丈夫的鐵索脫逃了出來的娜拉想起了舊日的生活卻還有些膽寒她說『對於這種奴隸狀態我是再也不想走進去了……！因爲我已經經驗夠了……！』

格萊德・瑪賽爾・海司的小說是描寫一個女子瑪耶爲着求獨立而和家族爭鬬和丈夫脫離的故事依爾賽・弗拉勞的小說勞動寫它的女主人公郁賽弗在職業上奮鬬發展的經過高爾基的小說漂泊者的日記的女主人公太卻娜是一個不屈不撓和運命搏鬬的婦女沒有人能支配得她她是一個不須幫助而能和生活周旋的獨立自由的女性。

小說裏面所反映出來的僅是從實際上的千百萬個經濟獨立的女性中選出來的幾個特著的代表從這幾個代表的女性我們認識了那千百萬個獨立婦女的精神誰也想不到的從娜拉的時代到目前在歷史中僅占去短短的半個世紀而婦女的進步竟到完全變過了本來的面目。

在經濟組織上活動的婦女有着許多別的困難須要她們努力鬬爭去搏取勝利像工作狀況的改善工作酬報的提高母性權利的保護關於這些文學上有許多作家將她們的要求揭示出來給社會看但最重要的是腐舊的宗法社會的狹隘而愚蠢的性道德所加於他們的無形的桎梏文學作者替她們解除了不少這我將在下段中講到。

三

婦女的性的解放和經濟的解放有着密切的關係由於婦女的經濟的解放使舊日的宗法社會的基礎搖動由閉蔽的家庭衝到開廣的世面婦女的知識增進了不少婦女的思想開明了許多對於二重標準的道德對於片面苟求的貞操婦女漸漸發生懷疑而且有人敢公開的提出來和男子抗議了她們不滿意於盲目的無愛情的結合她們要求無愛情的男女有自由離婚的可能真的自從婦女有機會進入於社會職業之後她們對於性的觀念確乎已經進步得不少了。

文學界對於社會上這種趨勢的轉變一些也不肯忽略當加本特和愛倫凱等自由戀愛的理論者寫出了他們的見解時文學界就有人把這作爲題材寫出來給世人認識。

最早如易卜生的戲劇中已有着對於這種婦女的性的解放的描寫上段所講過的傀儡家庭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寫夫婦結合的重在愛情當一方面發現對方的愛情是虛假時她就只有脫離的一條路了。易卜生的第二部傑作羣鬼則完全是寫自由離婚的主張的劇中的女主人公阿爾文夫人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屈服於舊觀念的女性她的丈夫是一個荒蕩無行的男子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他的氣跑到一個做牧師的朋友家裏去不料那個牧師非但不同情她有着這樣一個不良丈夫的不幸卻反而用着許多糊塗男子所慣說的話去責備她以爲妻子只應該服從丈夫不可以過問他的行爲怎麼樣阿爾文夫人竟被牧師說回頭了從此她守着『婦道』用種種虛僞的辱沒自己人格的方法

羈縻她丈夫在家。這樣她可憐地過了一生，而結果還是落得非常悲慘。

此外，易卜生所作的海上夫人和海達迦布勒也是寫婚姻問題的。

沒有戀愛的虛僞婚姻的悲慘結果顯然是爲許多作家所注意的。霍普脫曼寫了一本戲劇名爲寂寞的人們（Einsame Menschen），把一對年青的沒有相互了解的夫婦的苦痛情形完全形容了出來。般生（Björnstjerne Björson）的新夫婦也是描寫到這方面的。斯脫林堡的有名戲劇父親和死人的舞蹈，描寫在戀愛消滅後家庭生活的枯燥。般生另有一本戲劇嫩葡萄花開時則是寫一個家庭因戀愛的破滅而根本覆滅的。

性的解放講得徹底時那就連形式也看爲無足重輕了。父母的批准，媒妁（新式所謂介紹人）的撮合，禮拜堂中的儀式，與西方人所重視的牧師代表上帝的作證：這一切在性道德觀念正確而健全的男女簡直不算得什麼。社會中許多閑人的指頭常指向超越了這些形式的圈套的男女，他們的爛不斷的舌頭常吐出使意志薄弱者卻步回頭的惡聲；對於不經過這種種虛僞的形式而生下來的子女，一般人更是有着「落井下石」的狠心，非使他們在社會上立不住足不休。有幾部小說描寫到這方面，把極大的力量賦與給其中的女主人公——因爲在這種關係中受着社會的非難的主要是那女子而不是男子。

最值得稱道的是格蘭脫・亞倫的小說敢作爲的女人。那個「敢作爲的女人」是叫海爾彌亞・巴頓，她是倫敦一個牧師的女兒，但卻有着自由的思想，對於許多舊的習慣道德非常懷疑；而最使她不滿意的是男女間的虛僞的性道德。她以爲男女應當以同樣的地位如友朋一般結爲伴侶，決沒有像習慣那樣使妻子服順丈夫的道理。所以她以爲夫婦在經濟上應該各自獨立，各有居處，而一切結婚的無聊儀式尤其是不需要的。抱着這樣的見解，當她在倫敦的一個女校內執教的時候，她卻遇到一個試驗自己的理論的時機了。她和一個牛津大學出身的名叫亞蘭・梅列克的青年戀愛了。爲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她說服了梅列克，和他不用什麼形式就結合而同居了。可是環境不放過他們。雙方的父母都大大地震怒，梅列克幷且被父母所逐出；巴頓因爲受了孕，學校裏不容許她，也只好將職業放棄了。因此，他們到了意大利，在他鄉過着自由的生活。然而梅列克忽然染着重病了。在病危時，他打電報去通知他父親；而他父親在回電中還是堅執要他們先請牧師補行結婚禮。這樣他們便表示絕對的拒絕。梅列克死了；他的父親痛斥巴頓，不允分遺產給她和她的女孩。這並不使巴頓懊悔，她含辛茹苦地作工，養活自己和女兒。但這故事的結尾是極可憐的：她的女兒長大後覺因爲是一個私生兒，不能和她的戀人結婚。她非常怪嫌她的母親。在這樣的境況下，巴頓竟抱着自己的理想仰藥死了。從這小說的結尾看，巴頓的新性道德觀念是失敗的，但巴頓的精神卻長存在讀者的心腦中了。

再有一本值得注意的小說，是英國亨根所作的最後的特嘉蘭家。這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耶奈脫，曾經和一男子戀愛而生下一個小孩，但

沒有經過正式結婚。八年過去了，她忽然又遇到了那個男子。她的父母迫她立刻和那個男子補行結婚；但她覺得自己和那男子並沒有什麼愛情，便堅決表示反對。她對於過去和那男子生下小孩的事情，一些也不表示悔恨和羞辱，因爲她覺得自己對於爲人類延續種族的第一種目的已經完足了，再不願意滑稽地補行結婚的行式。當她的母親和伯母固執地勸說她的時候，她發揮了如下的極透徹的議論：

『可恥麼？生小孩乃是可恥的事情麼？那麼女子是爲什麼而生的；伯母，不是爲生小孩子麼？』

『結了婚纔可以生孩子。』伯母說。

『伯母，女子在結婚制度不曾發明以前的幾千年前已經生小孩了。而且恐怕結婚制度廢去了的幾千年之後，也仍然要生孩子的。』

她又對她母親說道：『母親，我想是這樣的，凡是健全的女子恐怕都是這樣想的。我只是要孩子。我不要玩弄偶人，也不要養子和別人的小孩。我只要我自己生下來的嬰孩。我當然是想結婚的。現在女子想做母親的，都以結婚爲普通的方法。但是光陰一寸一寸地過去，沒有人提出來機會卻已經過去了。這時我遇到了他，於是乎愛上他了……』

和耶奈脫同樣徹底的思想，見於蘇德曼的戲劇故鄉中。故鄉的主人翁瑪克達，是一個能夠看重自已的價值的女子。她和參事官克萊爾生了兒子，但她不願依照老父的話，補行無意義的婚禮。當然，這樣她破壞了市民家庭的傳統，唾棄了市民階級的道德，要被「故鄉」和家庭當爲「罪人」；但她強頑地信仰自已的價值，不怕淺薄者的非難。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世界上政治社會狀況的變遷的快速真是可以驚人。工業革命在許多國家是迅速地完成了，把舊有的經濟組織狀況完全改變過來。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加速了一切的變遷。砲火不僅轟死了許多生命，摧毀了許多建築，同時它也掃滅了許多舊有的制度，拆去了許多舊有的組織。最顯著的是許多國家的政治制度變過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組織革新了。隨着這種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的突變，向來支配着男女二性的道德倫理也突變到使許多趕不上的人驚惶失措。

由於許多國家的突飛猛進的變革，把婦女捲進了社會生活的渦潮，變成國家政治經濟機構裏面的一個中軸。在那些國家，婦女在政治經濟組織中是和男子完全同樣的有力的份子。燃起了對於工作的熱情，她們對於什麼都覺得不在乎了。性的本能在她們仍是看重的，延續種族的責任在她們仍是要背起的；但她們不願把這種本能和責任看重得像舊日那樣的過分，她們尤不願把過分的精力浪費在這方面而致放棄了對於當前的工作的責任。這樣她們對於性的態度漸次形成了一種新的道德觀念的輪廓。

這種新的道德觀念的主要條件就是：舊日所特別重視的戀愛已經不是婦女生活的唯一的內容，而是和男子同樣的第二義的事項。在具有這種新性道德觀念的女性的心懷中，要打破的已不是家庭的牢

獄而是戀愛的牢獄，要謹防的已不是一個無愛的男子的厭的恣求而是一個過愛的男子的無厭的恣求。所謂戀愛神聖，在不久之前爲許多婦女問題的理論者和文學作者所狂熱唱導着的，這樣竟被冷淡得不值一顧了。易卜生的戲劇在這種趨向的新性道德之前竟顯得平庸無奇，而愛倫凱的理論也有些落後的樣子了。那不是可驚麼？是的！確實是可驚的！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談這種新道德，只可作爲幻想一般去追尋。那完全是另一種社會的產物，和我們的社會是根本地不同的。但是也不要以爲這是純粹的幻想呵！這種新性道德的趨勢在目前竟發展得利害；而且有許多文學作家已拿它作爲題材來描寫了。

在那格羅特斯加耶的小說酒神之憤怒中，那個女主人公塔尼亞是顯著地具有新性道德的觀念的。她是一個出身於富家的女藝術家，和一個熱心科學的青年司太克戀愛了；而且也經過法律的手續，纔實行同居。但她和他丈夫各有自己的世界。他們如友朋地同居着；所謂如友朋，那當是指他們二人間各自有着自由，不得互相束縛了。所以，就在甜密的蜜月中，塔尼亞還是覺得放棄了油布上的未完的工作而可惜。在重新拿起了畫筆油布時，她忽然想着「今天曾經和他約着會晤呵」；但另一個思想推了上來，「不行的。我應該知照他，使他今天不來。」那男子終於來了。自然，他像一般溫順的會用情的丈夫那樣愁歎着塔尼亞。「一天之內不和你會面是可能的麼？……我是決計不妨礙你的工作的，我衹是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你旁邊。我對於你的藝術有點醋意了」他如怨訴地說向塔尼亞。這時塔尼亞是置在「戀愛」和「工作」——的突衝之間了。她心中軟了下來；但忽然對於工作的熱意換散了戀愛的火焰。她先做她的藝術的工作。在這一天的末了，她收拾起剛完成的工作，在日記簿上這樣欣悅地寫着，『今天作了工作！工作這是狂熱一般的工作，從清早起，覺得一刻都不能將工作放手。』

考來德依維爾在她的小說科學女王中描寫女醫生勞格洛即洛的生活，也是表示着和塔尼亞同樣的新性道德的趨向的。在勞格洛即洛的心中，醫學是她主要的生活；她以診療室爲家庭。對於一切有礙於她的醫學工作的結婚的引誘，她都加以斷然的拒絕。但在休假的時節，她卻同了一個也是做醫生的友人到巴黎鄉下去休息；在那裏，在那時間中，她完全過着女性的生活。

爲着職業，爲着工作，爲着理想而活動的婦女，都應當有着如塔尼亞和勞格洛即洛那樣對於性的態度，這或者是很說得通的。

當性的解放達到了如上述那樣的地步時——就是不把戀愛視爲婦女生活的唯一內容時，——大概舊日所有的狹隘的嫉妒觀念是不會再存在的了。對於丈夫的不貞，一個解放了的女性是完全不怕的，而且不在乎的。舊日女子的所以怕丈夫不貞，是因爲擔心着這樣她將失去了生活的憑藉。在經濟獨立的女性，這種擔心可以完全沒有。她既不願被男性所佔有，也不希望佔有一個男性。這樣解放了的性道德觀念在德國的女性作家格萊德•瑪賽爾•海司的小說聲和俄國科侖

泰的小說三代的戀愛中都表現了出來。

聲的女主人公瑪耶曾經幾次的結婚和離婚，每次都增加了她的性觀念的解放。當她看見她的第二個丈夫和另一個女子作着不貞的舉動時，她既不昏倒，也不喧嚷，只是默默地退了出來，收拾一切回到她寂寞的故居。她用這樣鎮靜的方法恢復了自己心境的平衡。

在三代的戀愛中，我們可以看到前面所說的新性道德的幾種要件都被描寫得清清楚楚了。大約女兒蓋尼亞是科侖泰的性道德觀念所寄寓的一個人了。她把性的本能看得和飲食等一樣平常的事情，她說她不曾經驗過什麼叫做戀愛的東西；她沒有對於任何男性作過佔有的想頭，因此她也談不到所謂嫉妒。

或許還要稍稍努力纔能達到像三代的戀愛中所說「外祖母時代」的性道德觀念的我們，對於這一些是談得太早了。不過，僅是談談而已；談談的目的也僅是要使讀者知道文學界對於婦女的性的解放是那樣銳敏地反映出她們的要求來而已。

和性的解放的趨勢同樣地急劇進步的，是文學者對於性的描寫的態度的轉變。這也值得注意。從維克多利亞時代的不忠實的性的描寫，到目前寫實主義者對於性的公開的澈底的態度，其間相差不知有幾千萬里。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顯出舊時代倫理和清教徒道德的迅速的沒落。關於現代寫實派作家以率直的性的描寫和社會中的傳統勢力衝突的情形，美國的新派批評家卡爾佛登（Calverton）曾作現代文學中的性的解放一文，剖說得非常詳盡。該文由劉穆君譯載小說月報第二十一卷第三號，讀者可以參閱，這裏不再贅述了。

四

現在我要將近代文學家在他們作品中所構成的新型婦女的意志，行爲和性格大略地說一說。我們先得知道文學作者的描寫新型的婦女，乃是最近的事情而且只有少數文學作者注意到這種新型婦女的存在，大半的文學作者還都是以舊型的婦女作爲描寫的對象的。是從最近代的極少數的文學作者的作品中，我們看出了幾種適合於新型婦女的條件。這樣我們纔隱約地認識一個新型婦女的輪廓。

從屠格涅夫和柴霍甫的小說中，我們認識了許多嫵媚而多感的女人；從左拉和莫泊桑的小說，我們認識了許多優柔和順從的女人；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一個做了幾世紀的運命的奴隸的婀娜．克萊尼娜；在湯麥斯．哈代的小說中，我們遇着一個永遠逃不出惡漢的掌握的苔絲。這種大文學家所寫的女性是合乎新婦女的型格了麼？不！完全不！新型的婦女和出現於上面的許多文學家的作品中的女性是絕然的不同。

被動，獻身，溫順，幽雅，這四種舊時代的作家所用力地描寫，以教育陶冶他們同時代或後世的女性的，在新型的婦女是不容一些存留的了。新型的婦女不是以幸福的結婚作爲浪漫史終結的純眞少女，也

不是因丈夫或自己的不貞而被遺棄了的婦人，更不是悲歎着青春不幸獨守空閨的寡婦；她是立足在職業工作的場所，經過社會人羣中長久的鍛鍊，境遇的顛沛並不能使她嗟怨，命運的嘲弄更不能使她屈服。她有着四種基本的特質：能動，反抗，果敢，決斷。這四種特質是她在生存鬪爭的場所中養成的。

大概蕭伯納的華倫夫人之職業中的薇薇，是够得上一個新婦女的稱呼了。她的爽利的言論我在前面已經引錄過。但尤其值得注意是她的感情的狀態。當富芮恩克用着男性所慣於假意溫存的樣子安慰她時，她這樣回復他『謝謝你。我有一件事你儘管放心：我不哭，我不暈』。而當華倫夫人用着女性所常有的裝腔作態的眼淚來向她要挾時，她直截的說：『不中用，母親：我這人亦像你一樣不是幾點不值錢的眼淚同幾句懇求的話所能移動的。』

不哭，不暈，不能爲幾點眼淚和懇求的話所感動：新型的婦女在這上面顯出了能克制自己感情的本領。

過去的婦女是做着感情的奴隸，爲着感情的關係她們常常做了男子的奴隸。感情的過度放縱使她們養成深刻的嫉妒和猜疑，因而對於情敵她們常用醜惡的形式作出許多奴隸的行動來。新型的女性用克制感情的能力消滅了自己的嫉妒和猜疑。她們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時也尊重他人的意志的自由。所以，在海司的小說聲中，女主人公瑪耶見到了她戀人的前妻，非但沒有憎惡的念頭，而且表示出許多共通的說話。到後來，當瑪耶目擊了她第二個丈夫和別的男子做着不貞的舉動，她就一聲不響地收拾起東西回到故鄉。

然而，在尊重他人的意志的自由之後，新型的婦女也要求他人尊重她意志的自由。她沒有獨占的野心，但她尤其不願因戀愛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給一個男子獨占去。倘使爲了戀愛就被人占有去，那新婦女寧可不戀愛的。所以，在斯加波基那羅倍爾逍克的小說她們之中的一個裏，我們聽見那女主人公亞格尉司發出了這樣的呼聲：『將自己像東西一般的歸屬男子，將一切意志，一切感情，一切能力都委曲起來取悅男人，在許多女性看來或許是一種幸福。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將這些一切爲着一個人而犧牲呢？……假使人類應該捨己爲人，那麼我也不願將自己的全部貢獻於一個男子的。假使我應該替男子烹調食物和整理寢具，那麼我爲什麼不能替其他的許多男子效勞而一定要服侍他一人呢？……』

同樣，在商夏爾的小說安娜的手記中，女主人公發着這樣忿激的抗議：『他將我當作一種所有的東西，……但是，我能做他的東西麼？我不能像別人一樣做家貓一般沒有心肝的女人，你算些什麼呢……？奴隸……』

對於新型婦女的特性，科侖泰女士在她所作的新婦人中曾歸納成如下的話：『她們不是感情過剩，而是自己統制；不是非人格的順從，而是自由獨立的尊重；不將自身沈湎在毫無共通點的「惡人」裏面，

而公然地主張自己的個性；不戴偽善退讓的假面，而強烈地主張家族的權利幸福；不將戀愛當作唯一的生活，而假戀愛當作第二義的生活目的。……』

『思想奴隸的時代已經完了！』在地球的一角上一個解放了的新型的婦女這樣呼喊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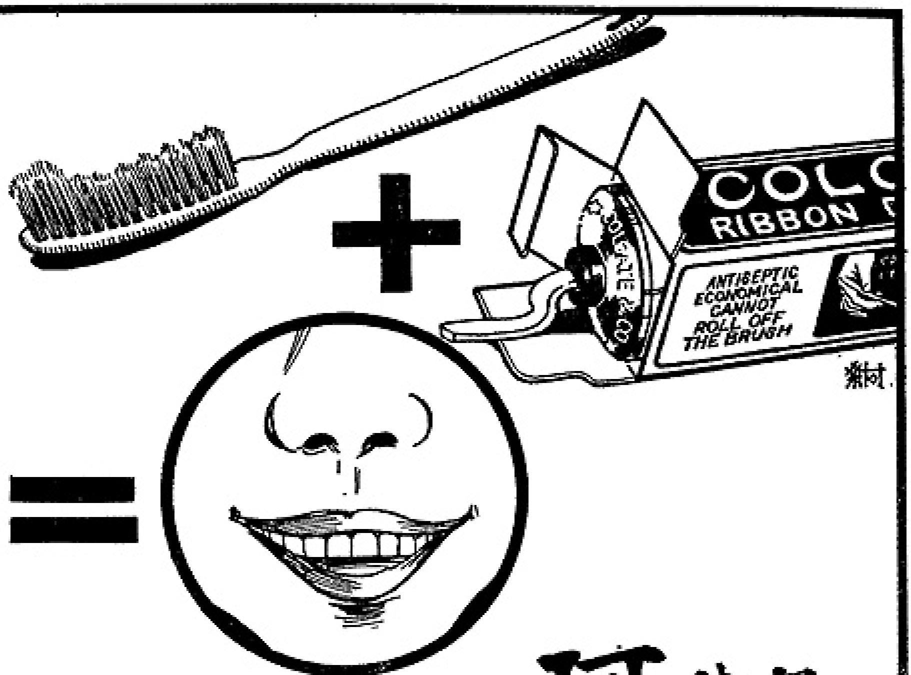
我國的婦女要到幾時纔能喊出這個呼聲呢？等着吧！有許多文學作家在等着替婦女傳達這呼聲！

二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完稿於滬上

雷加米爾夫人

白蕾

雷加米爾夫人（1777—1849）名居麗愛德伯納爾（Juliette Bernard），當她與銀行家雷加米爾結婚的時候，她還不過只有十七歲。她的丈夫因爲富有而且小有聲譽，所以他們的家中成了一個很著名的「紗龍。」當時法國的「恐怖時代」剛好終結，社會上的一般人士以劫後餘生，都感覺着有享樂生命之需要，雷加米爾的紗龍既是各種人物聚會的中心點，所以他們都以往來於此中爲莫大的歡欣。然而在這許多不同的人物之間，那最使人注意的當然是紗龍中的女主人了。她那絕世的姿容與高貴的性格曾使無數的人爲之顛倒瘋狂，就是拿破崙自己亦是其中的一個；但他是皇帝，他不能如其他的常人一樣，任她拒絕他而無可奈何，他報復的方法，就是破壞雷加米爾的產業，因此她不能再居巴黎而只好旅居於瑞士與意大利。直到拿破崙失敗，帝國傾覆，她才回轉故鄉，重啓紗龍的門戶。此時她已三十八歲，但美麗不減於昔日；而最可紀念的，就是她在此時認識了浪漫文學的祖師夏多蒲易安（Chateaubriaud），這種友誼便使他留下了許多歌頌她的不朽的詞章，而雷加米爾夫人的名字亦因此至今不朽。不過夫人的美麗聰敏不僅爲夏多蒲易安一人所歌頌，即是當時的詩人與畫家亦是崇拜她最多的，我們只要參看卷首 Gérard 所畫她的像即可以知道。



保持齒牙之清潔是
使齒牙健全之一法

珂路搿牙膏

潔齒之功效最大而
久用又於琺瑯質
無傷為近世最有
效最穩妥之牙膏

各處百貨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三號　上海棕欖公司啟

婦女與文學

曾覺之

昔人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爲訓，似若在婦女與文學之間，有不可踰越的鴻溝；所以歷來有心世道之人，都以女子多才爲大戒。此不僅在中國爲然，在西洋也一樣；其間雖不至如中國將才德分開之甚，但輕視女子之才，謂爲低下無用則相同。男子對於婦女之才能總覺可疑，而時加以譏評；自婦女有述作以來，一派人即謂此非女子所可勝任，著述不是女子之事業。另有一班人（此是少數）則相反，他們以爲凡是女子所有與所作的事物，都是美的，都是好的。因此在歷史上發生聚訟無終的爭論；在本文內我們不願再述這重公案，我們只利用最近比較心理學所研究的結果，來觀察此婦女與文學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力求避免成見，不至如多數男子謂婦女的文才爲無足道，爲可蔑視；一方面，我們亦使自己不爲少數之專捧女子者，盲從附和，謂婦女在文學有絕大的天才，所寫俱爲傑作，等等。我們持客觀的態度，根據多數學者的論述，將婦女與文學的關係，列在新的程式中，使人得較明白，較精確的觀念。

試一檢文學史，中國與西洋相同，有一種事實使人特別注意的，就是女作家之稀少——這裏所謂作家，當然是指有才而與能傳世者而言。在每一時代，十位或二十位的天才作家中，殆難找得一位女子，每使人有婦女才難之歎，而覺女子文學界之寂寞，這是歷來的事實都是如此。所以有人說，提到女子天才一詞，實是曠世希有的；翻閱人名字典的列舉，婦女與男子之比例僅爲百與八。可見有才婦女的稀少乃是歷史上彰彰的事實。但因此數目的關係，我們即可以遽然斷定婦女根本低劣於男子嗎？決決不能；此不特過於粗疏，而且也太稚拙可笑了。因爲在歷來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婦女受教育的機會，比之男子，有天淵之別；受教育的女子既遠不及受教育的男子之多，有才男子多於有才女子，自是當然之結果。因此我們實沒有絲毫理由，可以判斷男女才能是有優劣之分的。

女作家之有限，雖是顯明的事實，但此非女子弱於男子之證據；我們不當在這一方面伸論，且觀察女子文學的本身。文學史告訴我們一件事實，即女子文學，女性作品，所涉範圍，似覺狹小而有限，女子似專優爲某一類文學，至其他則不能爲，而且不喜爲。先以中國的婦女文學爲例：從現在尙存的女子作品而論，則一二千年來的中國女文人，百分之九十九爲韻語作者，而散文家則鳳毛麟角。每一時代都有若干的女詩

入，詞人，與當時的男子酬答唱和其中很多傑出者；但想在此悠久的時間中，求一散文的女作家，差可與男子比擬者，則不容易了。所以中國的女性作品大半是詩，詞，歌，賦，若長篇大段，如史書，子書一類的散文，女子固沒有分，卽小品文章。如筆記，如書簡的散文，亦寥寥無幾，至於小說，戲劇的作家更沒有女子了。因此類作品需要一種編排的智慧，而爲女子所缺之者；小說是散文，女子不喜歡，中國劇雖爲韻文，但設局佈景之繁難，或又爲女子所厭惡的。反之，韻文的彈詞，又爲女子所喜爲，所以有許多好的彈詞，出於婦女之手。所以從中國的婦女文學史上看，我們可以說，女子文學只限於韻語，散文則非女子所長；此固有例外，但大體上是如此。

在西洋，女子文學的範圍也是一樣的似有所限。且以法國的女子文學爲例，其他各國亦可類推。法國的女子文學差不多是限於詩，小說與書信三類，差不多有名的女作家，不是詩人，便是小說家，或是書信家；其他種類文學的女作者，如戲劇家，歷史家，批評家，哲學家等，則少有所聞。且女子的詩與小說，與男子的詩與小說亦不同；大抵女子的詩多抒寫個人的心情，女子的小說多敍述自己的身世；男子的詩與小說則於描繪一己的主觀情感外，同時還能爲客觀的詳細描寫。女子不能爲悲劇，卽因悲劇的限制太嚴，而唯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長篇小說亦爲女子所不喜。一點小事實在男小說家，如巴爾扎克，可以寫出一本一二十萬言的小說來，在女小說家則非有相當的事實供給作材料，不能如此憑空的結搆。女作家常爲自己作品中的主人翁，而男作家則至少有相當的客觀化，外界化；喜劇，歷史，文藝批評，爲女子所不喜爲，卽因此類文學須要一種強大客觀能力的緣故。

女子天性，多懷善感，富於情而爲主觀的；她的生活滿是情愛，情愛亦爲她們大多數中的唯一生命。因爲女子歡喜沈浸於情愛生活中，她們遂缺乏客觀的能力，而不能跳出自己之外有所觀察，或有所作爲。她們不能離開「我」不論她寫的什麼，幾乎常常總帶有「我」的彩色。爲什麼女子喜歡作韻語呢？韻語是抒寫情感的最好工具，「詩言志」這種有音節的文字，根本便是情感的產物。在女子的詩詞中，又以近體小令之作爲多，而敍述史事，描寫流離景況之數十百韻的篇什便不多見了。文學格調上亦然，女子少有雄壯之氣，此亦天性所使然，因爲情婉約，乃爲女子的本色。散文爲論事說理的文字，需要客觀的觀察，爲女子所短，書信所以爲女子所長，也因爲這都是抒寫胸臆的文字。

總之女子擅長於個人心情的，直接感覺的描寫，其他需要精密思想的，與抽象作用的作品，女子比較的不擅長。不過我們不能因爲婦女缺乏抽象智慧的作用，就如前人一樣，說婦女無理性，無判斷力，無分別力，無批評精神，而由此斷定女性不如男性。我們試一追求其原因：婦女少有智慧能力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先天的，生理上的，還是後天的，習慣的呢？主張前者以爲原因出自天然，主張後者則以爲由於習慣，卽前者以婦女之缺乏天才由於天賦之必然，無可更改，後者則以爲女子所以

到此情境，全由於社會風俗習慣的造成。這是女性論者與反女性論者爭執的理由現在且略述兩方面的論調：

在女性論者，以爲歷來社會制度以女子爲男子的附屬物，女子在此種奴隸的情形之下，全不能發展自己的個性，生活只限於最狹小的家庭範圍內，因此不能與男子一樣，將所有的禀賦盡量發展。男女的天賦原是相同的，但因情形的不同，女子多被限制而缺乏經驗，同時因待遇不平均而缺乏教育，有此兩種原因，女子的才識遂遠不及男子，但此皆社會制度之罪惡，女子本身原毫無過失。若將社會制度改變，使女子與男子一樣，處同等的地位，受相同的教育，將她們的天賦才能盡量啓發，我們必可以有女歷史家，女哲學家，女批評家，女戲劇家，她們的成就定會與男子相等。更進一步而言，女子富於感情，與趣，對於直接感覺的能力極強。由心理學的說法，知覺，智慧能力的作用必以感情與感覺爲基礎，非先有實體，抽象無從起作用，非先有感覺，知識亦無由而得來。小孩初時亦只有感覺的世界，及後訓練，便能從紛亂的感覺中找求其關係，而比較異同，根究因果，乃得種種的智慧力。因此女子所缺乏的智慧能力，是由歷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並非天生即如此；若能改變此社會制度，則女子的智慧能力亦自然發達。不過此種不平等的制度有十分悠久的歷史，漸積漸累而成一種習慣，成爲第二天性，想求婦女有如男子一樣的智慧力量，亦自非一朝一夕可能，必經長久的時間，於遼遠的將來，方可實現。但我們決不能以現在情形而說婦女在智慧能力上永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

反女性論者則謂，據嘉爾頓（Galton）的觀察，社會上的阻礙全不足以限制天才的發展；例如男天才者，間有所受壓迫，恰多於女子，但終究不害其爲天才，而有所表現。是則女性實無天才，若有決不能以社會的制度使被湮沒。此中最明白的例，是女子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少有創造能力，而真正由女子所造出的作品，亦十分少見。我們且將某某方面不論，因此等有社會制度的限制，或爲女子所不能問；我們試看某一類屬女性，或近女性的學問，藝術，疑乎女子於此有豐富的創作。乃事實上並不然，如烹飪術，是應爲女子所專長的，可是少有著名女烹飪家又如衣飾的時髦款式，本爲女子之事，但主之者仍是男子。音樂是女子所喜歡而熟習的藝術，但歷來著名的作曲家中沒有女子的名字。至於文學，女子只常是跟隨當時的風氣，絕少有能成家立派者，尤其不能爲唱導，不能自豎一幟。試問那一派新文學的首領是女性的？哲學上沒有女性所作的思想系統，科學上雖有一二名家，造就遠於男子，但此等發見不能在科學上起革命，發生重大的影響而給與科學以一種新的基礎。從種種方面而觀，女性實缺乏創作能力，此種缺乏之非由於後天的社會制度，實因女子生理上較弱的關係。

由上面兩種相反的論調，我們因起了下面的疑問：女子的頭腦是否生來不如男子的複雜呢？或是受長久遺傳的壓迫而致如此呢？兩者各有理由，亦各有不是，因爲歷來對此問題的爭執，常易爲感情所用而

不顧眞理與事實使男性與女性相反對的是此問題永遠爭論不息的原因，而居中推動者則爲一種以彼制此，或以此制彼的野蠻心理。假使論者先有是男是女的成見，討論這個問題，自然不能持平；所以我們要論上面兩種相反意見的是非，我們需要一種客觀的，旁觀的態度，否則，仍是延長此無休的議論。在我個人以爲，女性論者與反女性論者的意思並非相反的，卻是可以調和的，而且是相成的，這要我們藉助於新近比較心理學研究所得的結果了。

婦女心理學爲近來各國學者的專門研究，其中不單有男心理學家，而且多女心理學家，他們都想考察女子的心理，而求得其眞相。自然，在這樣的一種研究內，研究者有時未免爲感情所蒙蔽，而爲歷來的成見所蹈乘。好在女子亦同時研究，於此可得重要的幫助，所以這種心理學基礎頗堅固。我們可無須過於顧慮而加以信任。還有，心理學上所得的結果，我們可以日常事例證實，卽刻可加以糾正，是則臆造無所施其技；此是一層重要保障，使我們增加對於此種研究結果的信心。

此種研究所得的結果，雖或多異議，但有一點殆爲現代心理學者所承認，卽男女兩性根本是不同的，不單在外表上，而且在最深微的生理組織上亦是如此。此爲一件日常經驗的事實，絕非憑空之談；尤其在醫生與教育家，更能看出這不同點。男子與女子的發達生長並不遵從同樣的節調，其間的變化差異，甚爲顯明。大概死亡率男子較大於女子，而男子亦比女子更容易患病。在知識方面，女孩較男孩爲早熟；女孩的智慧，感覺，性情，都發達得早。這種差異在十二歲至十四歲的男孩與女孩間最爲顯著。在男孩方面，此時喜歡打算計畫，喜歡精密學問的嗜好漸漸發達，而遠勝於女孩。在女孩方面呢，因有較豐富的感覺力，常能以精美的文字，多姿的語氣，寫出很好的篇章，超越於男性的乾枯作品。但當此十四五歲的轉變期間，男孩繼續發達，表示一定向前的進步，女孩則因爲成人的年齡到來，她的知識上的進展突然停止。且有許多女孩因此而完全停止她們的知識工作者；似乎她們的智慧隱沒了，讓洋溢的感覺力完全佔據她們的心理，而使她們講究漂亮，愛好修飾。由此來看，青春期使男孩的心胸開擴，使他們追求重大的哲學問題，但在女孩，發生的影響便不同，使她們回向自己，顧慮自己的內部生活，繼則使她們思想愛情與爲母的問題。

試看科學上的研究，則男女兩性間的不同，亦可以爲同樣的證實。在生理解剖學上看，女子身材較小，體重較輕，肌肉力量比男子小三分之一，腦的重量較輕，後部司感官神經者比前部司注意神經者較發達。又由專門家的實驗，女子的嗅覺與味覺不及男子的精細；凡需要纖細辨別力的工作少用女子，就因爲這一種理由，女子雖能疾速的感覺，但詳細審察則差一點。又從普通一般看，女子的記憶力不及男子的強，而關於思想方面的聯想律，女子多鄰接性的聯想，少相似性的聯想，與她們的聯想只因兩者相接近而想起，不顧兩者是否相似，任其自然而不

加分別。女子的注意力所及的範圍亦較有限她們少能同時留意數種事物。

以上爲女子的不利點，但這種不利點是在智慧的範圍內，若移至感覺的領域中，女子則超越於男子了。女子的感覺是特別銳敏的，即最微弱的刺激，在她們亦起反應。同樣的刺激在女子比在男子所引起的情緒較爲強烈，女性情緒實在比男性情緒強大得多多。尤其是在某一時期，如懷姙時期，她們的感覺更爲靈敏，易受刺激，有如病態。這種長處是男子所沒有的，男子的感覺較爲遲鈍，較不易受刺激，所引起的情緒亦比較的淡薄；所以在感覺性上論，女子優越於男子。

是則女子的優點在感覺，而男子的長處爲智慧。法國哲學家孔德謂男子爲智慧性，女子爲感情性，可由此而證實。男子時刻在推理與判斷，女子則在感覺；女子的天才也完全在於她們的感覺力。構成人心的兩大原素，亦即表現人類生活的兩大方面，男女各得其一，男子在思想方面，女子則在情感方面。但這是相對的說法，並非指一方絕對只有思想，一方則只有情感而言。

有人說在學校中，女學生對於最難的科學或文學的考試，每列在男子之前，是則女子的思想非輸於男子者。但有專門家曾實驗過在大學的許多女學生，所得的結果，是大體上女生比男生有較完全與較正確的記憶與知識，但在思想方面，她們不能深入，她們多是接受者，而非創作者。

別有一種研究所得的結論，就是女子較注意於與己直接相鄰的事物四周，較留心於有限的產物，於外表的裝飾，於個體的及於實體的事物，男子則不同，要求較遼遠的，有組織的，普遍的與抽象的。此種差異由於抽象的事物不能引起女子的興趣，因爲抽象作用要使感覺力安息，故爲女子所不歡喜的。女子之不喜歡抽象事物，可以隨時觀察得出。她們注意一個個的事實，而忽略由事實抽出的思想；所以愈抽象的藝術學問則愈少有女子的名字在其中。圖畫與文學，比較有實物可觀察或有模型可模倣的，故女子較擅長。

女子之所以厭惡抽象作用，是因抽象作用不讓她們的強大動性突進飛展；女性是動的，感覺力不能有時而息，而抽象作用則非靜止不能起。女子對於自己個人情感的分析最爲擅長，可以寫出神奇的文字來，可是要她們爲全體的總攬觀察便不甚優長了。她們一任感情的牽引，不能自制自主，她們隨生命之流而奔馳，不能爲瞬間的停駐。男子則不然，有時雖爲生命力所推，但即刻可以跳出來，勉加牽制，而使自己向着更遠的前途馳騁。男子較注意於外界，女子則聚神於內心；因女子自閉於自身內，她們的感覺於是倍強於男子，而因此她們是主觀者。

但人可以由此便斷定女子是劣於男子嗎？歷來對於男女問題的爭論，所以喋喋不休，都因要分判優劣的關係。其實這種優劣之分是無從說起的，女子與男子根本不同，不同便無從比較，比較無從，則優劣何由而生呢？所以我們不能說女子是優於或劣於男子。女子與男女不同

女子與男子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但皆爲人生必不可缺者。

我們若認定男女兩性的根本不同，則一切的爭執可不言而解。男女在生理方面不同，在心理方面亦不同；由此我們可以說，女子有女子的智慧，不同於男子的智慧；同時，男子的感情亦不同於女子的感情。現代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承認有一種女性智慧的存在，他們多不再問男女兩性的優劣短長，他們只求男女兩性所以不同的緣故，即求解釋男女兩性智慧所以不同的原因。其中意見不一，有以男女生來一樣，在後長成發達而漸不同的，又有以爲女性智慧的特點完全由於數千萬年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此皆從環境關係上說明的。但據一位學者說，男女兩性之分，較人類文明爲深邃，爲悠久，則男女智慧的不同，或仍要在性上，纔可以得到較圓滿的解答。性的分別，據專家的研究，表現於細胞中，細胞經媾合，即有陰陽性的差異，而表示特殊的性質。是則男女兩性的不同，在形成人身的單位細胞時已經不同了，個個的單位不同，則從單位組成的全體自然亦不同了。男女兩性智慧的不同原因，簡簡單單是爲性的差別，即女子的腦爲女性細胞所造成，而男子的腦則由男性細胞所結構。

從此，男女分開，各有領土，女子有女子的質素，男子有男子的質素。在文藝上，有女詩人，女作家，女藝人，此皆與男詩人，男作家，男藝人不同，無須強加以優劣。男女作品的不同是十分明白的，試讀一本書，不到數頁，略具觀察辨別力者，即可斷定爲女子所作或非女子所作。男女作家的不同又不僅表現於男女作家各有擅長的某某幾類文字，如上面所言，即在文章的風格上，用字造句上，女子與男子亦是不同的。女子常能以十分自然的態度表現一種感情，語調新穎，字句確當，在男子則每苦思而不得；她們用字的確當常使人驚異，而每有僅僅一言，即可引起人的無限情思。女性文字的自然嫵媚，婉約清新，殆不可以摹擬，而非男子所可企及者。試一比較男女作家文字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出，男子的文字較注意於外形的結構，全體的安排，要論理的，如雕塑物，要和諧的，如交響樂；女子的文字則爲內心的衝動，信筆所之，變化不可捉摸。總言之，男子文字主智慧，女子文字宗情感，此爲兩性的不同的地方。

我們於論列婦女文學的特點後，更要考究一個較深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女子獻身於文學是不是常態的？有人或覺得這問題問得奇怪，女子寫文章與男子一樣，有什麼常態與變態之可言？我們爲此問，決非如前人的主張，謂女子不應問文學，文學非女子之所事；我們是從男女天性根本不同的觀點上看，女子對於文學的創作是否與男子一樣，有相同的需要。生命是創造，創造乃哲學家的常言，男子因覺到生命力的短促，故力求創造一種東西以延長此生命，所謂求不朽。但在女子則不同了，女子是自己創造自己，養育小孩乃她們的創造工作，若從自然律上看，女子同無時不在創造中者。因此，我們要問：女子除開這種創作外，是否可能發生創造其他事物的欲望？

昔人謂天地間的好文章皆是古聖賢牢騷悲憤之作，所謂不平之鳴；若平則不鳴，文章自亦不作了。引伸此意，則文學的創作皆源於變態，而非爲常情；此施於婦女文學，尤爲其功。男子即在安適的環境中，有創作的需要，因男子唯一藉此以延長生命；女子則不同，通常的女子，——此中所謂通常，是指爲妻與爲母的而言，——沒有如男子一般的創造欲，因她們自己創造自己，在她們內部發見神秘的世界，無需如男子之投向外。在事實上，很少有女子，爲母，爲妻，同時又爲著名的作家者。歷來著名的女作家，或爲不字之貞女，或爲寡居之孀婦，或配非其偶，中途析居，悲哀失意，自立門戶的女子；在文學史上有名字的婦女，中國與外國一樣，殆無有能逃出此三類者。且有許多女子在少年未嫁時，表示寫作的能力與熱誠，一爲妻爲母後，便默默無聞，此其故即因女子的創造與男子不同。所以女子在平常的情境中少有文學創作的需要；女子著述似非爲常態，即根據此而言。

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洋文學少有公然言「我」者，十九世紀便不同了，可毫無掩飾的逃說自己個人的心情，所以我們所舉的作家都爲近代的。法國的斯達埃夫人（Mme de Staël）說：「文字上的光榮，在女子不過是幸福的光顯面幕，」她又說：「若有一個女子，求以文字顯名，假使她還有機會享受平常女子的幸福，她很容易捨棄此種無謂的浮名；因此稱浮名實判決她於可怕的命運中。」此是斯達埃夫人自道之言，她一生夢想婚姻的幸福，於是作此悔恨之言，表示她從事文學實非她的本願。

英國大詩人勃朗寧夫人（Elizabeth Browning）在她的小說 Aurora Leigh 中，描寫一位女詩人享一時的盛名，但寂寞孤獨，在淒涼之夜，發爲哀怨之詞：「呵，上帝，一個女人當冬夜獨坐在家內而遠遠的聞到全國稱讚她，此種十分憂鬱之情，只有你能曉得。可是沒有一個吻放在我們的唇上，我們的眼睛終是沾濕，因爲沒有人同我們流淚的原因。」這是未嫁前的勃朗寧夫人的經驗談。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姊妹，女詩人阿德爾叔本華，在日記中寫：「我注視了我的一切寶藏，我雖有這些財富，但我總覺得我是十分貧乏，十分貧乏……我夜間哭泣過了一部分時間，或且直哭至早晨天光來了，我又在人生中，比從前更偉大，驕傲與孤獨。」阿德爾叔本華是意志堅強的，絕不肯吐露自心的弱點，但過後仍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悔恨：「有誰比我能愛的呢，我不驕傲的說，即有誰於戀愛中比我能爲更多的幸福的呢？但這事是爲永遠的過去而不可復得，我遂單留在我孤獨的墳中……。」此種深刻的自白，實在是表示女詩人生平的遺憾與悲哀，文字的榮名在她有何足戀呢？

最近，著名的女數學家，俄國的蘇菲哥華列夫斯基（Sophie Kowalewsky）發出沉痛的悲聲。她是斯托可林大學的數學教授，法國學院曾贈與最高的名譽獎，許多學者，都以她的發明在數學上有重大的價值，與歷來的大數學家相比而無愧。她的聲譽之大，實與時髦的歌人

舞女相稱，差不多人人都曉得她的名字。可是她自幼年即屏絕感情而從事於學問，到後來，久被壓抑的心，乃終於反抗。她常自歎道：「爲什麼沒有人能愛我呢？我所有多於大多數的女子；但最庸凡的女子被愛，而我則不然。」更爲動人的自述，是下面的幾句：「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我所必不可少的外，我通都得有……沒有什麼人眞正的愛過我……將一個過顯著的人格與一種男性的事業放在自己與愛情之間的女子是很不幸的事：因此她的工作永遠的介在她與應將全副不分的精神附入的愛情之間，而假將兩者打斷，即使她與愛分開。」

這實在是女性天才的悲劇；女子一生唯一的目的在愛情，失此目的而別求，實非女子的本懷，乃無可奈何的安慰，所謂聊情勝無者。間有天才的女子，不甘屈服於愛情之下，欲雄飛與男子驅逐於人生道上，因而犧牲感情生活，在初時固可傲然而不顧，但終以與本性相反，結果必致悔恨，如上所述數位著名女子的自白。此種悲劇女子在平常幸福的家庭生活，決不至有，但在此種幸福生活中，也許少了幾位女作家與女數學家了。

但我們決不因此而斷定婦女與文學無緣，決不因此而騙婦女不應從事文學；我們不過陳述事實，陳述過去的事實，請注意過去二字。從過去的歷史看，女子因生理與心理方面的不同，文學創作似非爲女子所長，但所以致女子如此的原因，則由於歷來女子生活的方式使然。從來女子的生活，十九限於家庭生活，爲妻，爲母，因此女子不能發展自己的天賦才能；同時見聞狹小，少有經歷，自然難以言創作。不過女子的此種生活情形非一成不變的；誰也不能預說將來。即「觀現在的狀況，人類生活的方式已不同於從前而爲急激的變化了。」而因此變化，經悠久的歲月，女子生理與心理的不同，漸漸減少而與男子接近，則男子之所能爲，自亦漸爲女子所能爲了。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絕重要的轉變時代，自然誰也不能預先確定此後人類生活之將爲如何；但概括現在的普遍潮流，亦未嘗不可略言其大勢。現代的女權運動，從其各方面觀察，可以使我們想到將來女子必漸漸捨棄爲妻爲母的天然職務，或則對於此種職務僅牟最少的時間以履行，所謂兒童公育，節育之類，即減輕女子的這類麻煩職務的方法。這類職務既減輕，女子遂有多量的暇時，以從事於發展其他方面的才能，久而久之，與男子一樣，達到眞正的平等。因爲，經過這樣與前不同的生活方式，組成人身的細胞，歷千百年後，不將泯滅其以前的異點而得一種重大的改變麼？有誰能說此是絕對的不可能呢？是則女子將與男子同，乃預料中的事實。

還有，在別一方面，男子的生活亦與前不同了。在現在生活競爭激烈的時代中，男子再不能如從前有充分的暇豫以冥思靜想。我們的地球已變爲一個大工廠；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求得有絕大威權的金錢。現在的男子大部分的時間皆消磨於此問題，時刻求滿足這個慾壑，

因而無時不在忙促之中。卽有一些暇時，精神仍是不定，震盪之餘，難以言安心靜意的創作。所以從前的作家，在現時人看來有如夢中人物。實際的生活如此，男子遂只能被逼入於某種職業，他們的心力大部分都寄在此；而文字藝術的創作，則與此格格不相入者，他們終於放棄文學藝術，取物質上的享受。由是男子漸與文學相遠，而男性文學乃漸漸隱沒。

有人謂，在最近的將來，各國的情形都將如美國的情形一樣，男子拼命的求得金錢，做無停止的工作；女子則不然，利用自己的閒暇以發達自己的知識。由是，女作家蠭出，文學界完全爲女子所佔領；而人類藉以安慰的文學藝術，昔求之男子者，今則問諸女子了。此並非一時高興的臆測之言，實實有很大的可能性。美國今日的女子教育發達且超過於男子，卽其一證。世界各國必步美國的後塵，亦似爲經濟政治上的當然趨向；因此而產出多數女作家，實爲很自然的事。又從現在的文學趨勢上看，作家在這種變動的生活方式中，亦不能如從前的安心創作。爲長久的深思，爲文字的精鍊；他們多求捷速，憑自然的衝動而爲直率的描寫：卽現代的文學多根於直接的感覺衝動，個人印像，至於智慧的長久回想，與組織嚴整的作品，似爲他們所忽略。這種輕智慧而重感情的趨向，又不是表示女子要領袖將來的文學界嗎？

雖則從現在情形來看，女子對於文學有很大的希望，但有一最重要之點當記：卽婦女文學當力求發展婦女的本來長處，決不要抄襲男性文學。抄襲人家，是承認自己不如人家；我們曉得男女間無優劣之可言，則女子不應抄襲男子，猶男子不應抄襲女子一樣。男子長於推理與抽象，女子則富於情感；各有各的不可爭的天才，各應發展各的長處。婦女文學決不是男性文學，婦女文學在闡發婦女的特長，不能以摹擬男性文學自足。如此，將來必有某某時期爲女性天才充分表示其能力的時期，這是我們敢期望於婦女文學者。

附言：此篇是一種普通的討論；因所根據者多爲西洋學者研究的結果，於中國婦女文學，或有不合。但這在細節上而言，大體上則中國無甚相遠。作者希望能於最近的時間內，寫一篇婦女與中國文學的文字，以伸論其異同，並彌補此中未盡之意。

司丹康美髮霜



上等理髮店。皆用真正司丹康 美髮霜。因其與衆不同。理髮揉後。光亮整潔。主顧對鏡自照。必定十分滿意。司丹康 毫無油膩。揉諸髮際。髮可終日不亂。市上假冒品多。務必認明真牌。因假冒品每能傷害頭髮。

司丹康美髮霜分瓷罐與錫管二種。又有司丹康美髮水。裝玻璃瓶。功用與霜無異。

各大藥房洋廣貨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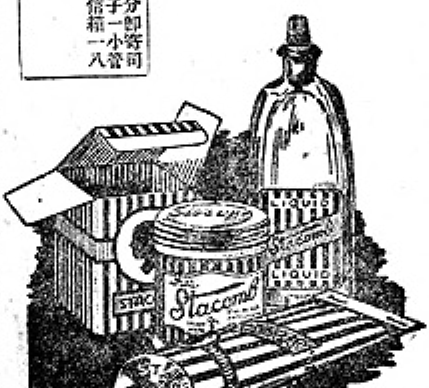
(一)

贈券

茲附上郵票十分卽寄司丹康美髮霜樣子一小管函致上海郵政信箱一八三〇號

姓名

住址



美國威廉華納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Stacomb

MAKES THE HAIR STAY COMBED

清代女詞人顧太清

雪林女士

有清一代學術最爲發達，而詞的造詣尤爲卓絕。吳梅村，朱竹垞，王漁洋，龔芝麓均爲初期最大作家，其後則有前七家，後七家；前十家，後十家之目。乾嘉之後，詞分兩派，厲樊榭立浙西派，郭頻伽大暢厥風，他們以姜白石，張玉田爲圭臬，不肯入北宋一步。其作品句琢字鍊；歸於醇雅，蹤末流漸趨堆砌，但鄭文焯又起而振之。其勢尚未全衰。張皋文立常州派，與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其後又有周企庵爲之繼承；這一派的作品，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開倚聲家未有之境。清代不但文學家無不工詞，即那些嚴義正氣的理學名儒，究心康時經世之用的廟堂大臣，也有一二卷小詞流傳於世。所以清代詞人之多，詞集之富，實爲前代之所罕見。而且個人創作的量數也著實可驚，如朱竹垞作詞八卷；陳其年則竟至三十卷，一千八百首；郭麐的靈芬館詞有蘅夢，浮眉樓，懺餘綺語各集；項鴻祚憶雲樓詞有甲乙丙丁四稿。其他詞話詞評之作，亦復飈起雲湧，盛極一時。如說兩宋是詞的黃金時代，那麼清代可說是詞的第二黃金時代。這好像花卉一般，春天的花嬌紅奼紫，馥郁芬芳，一陣陣爭奇鬬豔，一番番立異標新，我們以爲天地的元氣已發洩盡了，造化的匠心已精巧到無以復加了，但經過炎長的夏季之後，來了溫和的秋天，於是自然界又有一番絢爛的表現。論者謂詞至清代，可謂爲『貞元絕續之交』，洵爲不誣。

清代不但男詞人甚多，女子工詞者也不少。小檀欒室彙刊閨秀詞，搜羅有清一代女詞人專集，至百餘家之譜，其以片調隻詞流傳人口者，尙不在此數。盛況可想而知。

但在這許多詞人之中，只有兩個滿洲男女詞人成績最爲優異。男詞人是納蘭容若，他那一部哀感頑豔纏綿悱惻的飲水詞，人謂爲李後主再世。譚復堂說詞有才人之詞，學者之詞，詞人之詞的分別，王漁洋錢群標代表第一派，張皋文周企庵代表第二派，只有納蘭容若和蔣鹿潭項蓮生三人代表第三派。因爲是詞人的詞，所以能表現詞家的本色，因爲是詞人的詞，所以能當行出色，無捏着腔子唱好詩及其他類似的弊病，所以譚氏甚至說有清一代詞的世界，都被他們鼎足三分地分領去了。這話也許過於菲薄，但容若的詞的價值確也有永久不能磨滅的特色。女詞人是顧太清。況周頤說『太清詞得力於周清眞，旁參白石之清雋，深穩沉着，不琢不率，極合倚聲家消息。求其詣此之由，大概明以後詞未嘗寓目，純手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無一毫纖豔，涉其筆端。』臨

性王鶚運謂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但況氏則更至於說『今以兩家詞互校，求其絕秀超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詞其佳處在氣格，不在字句，當於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闋爲論定，一聲一字爲工拙。此等詞無人能知，無人能愛，夫以絕代佳人而能塡無人能愛之詞，是亦奇矣。』照況氏的說法，則太清詞尙凌駕乎容若之上，那麼這位非常的女詞人我們是不容不知道的了。

我們現在要介紹顧太清——

一　太清之母家

太清的族望爲西林，或謂爲漢軍人，其姓顧名子春則見於惲珠正始集。冒鶴亭天游閣詩集序則曰『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若其爲吳人，何以能爲滿洲王室？則或是量珠論聘而充下陳的了。但孟心史決其非吳人，其證據有二：

（一）太清生長京師，非由江浙一帶被賣而來。她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有『次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詩，』自註『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雙橋寺在暢春園宮門西，太清之所謂新寓，爲海淀寓園。那時皇帝臨幸園中，羣臣趨朝不便，每於此地僱別墅，或假寓挈眷而居。太清時年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她止十齡。若她父親不是久居京師的人，那有挈幼女遠遊海淀的道理？恐怕她父親還是趨朝羣臣之一，假寓於此者呢。

（二）太清有食鹿尾詩：『海上仙山鹿食萍，也隨方貢入神京。馳驚其餘一條尾，卻有鄉心逐物生。』因海上三鹿而起鄉心，則其故鄉必爲吉黑瀕海產鹿之區可知（心史叢刊三集，丁香花條）

有了心史的考證，則太清爲吳人之說可以不攻自破。况太清丈夫太素買得南谷爲佳城，其詞集即名南谷樵唱。太清詞集名東海漁歌。或謂京師無所謂東海，太清之名其詞集，不過以對偶求之，以東海對南谷，以漁歌對樵唱，以示其唱隨之樂，與好合之致而已。不知太清之所謂東海乃其故鄉，何嘗無其地哉？至於顧八代之裔則以無旁證，不敢斷定。顧八代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字文起，康熙間以廕生充護軍隨征雲南，遷授筆帖式。吳三桂反，以學士協贊軍務，克復粵西滇南，俱有功。累擢禮部尙書，卒謚文端。他在滿人中以文學著名，所以有人以太清爲其後裔。

考其母家，父母早歿，而兄弟姊妹尙存。兄字少峯，或曰仲兄。景況似甚寒，常由太清資助。乙未中秋寄仲兄詩云：

茫茫四海少朋儕，應是東坡念子由，今歲秋來寒特早，西風和淚寄羊裘。

又有暮歲寄仲兄用東坡和子由『苦寒見寄』韻，其中：

旅食恐不周，多病凋豐顏，一月寄兩書，一書五六篇。告我客中事：略有好因緣；縣令與之遊，我聞心喜歡。吾兄本書生，所餘惟寄氈。

照詩中語看來，他的哥哥不過是個州縣幕容的流亞。『所餘惟寄

氈，』則又是個寒士。

她的兄弟名知微，庚子（道光二十年，西紀一八四〇）三月光陰，五更風雨，多病懷人，殊覺無聊，恰值知微弟過訪，細論篆法，詩中有『幻園弟子異無愧，別有煙霞腕底生，』自注『知微篆法受之太素道人。』太素是太清丈夫綸貝勒的別號，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太素生時，知微常到他府來玩，而且曾隨之習書。她不知何年死了一個兄弟，東海漁歌惡夢『事事思量竟有因，半生嘗盡苦酸辛。望斷雁行無定處，日暮鶺鴒原上淚沾巾……』太清詩集編年，而詞則否，但此詞與翦影夢痕圖一詞相隔不多幾頁。太清天遊閣集重題翦影夢痕圖作於乙未年（道光十五年），大約她雁行折翼之慘卽在這年吧。

她的姊姊名字集中未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西紀一八四一）有題楚江姊丈奕明畫牡丹詩，冒鶴亭校注謂楚江爲果毅親王之後，襲奉恩鎭國公，謚曰恪愼。可見她姊姊也嫁了一個貴族。

她的妹妹名霞仙，戊戌（道光十八年，西紀一八三八）有往香山訪家霞仙作。庚子有四月十四日家少峯兄霞仙妹攜劉初兩兒遊八寶山，以首夏猶清和爲韻，成五律一首。其他關於霞仙之詩亦不少。霞仙居於海淀，似亦適滿洲貴家。

由她姊妹多嫁滿洲貴族這一點看來，太清之爲旗籍出身，不待辯論了。

二　太清之生年月

太清生於清嘉慶四年己未（西一七九九）正月五日。這可由她丈夫太素及她自己詩集中看出。太清於三十六歲時生第九個兒子載同，爲什麼叫做載同呢？因爲太清生於正月五日，載同亦生於正月五日；太素的父親榮恪親王三十六歲始生太素，現太素亦於三十六歲生載同，有這兩層關係，所以名之爲同。太素當他出世時詩道：

『先考三十六，生余頗嫌遲。我年三十六，同兒生亦奇。生日同伊母，生年同我期。祝兒同父母，名同字同之……』

不幸那孩子於同年臘月底患痘而殤，故太素哭子詩有云：

『正月五日同兒生，臘月廿二卽長行，……』

太清每年元旦及生日差不多均有一詩。丙申（道光十七年，西紀一八三七）生日詩『三十八年日月催，年年此日不勝哀。』戊戌有四十初度詩。

她同她丈夫太素同年，戊戌有上元後一日恭祝夫子四十壽中有『八十平分賦好春』之句，自注『予與夫子同生於己未。』己未是西紀一七九九，故知他們同生於嘉慶四年。上元後一日爲正月十六日。東海漁歌春燈次夫子韻二首第二首後半闋『春王寶籙注延年，松柏蔭常圍。喜君與我生同歲，祝三多，樂勝從前，好景如何今夕，新詩載入芝編。』自注『十六日夫子誕日，』太素比太清遲入世不過十一日。

二　太清之夫與子女

太清乃綸奕貝勒之側室。貝勒爲清高宗之曾孫，高宗第五子（瑜貴妃生）榮純親王生子緜億爲榮恪郡王，綸奕則榮恪郡王之子也。太清天遊閣詩集有集先恪郡王玉壺心印經字四首。

清朝的制度，親藩子襲爵必下降一級，高宗子爲榮純親王，他的兒子便爲郡王，到了綸奕便成了貝勒了。但以玉牒考之，綸奕實爲清高宗嫡親曾孫，眞個是金枝玉葉的天潢貴胄。但綸貝勒雖出身皇族，卻與那班腸肥腦滿，俗氣逼人的王公，或鬬雞走狗荒淫無度的貴遊子弟不同，他酷好風雅，能詩詞，擅書法，又精於金石書畫的賞鑒，對於建築上更能獨出心裁，巧製新樣（見後。）而且性情恬退，不樂仕進，可惜他生於帝王之家，不然又何常不是那嘯傲煙霞，寄情梅鶴的林和靖一流人物。他自號太素道人，又號幻園居士，子章是他的別號，他的全集又號子章子，他太素的別號，似始於己丑（道光九年，西一八二九）之後。因爲那年與太清共作的乙渠聯句，他還署名子章，不署太素。他的正室爲妙華夫人，長他一歲，逝於庚寅年（道光十年，西紀一八三〇）七月五日，年三十三，逝時以自書遺教經及玉馬爲殉。見明善堂詩注。可見妙華夫人亦擅長書法。

太素著有明善堂集，內分詩詞二編，詩曰流水編，詞曰南谷樵唱。共八冊。

太素以乙酉年秋授散秩大臣，丙戌管理宗學。庚寅秋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是冬授正白旂漢軍都統，三十七歲辭職不出。

太素共有子女九人，正室妙華夫人誕生長子載鈞，三子載欽。欽以痘殤於壬午（道光二年，西紀一八二二）臘月十七。太素哭載同詩所謂『十二年間兩喪子，人間空有淚如波。』即指此。

其餘七子爲太清所出。

二女（大排行，下仿此）孟文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太清有送二女孟文郡君往察罕爾避暑詩。及其他各詩。

四女仲文適一等子博昌

五子載釗生乙酉（道光五年）七月九日。爲太清長子。

六女叔文名載通，適承恩公崇端。氏憲塔拉氏。

七女以文名載道，歸富察氏、日本鈴木虎郎天遊閣鈔本有戊申（道光二十八年，西紀一八四八）二月初六七女以文歸富察氏占此示之五律一首。

八子載初。

九子載同生於甲午正月五日，殤於同年臘月二十二日。其殤也以痘。太素哭子詩自注云：『先是三兒載欽痘殤後，兒女皆倩老潘種花，今春潘翁歿，其第四子於九月間強與種痘，不出，妄云此子無痘。至臘月間病，伊又用竈底抽薪法與剋削和解，蓋恐見苗也。至月半病革，始更俄羅斯秦醫名瑟爾斐里者治之以截風油，浴之以芳草，故又遷

延七日乃死。」死後其父母以周東村傳經圖爲殮。太清亦哭以詩云：

「同兒未週歲，一旦捨我死，誰謂久能忘，老淚無時已。」

四　太淸之居處

太素之邸第在今北平之太平街太平湖之闕。太素詩「太平湖畔吾家住，車騎翩翩傳宴還。」貝勒府後爲醇賢親王府，因太素與醇親王奕譞爲兄弟行。此府後來故爲醇邸所得。醇邸行七，太平街之府俗稱七爺府。光復後爲進步黨所據，現在北平平民大學卽設其內。聞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勝，但在太清詩中祇有所居之天遊閣著之篇章，餘則未曾提及。

太素於永定河之西，大房山之東買得南谷。極力經營，後來竟成了一個極爲精美的別業。南谷購於甲午年三月之前，初本擬爲葬地之用。載同殤於甲午，太素哭子詩有「買山新得大南谷，卜葬何妨故舊村」之句，故知其購南谷於甲午年。太清天遊閣詩集遊南谷天台寺詩二首亦作於甲午，第一首第一句云：「三月三日天台寺，」最後又有「笑指他年從葬處，白雲堆裏是吾鄉；」自注「寺爲明慈聖李太后所建，夫子擬葬夫人於此。」（按正室妙華夫人逝世後葬金頂山。太清於其期年遣載釗往祭，有「金頂山頭風雨夜，殯宮哭奠一兒來」可證）則南谷於是年三月之前已爲太素所有可知。太素死後卽葬南谷，太清亦隨葬，故冒鶴亭有「南谷春深葬夜來之」句。

南谷風景本佳，太素於此費了五年的功夫，建築了不少屋宇，太清詩謂「度其山勢，因其樹木而構之，闌干窗檻皆自畫圖而製。」可見太素是個富於藝術思想的人。其建築有：

（a）大安山堂

（b）霏雲館　階下有海棠兩株，是乙未年太清之所手植。故先夫子大祥率釗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恭謁南谷詩有「紅棠雙樹我親栽」之句。

（c）清風閣　建於高嶺之頂，可觀遠景，天遊閣集題南谷清風閣次夫子韻「迺因高嶺起高樓，東北遙山入望收；」自注「聞夫子言雨後閣上可望數百里。」

東海漁歌次夫子清風閣落成韻尤可覘清風閣是個什樣的形勢：

羣山萬壑引長風，透林皋曉日玲瓏，樓外綠陰深，憑闌指點偏東，渾河水一線如虹。清涼極，滿谷幽禽啼嚦，翠靄溟濛。任海天寥闊，飛躍有無中。雲容，有白衣蒼狗，無心出，變化虛空，細草絡危巖，花秀嫣日承紅。清風閣高凌霄漢，列岫女童。何年歸去，泉石各疏慵。

讀了這樣壯闊的描寫，清風閣之爲清風閣可想而知了。太清與夫兒女來遊輒寄宿於閣中，此閣亦爲其妝閣。所以天遊閣詩有「後二十年家事少，相隨到此共遨遊，」詞亦有「何年歸去，泉石各疏慵。」

清風閣壁間有太清親筆題句。太清詩「素壁長歌君自寫，」自注「清風閣壁間有夫子題句。」太素又曾於此作曉望詩，逝後三週年，太

索率兒女來祭，有晨起同遊兒清風閣看初日有感之詩說道『高閣延朝日，晨妝對遠山。』

總之清風閣是太清最愛之所，以後亦常來遊，每宿數日而去。

(d)紅葉庵

(e)大槐宮

(f)平安精舍

大槐宮及平安精舍太素逝後爲長子載鈞所毀，且延番僧在清風閣作法事祓除。太清不勝痛恨，有『平安精舍大槐宮，碎瓦零甎滿目中，』及『期年已改先人道，妝閣權爲選佛場，未必九原無見識，料應回首也悲傷』等詩。

太素在世時欲爲百年計，南谷一切花木果蔬及牛欄豕棚數目皆有詩，見明善堂流水編第十五卷。後爲載鈞賣出，每年祇得租錢六十餘千。太清庚子年清明謝率五兒載劍八兒載初宿清風閣夜話有感，極詆載鈞之不孝。

南谷尙有所謂南洞者，本擬爲太素藏其著作之所。太清春日憶南谷，『擬欲藏書南北洞，洞庭爲穴不須誇。』自注『夫子曾有詩擬將平生著作藏此爲副墨。』

五 太清之才藝

太清富於文學的天才，平生著述極爲豐富。她曾著詩集曰天遊閣集，詞集曰東海漁歌。但集名亦頗有些考證。據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纂二十錄太清詩數首，前有顧子春小傳，云著有子春集，可見太清最早的集名爲『子春集。』

況周頤東海漁歌序說他於光緒戊子己丑間（十四年至十五年，西紀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與半塘同客都門，於廠肆得太素道人所著子章子及顧太清天遊閣詩，皆手稿。太清字楷書秀整，惜詞獨缺。其後僅得聞東海漁歌之名。或告余手稿在盛伯希處，得自繡公子，或曰文道希有傳鈔本，求之皆不可得。思之二十年於茲矣。癸丑（民國二年）十月索居海隅，冒子甌隱（即冒鶴亭）自溫州寄東海漁歌來……』據況周頤所說他所得的手稿名天遊閣詩，似乎太清詩集名天遊閣集而詞名東海漁歌了。

但其實，天遊閣乃太清詩詞集之總名。猶之乎太清全集名明善堂，而內分流水編與南谷樵唱也。這有二個證明：

(一)冒鶴亭說宣統己酉（元年，西紀一九〇九）黃陂陳士可於北京廠肆中得天遊閣集，凡詩五冊，闕第四卷，詞四卷，闕第二卷。中多剜裂，蓋爲當時未經寫定之本。冒氏爲先將詩集排比成編，付上海國光社出版，名之爲天遊閣集。而東海漁歌則遲到甲寅（民國三年）年方付西泠印社出版。冒氏因爲漁歌不全，想搜得全本後始行付梓，所以兩書之出版，參差六年之久。

(二)日本鈴木虎郎從炳卿內藤借讀他所庋藏之天遊閣集鈔

本，內分詩詞兩部分。詩無名，詞則名東海漁歌。

冒氏所得天遊閣詩，謂爲五卷，闕第四卷。故冒氏刻本將原本卷五強分爲第四第五兩卷，以期符合原書卷數。但據鈴木虎郎所見鈔本共七卷。鈔本比冒氏刻本多出一百三十四題，共詩二百四十餘首。冒氏所得東海漁歌鈔本共四卷闕其第二卷，實則三卷，但鈴木所見鈔本共六卷。比刻本的詞多出一百四十七闋。可惜這許多詩詞，我們均無福看見，僅由中國公學教授儲皖峯先生譯得一些題目罷了。（譯文名『關於清代女詞人顧太清』載清華週刊。）

太清不但工詩善詞而已，又善繪事。照她集中所述，大概喜作花卉。乙未有疊前韻題畫海棠扇答雲姜三首，『疏點愁飛雨，豐枝欲化煙，』不曾爲她自己藝術作贊。同年有四月二十二日雲姜以摺扇囑寫，歸來畫折枝梅，丙申有自題梅花便面詩。及題自畫菊寄古春軒老人。庚子有自題畫扇寄紉蘭詩及爲介庵王孫題康畫牡丹紈扇。凡此見於詩中者不勝枚舉。

大概太清夫婦都精於賞鑒，收藏古書畫甚多，集中每多題畫之作。從前李清照和她丈夫趙明誠也極其愛好藝術。夫婦常同遊大相寺，購買碑文水果，歸來展玩咀嚼，自謂爲葛天氏之民。但他們家計不裕，有時想收集些心愛的藝術品，必須質衣典物，方得到手。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徐熙著色牡丹來，索價二十萬。他們已經承受了，卒以籌湊不出來，捲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這眞是清貧文學家普遍的苦處。但顧太清卻不然，她的丈夫繪奕貝勒，是個天潢貴冑，家勢鼎盛，以他的力量去搜求藝術品，自然求無不獲。何況他又是個賞鑒家呢？他家名畫，如：唐寅「麻姑圖，」倪雲林「清閟閣圖，」王翬「赤壁之遊，」李思敬荷葉滿滿，錢舜舉荷花，惲南田畫册，黃愼山水，錢元昌「升仙圖，」王叔明「聽松圖，」太清均有題咏。有時則和太素同題，其家庭藝術空氣之濃厚，唱酬之樂趣，均可想見。

太清知曉音樂與否，集中不可考。但冒鶴亭校天遊閣集於太清春遊詩後綴云：『太清遊西山，馬上彈鐵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見者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也。』孟心史謂冒氏自序謂少時聞外祖周季況星詒，言太清遺事纂詳，此當是聞之周先生者。太清生於滿族，所以未染漢族婦女嬌柔纖弱習氣，她能騎馬，和丈夫太素出遊時，總是並轡垂鞭，飽覽湖山秀色。若她眞能琵琶，則馬上彈奏，說不定果有其事。

六　太素逝世後家庭之變故

太素逝於戊戌年（道光十八年，西紀一八三八）七月七日，壽僅四十。太素一死，太清便從美滿香甜風光旖旎的環境裏一交跌入愁城恨海中間了。太素的長子載鈞是正室妙華夫人所出，父死後襲固山貝子爵。他爲人昏瞶橫暴，好聽信小人之言，與太清意見不合。父親喪事一畢，便挾祖母（太素之母榮格郡王之妃）命令將太清母子五人（載釗載初二男，叔文以文二女）一齊壓迫出邸。太清只得自己典賣金鳳

敍在西城養馬營賃屋數間暫住。戊戌有詩序道『自先夫子羹逝後，意不爲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並示釗初兩兒。』詩曰：

昏昏天欲雪，團鑪生南榮，開卷讀遺篇，痛極不成聲，況此衰病身，淚多眼不明！仙人自登仙，飄然歸玉京。有兒性癡頑，有女年尚嬰，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陋巷數椽屋，何異空谷情！嗚嗚兒女啼，哀哀搖心旌。幾欲殉泉下，此身不敢輕，賤妾豈自惜？爲君教兒成。

冒鶴亭及孟心史據『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兩語，疑載鈞壓迫太清出邸是爲了兄弟不相容。但那時太清長子載釗不過十三四歲，次子載初及叔文以文兩女更爲幼稚，似乎還談不到鬩牆的事。況逼逐出邸之後，連生活費都不給她，要她典敍賃宅，受盡顛沛之苦。載鈞卽悍然爲此，太夫人似乎也不能坐視呀！庚子年十月太夫人患病，太清入邸侍奉，太夫人逝後，喪事纔畢，又被趕出。辛丑新年十一日，太清率子女到南谷致祭，載鈞甚至傳諭南谷守兵不許舉火，幸有守塋老僕婦態媼看不過去，具粢糲粟飯以進，太清母子始勉得一飽。其待遇太清如此苛刻，如此不近人情，實令人疑駭。我以爲這決不是兄弟不相容的問題，其中必更有其他重大原因，這或者便是太清與名士龔定庵戀愛的謠傳的關係吧？太清文采風流，照耀當世，是當時滿洲婦女中最有才名的一個，恰巧龔定庵有無著詞紀遊詩之發表，詞中戀愛對象是一個居住水畔的貴族有才女子；詩中戀愛對象亦居於城闕朱門之內。與太清身世吻合，所以當時有人疑心龔氏與太清曾有過一番風流公案。更加太清的乾娘許滇生老太太是個杭州人，太清因爲她的關係，認識了許多杭州官眷。定庵的內眷何夫人與她亦有贈答之雅（見定庵丁香花詩）嫌疑的空氣便更濃厚了。載鈞聽信人言，以爲興實爲保全家聲起見故能要挾太夫人將太清母子擯出邸外。

但這件事太清實是冤枉的。孟心史有丁香花一文爲之辨護，載心史叢刊三集。我亦作『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研究』下篇名丁香花疑案再辨，在武漢大學季刊上發表，讀者或可參看。

七　太清之晚境

太清出邸後，最初數年經濟甚感拮据，庚子生日哭先夫子云，『觀他暫能忘俗累，發書或可療清貧。』七月二十一日南谷寶頂山爲山水沖陷，寶頂山是太素葬處，太清欲爲修理，但苦無錢，故詩序有『……無奈釗初兩兒皆在幼年，而衣食尚不給，況於修葺乎？』詩中有『聞報此言腸寸斷，欲與匠作奈兒貧。』

但太清母子也還分得田產若干。庚子有送釗兒往完縣查勘地畝詩。可見她們的田產都在完縣。

辛丑十二月釗兒娶婦喜而有詩道：

錦堂春色繡芙蓉，彩結宮燈瑞靄濃，吉事有祥兒娶婦，門闌多喜婿乘龍。（自注，二女孟文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四女仲文適一等

子博呂，六女叔文許字承恩公崇端）代君（指太素）審後司婚嫁，

愧我無能病懶慵；惟願九泉加護佑，螽斯從此衍華宗。

壬寅元日試筆：

五日春風暖漸催，東南風起彩雲開。嬌兒公服輝金縷，（自注，國朝定制王公子弟十八歲行冠禮，釗兒生於乙酉，本年元日受二品頂帶）新婦斑衣獻壽杯，階下籜龍延綠竹，枝頭結子綴紅梅，心香一瓣虔心禱，早願含飴弄小孩。

她第二個兒子載初於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八娶婦。長子載釗又舉一子，同在子時，太清曾以七律一首記之。

七女以文於戊甲（道光二十八年）歸富察氏。

同治庚午（九年，西紀一八九〇）鑣乾織兒兩曾孫皆患痘，半月之間，兄弟相繼而歿。太清有五律記之。時年已七十二。

太清於七十七歲雙目失明，但還不廢吟咏，其逝世不知在何年？但鈴木鈔本東海漁歌最後一首有序曰，辛未十二月初六日夜夢一麗人云云。詞後又書曰西江月，光緒二年午日夢遊夕陽寺。時太清年已七十八歲。逝世必在七十八歲之後。

八　太清作品之批評

太清的詩詞都很有功夫，但以藝術眼光評之，則詞的價值遠在詩上。所以我們寧派太清為詞人而非詩人。

她的詩力量略嫌薄弱，不脫閨閣習氣。但極自然，極真率，天機活潑，筆墨流暢，處處表現她那落落大方的態度來，實非一般矯揉造作的女詩人所能望其項背。她的詩有時竟用白話。如

諸天法象認不出，荒草深埋真武堂。（戊子八月雨中遊城西天寧呂道宮廢址）

寒鴉三十對，老樹幾千年，（題趙伯駒畫古木寒鴉）

白雲觀裏放齋期，十擔黃芽一釜炊；乞得一盆真上品，菜根風味古人知。（白雲觀乞齋）

大魚不上鉤，少魚不中食；寄語鉤魚人，莫費閑心力。（魚竿）

團爐自煮冰壺水，共飲清清茶一杯。（十日盆梅作花，用竹葉庵夜賞盆梅詩韻）

可畏後生真不錯，花箋妙句喜頻來。（贈蓉國星槎兩個姪）

胸膈痛不禁，病發三日晦，幼弟不知愁，件予惟兩妹（閏三月二日病中憶釗兒）

諸詩皆有宋人意味，但我最喜歡她七月初九日清風閣望釗兒（自注，兒生於乙酉七月初九日）『老眼凭高看不清，忽聞林際馬嘶聲；今朝馳馬登山者，十七年前此日生！』那馳馬上山的勇敢少年是誰呢？他不是由我腹中出來的嗎？他不是曾啼哭嬉笑在我懷抱的嗎？他不是曾尋梨覓棗，依戀於我膝下的嗎？十七年前他還是一個嬰嬰宛宛的赤子，而於今竟成了七尺昂藏的丈夫了，春花如的前程在他眼光中照

孃，黃金般的孳孺張開手臂歡迎他了。一切母親的眼淚，母親的快樂，母親最切的盼望，母親最大敬禮的驕傲，都在這一瞬心情裏表現，所以堪稱爲一首上上作品。

太清詞的好處，況周頤東海漁歌序加以極確切的批評，前已引不更贅。總之她的詞確可以況氏的『深穩沈着』四字盡之。漁歌中多長調，動輒百餘字，這已是不容易了，而和宋人諸作，其魄力之雄厚，氣度之醇雅，措詞之新清秀麗，甚至突過原作。她也善於言情，如雨中接雲姜信：

故人千里寄書來，快些開，慢些開，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別後炎涼時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徊——徘徊，徘徊，渺予懷，天一涯，水一涯，夢也，夢也，夢不見當日裙釵。謹念碧雲凝佇費腸迴。明歲君歸重見我，應不是別離時舊形骸！

此詞有情文相生之妙。又久不接雲姜信用柳耆卿韻

又盼到冬深，不見故人消息，況當雪後幾枝，寒梅綠萼如舊。對疏香瘦影思佳客。細思量兩地相思，怕夢裏行蹤無準，各自都成悲感。無極九迴柔腸，十分幽怨，幾度寫付宮闕鴻雁，空延佇，雖暫成小別也勞心力。回首當初，在衆香國花同惜。恁無端雪來柳往，天天使人疏隔。知何時共剪西窗燭，萬千言與語，叨叨向說。卻還愁說不盡從前相憶。

此詞況周頤評云：『樸實言情，宋人法乳，非纖豔之筆，藻繢之工，所能夢見。』我以爲這首詞還有一種好處，那便是溢於紙面的一片眞摯的情感。

太清又善於詠物。詠落花云：

花開花落一年中，惜殘紅，怨東風，惜煞紛紛如雪撲簾櫳。坐對飛花花事了，春又去，太匆匆。　惜花有恨與誰同？曉妝慵，忒愁儂，燕子來時，紅雨畫樓東。儘有春愁衡不去，無才思，是遊蜂！

因落花而想及遊蜂，實爲匪夷所思，無怪況氏要許爲『一片空靈，天仙化人之筆』了。

她的詠物，還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太素以十金易得古玉笛一枝，且約同咏，先成翠羽吟一闋，太清乃作一十六字令：

聽，黃鶴樓中三兩聲。仙人去，天地有餘青！

這『天地有餘青』五字，眞與『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異曲同工。寥寥十六字，比太素那闋慢詞，還要出色。

還有我所愛的幾首小詞，春夜調寄早春怨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是何等絕妙景境！

冬夜聽秋蟲調寄一痕沙

金鼎重薰甲煎，錦幔雙垂銀蒜。床下小蟲鳴，作秋聲。　斗室沈沈寒漏，一穗殘燈如豆。風竹搖閒庭，細聽聽。

這首詞用的是庚青韻，又多用疊韻字，讀之恍如聆蟲聲，實爲寫物詞的聖手。

倘有許多好詞，不及多引，讀者自己去讀東海漁歌，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愉快。

去年夏天我起草一篇『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研究』，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名『飲水詞與紅樓夢』。脫稿後已寄我的朋友袁昌英女士，預備在武漢大學季刊上發表。下篇名『丁香花疑案再辯』，才擬了一個粗粗輪廓，便跑到安慶來教書。一自忙於功課之後，寫作的事，只好暫時庋之高閣。澗餘來了許多信，同我要稿子，我均以課忙婉謝。後來她說婦雜將於七月出『婦女與文學專號』，無論如何，必得爲她撰稿一篇。我祗要了幾日光陰，將『丁香花疑案再辯』寫成，聊以塞責。因爲上篇寄武漢已數月，尚未發表，我疑心他們不要了，所以敢將下篇另許他人。稿子寫好後，正欲付郵，忽接武大季刊快信，說上篇已付印，下篇請速寄去。一個女兒許兩家，在我眞是平生第一次的笑話。但以武大季刊有約在前，無可奈何，只得仍將下篇給他們，而於最短時間內草成這一篇給澗餘。此稿不但乾燥枯窘，毫無文采，而考證方面也極其鼠竊。凡與孟心史『丁香花的考證』雷同之處亦甚多，並非有心抄襲他，不過我和孟氏同用冒鶴亭校刊天遊閣集爲考證資料，所以容易走到一條路上，這只有請澗餘原諒，並請讀者原諒。

二十年五月廿八日雪林自跋

華爾摩夫人

白蒲

瑪賽林娜德博得華爾摩夫人（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 1786—1859）爲法國有羅薄伊夫人以前的女詩人。因爲她的環境惡劣，所以自幼即賣藝爲生，後來她嫁給一個平凡的喜劇演員華爾摩，但是另外卻愛着一人，而此人對她的熱愛並無相當的報償，因此她非常痛苦，而寫出那傷感淒清的詩篇，古人所謂「愁思之音要妙」，那正是對她的詩而言了。她因爲以歌女出身，對於詩的格律雖少研究，但音調之自然，使她的詩常成爲可歌可頌。至於詩中的情感之豐富，那更不必說了。本期有索以先生所譯她的詩兩首，可以概見一斑。

黃匣柯達軟片

無時不宜



攝影的機會到處都有。但有時旭日匿影。晦暗無光。眼前有佳妙的景物。便這樣坐失良機麼？不，用眞正黃匣柯達軟片。便可避免這天時的缺憾了！柯達軟片。是最値得讚美的。理由有三㈠「感光迅速」，㈡「光度不拘」，㈢「品質一致」；隨便在什麼地方買來的眞正柯達軟片，保證您得到優良的結果！常用眞正柯達軟片。是「無往不利」的。也唯有柯達公司製造的黃匣柯達軟片。纔是攝影界的忠實良友！

柯達軟片包裝特別妥愼不受氣候或其他任何影響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 天津 香港



KODAK *Film*

一篇表現婦女生活的古詩

黃石

——鄭風溱洧——

詩經裏，包藏許多描寫男女私情的作品，但裏面也含有許多敍述民衆生活的詩歌，卻很少人注意到。解詩有新舊兩派，各有不同或竟直相反的看法。舊派對於許多詩，往往搖頭說那些東西「淫」；新派呢，卻讚歎稱賞，大聲叫「美！」這一宗筆墨官司，打了千多年，不但老沒有結束，到現代反而鬧得更起勁，大有平反之勢。

平心而論，新派與舊派，都各有各的偏見和誤解。舊派的病根在太看重一個「經」字，以爲旣稱爲「經」，裏面總必含有人倫道德的大道理；於是深文周內，到處都看出「美」或「刺」誰的教訓。新派的弊病，卻在乎太看重一個「詩」字，以爲但凡是詩，總是抒寫感情爲主；尤其是中國的詩，向來都偏重於抒情方面，而人類的感情，又以兩性間的感情最爲重要。於是這一派人，彷彿受了分析心理學派的暗示，讀詩時到處都見到「里比多」在各個方格裏或顯或隱的活躍着。這麼一來，許多詩都被新派硬算作情詩。因此之故，詩經的研究，雖然已有千多年，但是大部分至今仍然被人誤解着，始終尋不出牠們的正確意義。即如鄭風中的溱洧之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鄭風人們一提起來便立刻想到孔老夫子所說「鄭聲淫」一句話，所以受新舊兩派的誤解也最利害。溱洧這一篇詩，尤爲「淫詩」中之淫詩。牠裏面兩句重要的句語「方秉蕑兮」與「贈之以勺葯」竟被人看作「淫」之極點，於是「探蘭贈勺」就成了淫奔野合的代名詞，千餘年來，在文學上和日常語文上，成了極通行的典故在晚近的新派，固然不把牠當作「淫」詩了，然而還是把牠當作描寫男女相悅的「情」詩的白眉，叫好不絕。其實如果另換一個觀點，仔細分析一番，這首詩裏面不但絕無「淫」的影子，就是寫「情」的地方也不見得很多吧。

雖然這篇詩爲多數人所熟習，但仍不妨把全詩抄錄下來，作爲討論的根據。原文用新詩式和新標點寫出便是這樣：——

一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旣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二

溱與洧，
瀏其淸矣；
士與女，
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
士曰：「旣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將謔；
贈之以勺藥。

讓我們先看傳統派怎樣解釋這篇詩吧。毛詩小序劈頭就說：「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這眞是閉着眼睛說夢話！毛萇生於西漢，離鄭風之作至少數百年，他未經翔實考證此詩作於何時，焉知當時鄭國「兵革不息？」更何所根據而說「男女相棄，淫風大行」的話？我推想他這樣瞎說，定是受了孔老夫子「鄭聲淫」一語的暗示。

東漢鄭玄又師承毛萇的詩序，而作箋，他的注解益發附會得若有其事。我們先看他解釋首四句道：「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芬芳之草而爲淫佚之行。」這分明是秉承毛傳的傳統見解，與詩序同一鼻孔出氣。他解釋「維士與女」三句，尤爲穿鑿，一若親見也者。其說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把「伊其相謔」解作「因相與戲謔」，還說得去。但下面緊接住說「行夫婦之事」，試問鄭玄當時不在場，怎麼知他和她「行夫婦之事」呢？詩的原文絕無此意，顯然是把「謔」字曲解太過，才生出這可笑的注解來。

研究詩者，莫不尊信毛傳，鄭箋，孔疏，毛、鄭二人的見解，我們已領教過了，孔氏穎達其實也沒有新的意見，不過把傳統的成調，說得更加淺白而已。所以我們不必再引，以省冗贅。惟末後孔氏附加一語，說明詩傳

所以稱此詩為「剌亂」的理由道：「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佚如是，故陳之以剌亂。」啞！原來傳統派之所謂「淫，」所謂「亂，」是指男女不以「禮」相配而言；換言之，即謂其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擅自相配也。道學家抱着這種迂腐的禮教成見去讀詩，無怪乎一見了「伊其相謔」四字，便遽斥為「淫佚之行，」因而造出「行夫婦之事」的淫言了。

最可笑的是宋人黃朝英，特別挑剔勺藥二字，據以斷溱洧之詩為男淫女，猶東門之枌所寫者為女淫男。他在所撰緗素雜記上說，「先儒說，溱洧剌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為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為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代鄙，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高似孫作緯略，又轉引黃朝英之說，云：「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緗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為男淫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為女淫男，以為頗得詩人之深意。」此意「深」確是深極了！不過是不是詩人的原意，卻很有問題。這個說法，拿醫藥的觀念來解詩，縱使這個醫藥觀念對，已犯深文周內，曲解附會之病，何況這個醫藥觀念，還有問題呢。

因緗素雜記那麼一說，我們的討論，便不能不轉到椒與芍藥的問題。中國的醫藥學，我實在不懂得牠的玄妙，並且我對於醫藥這門學問，也實在很外行。但我知道中國古時很喜歡用椒來塗臥房，故古時帝王的後宮，特稱為「椒房。」倘如緗素雜記所云，豈盡皆為「女淫男」乎？此可疑者一。又據緯略說：「椒性溫，亦宜於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暖也。」則「椒氣下達，用以養陽」的觀念，為古時所無，何得據以斷定「貽我握椒」為女淫男之徵。此可疑者二。照現代的科學道理，椒是刺激品，兩性服了，都起色情亢進的衝動，如必云「淫，」則只可說是互淫，不能武斷為「女淫男。」

再說芍藥，鄭箋孔疏，均不言其為何物，僅云「勺藥香草」而言。陸璣詩義疏卻反對香草之說，但也不知究是何草。他說，「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到宋朝高似孫纔明白指出古之勺藥，即今之牡丹。緯略云：「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按稱芍藥為牡丹，大約始於唐朝，姚際恆詩經通義卷五有云：「……又謂勺藥香草也，亦謬。勺藥即今牡丹，古名勺藥。自唐玄宗始得木勺藥於宮中，因呼牡丹，詳見予庸言錄。其花香，根葉不香，何得混云香草乎？又名以藥者，其根葉中用此甚廣，故獨擅藥名，即今所謂白芍也。漢人醫方有白芍，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唐後醫方始見之。或曰芍藥善理血，為婦人要藥，故以贈之。又鄭即今河南地，今河南牡丹甚多，蓋古時已然，故詩人所詠及之焉。」這一段話，十分重要，幫助我們不少。第一，芍藥有草芍藥與木芍藥兩種，唐玄宗時，始呼木芍藥為牡丹。第二，芍藥的根葉，俱可入藥，因而得名。記得另一本書說，「芍藥其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

五味，以助醬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本草言芍藥可辟邪。」（原文如此，惜忘記書名，未能舉其出處。）據此，芍藥雖然是藥物，但其用在根葉，詩云「贈之以勺藥，」雖未明言其爲花爲葉抑爲根，但據文氣來推測，大約是花吧。那麼，何得驟然把後人的醫藥讀進去。況且芍藥的功能，也只在乎「和五臟，辟毒氣，」作算「芍藥養理血，爲婦人要藥，」此中也沒有什麼性的意義，更何得斷爲「男淫女」之徵。第三，「漢人醫方有白芍，無牡丹皮，其丹皮亦唐後醫方始見之，」這一句話，足以證明牡丹（即古之芍藥）用作藥物，是漢唐以後的事，然則宋人拿後人的醫藥觀念，解釋古詩，造出「男淫女」的謠言，眞是牽強附會極了！

然則詩云「贈之以勺藥，」難道全無意義嗎？則又不然。詩僅言「贈之以勺藥，」未言是士贈於女，還是女贈於士，但誰贈給誰，都沒有關係，總之他和她臨分別時，有這樣的一種遺贈就是了。爲什麼別的花草不贈，偏偏「贈之以勺藥」呢？於此有兩個近理的解說。第一，他或她以勺藥相贈，是信手拈來，本無深意。鄭地本來就盛產芍藥，而春季又是芍藥盛開的時候，男女臨別時，隨手摘一枝芍藥相贈。原是很平常的，用不着那樣的穿鑿附會。這正同唐人在灞橋餞別，而灞橋多柳，送別者因隨手折柳一枝，以贈行人一般。又如陸凱在江南的初春，梅花盛開，碰着驛使，就順手折一枝梅花，寄贈親友。這些舉動，都是因時因地而生的隨意動作，並沒有什麼玄虛在內。那麼，鄭國的士與女當春季芍藥盛開時，折一枝相遺，又何必大驚小怪，深文周內地去加解釋呢？第二，再看崔豹的古今注，知古人臨別時，每喜以芍藥相贈，猶之乎唐人折柳送行一般。古今注卷下云：「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芍藥又名「可離，」不知始自何時，但晉時盛行以芍藥贈別之風，而忘失其原來的意義，則古今注可爲明證。假如勺藥上古時亦名可離，則贈之以芍藥，便兼表示要離別了的意思，這是一種很風雅的舉動，絕無「淫」的痕跡於其間。

姚恆際是一位頭腦清新的學者，他研究詩經，對於漢宋的注釋家，都表示很不滿意。他對於淫詩之說，尤力闢其非。詩經通論卷五說：「：：陋儒誤讀聖論『放鄭聲』一語，於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淫詩；且謂之女惑男，直是失其本心，於以犯大不韙，爲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所共惡者，予更何贅焉。」這一段話，指斥漢宋腐儒，可謂淋漓盡致，一翻千古「淫詩」的公案。然而他自己卻不敢提出新解，仍宗詩序之說，謂「此篇則刺淫者也，皆非淫詩。」姚氏力辟淫詩之說，不能不佩服其識見之高明，然而始終脫不了「刺淫」的傳統之見，則殊不能不引爲遺憾。依我的愚見，溱洧不但非淫詩，也決不是「刺淫」詩。

我既經推翻「淫詩」的舊說，自當另取一個新的觀點來研究這篇古詩。本篇所取的新觀點，便是民俗學的立場。依我的管見，此詩的主題，是描述古代一個歲時節令的情況，詩中帶述一男一女的交談，是採用文學上以部分表現全體的方式。縱然詩中有男女私情的成分，卻並

不是全詩的主旨，然則這是一個什麼節日呢？簡括地說，就是上巳修禊的節期。全詩的主題，是描述鄭國上巳節民衆歡樂的情況。

原來這個主張，並不完全是我個人新創的，韓詩老早就已經提出過，但是從來卻很少人留意他的話。詩經之學，在漢初本有齊、魯、韓三家，毛氏一派倒是最後起的。但是東漢以後，三家詩俱失傳，韓詩僅餘外傳，就讓毛詩獨霸天下，以致後人解詩，都跳不出毛傳的範圍。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見到齊、魯、韓三詩了，但從漢儒的稱引上，僥倖還得知其一鱗一爪。關於溱洧之詩，韓詩有云：「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又韓詩章句云：「鄭俗上巳秉蘭祓除。」本此以觀詩之原文，「溱與洧，方渙渙兮，」渙渙是春水氣的形容詞，韓詩作「洹洹，」說文作「汎汎，」俱是此意。這句話所描寫的，恰是暮春水長的情景，即韓詩之所謂「三月桃花水之時」也。然則怎麼知是上巳修禊呢？「方秉蕑兮」一語，便是絕好的注腳。「蕑」即蘭的古字，陸璣疏云：「蕑即蘭，香草也。」這一層大家似乎都沒有什麼異議了。但是士女秉蘭做什麼呢？說到這個問題，各家的解釋便不同了。鄭氏說是「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孔疏說，「於此之時（指溱洧水盛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為淫佚。」兩說俱謂男女託詞采蘭而行淫佚，於是乎千古以來，俱以「采蘭」為野合的代名詞。但韓詩則說秉蘭所以祓除不祥。要決斷那一說對，便不可不再找旁的供證。

據我看來，韓詩之說，並非全無根據，嚮壁虛造的。以香草臨水邊祓除，也絕不是鄭國的特殊風俗，周亦有之。周禮春官有云：「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浴一作沴）鄭玄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賈公彥疏亦是這樣的說：「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古之所謂「祓除，」即漢之所謂「禊，」晉謂之「修禊，」亦即韓詩之所謂「拂除不祥。」據周禮本文及注解，足證周時普通的風俗，恆於暮春之某日，臨水采香草沐浴，除邪去災。這個節日，古無一定的日子，惟周制在暮春三月，疑以成俗。論語記曾皙言志，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解云：「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這又是很好的一個旁證，足見春秋時孔子猶得見此習俗。再看大戴禮記說，「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為沐浴也。」夏曆建寅，以十月為正月，周曆建子，以十二月為正月，其間相差兩個月頭。由此推算，周之三月，即夏之五月。這樣看起來，暮春采蘭沐浴，竟是從古來一種很古行的風，不但並不限於鄭，抑且不僅限於周，周以前早就已經有了。不過漢代才把這個節期，定在三月上巳日舉行，故即名之曰「上巳。」魏以後則定於三月三日，不復用巳了，但是普通仍沿舊名，稱為上巳。

既經考究清楚了古代一般的風俗，就可以本着這個見地來論究

這兩章古詩。第一，我們知道古人祓除，必親臨水濱，而時間又多在暮春水長時，故詩人開篇就說「溱與洧，方渙渙兮，」這不單敘出地點，連時間也暗示了出來。下面緊接着說「士與士，方秉蕑兮，」便是敍事。換了現代通行的話來說，便該當是當暮春節季，溱洧二水水流很盛的時候，男男女女都到水邊去，采摘蘭花香草，祓除邪垢。以下用一男一女的對話，描繪修禊的盛況。據文義看來，大約是一個女子，在路上碰着一個才回來的男子；女的先問他：「看過了嗎？」意思是問他去過了沒有。男的答道，「已經看過了。您快要看看罷！洧水的那邊，眞的寬暢極了，熱鬧極了。」（固然也有了把「且往觀乎……」三句，當作是女的邀着男的陪伴她再去看看，這也說得通，但我以爲到不如還是解作男的邀續說下去的好。）這一對男女，在路上談笑了一會，臨分手時，就贈以一枝芍藥，表示離別之意。以上是第一章詩，第二章大體還是一樣，不過略略變換詞句而已。我只把變換了的幾句提出來。第二句云：「瀏其淸矣，」是描寫溱洧二水，淸深之狀。第三句卻是很重要的變換，牠說，「士與女，殷其盈矣，」據鄭箋云，「殷，衆也，」言溱洧水上男女之衆多，雖寬廣之地，也被羣衆充滿了。這句話不但表出溱洧水上祓除者的踴躍與夫熱烈的情狀，並且傳統派的「期於田野，共爲淫佚」的謠言，亦不攻而自破。既曰「士與女，殷其盈矣，」我不解傳統派怎麼還好閉着眼睛瞎造謠言！鄭國的風俗，作算比他國較淫靡，卻未必致於靑天白日，萬目睽睽，當衆宣淫吧？誠如傳統派所云，則鄭國竟直在這一天大會男女，舉行狂亂雜交的狂歡節，如野蠻民衆的 Orgy 了！然而經籍上卻絕沒有明文記載，則這個推測，顯然是無根據的。

綜觀全詩，不但通篇無淫佚之跡，抑且在這個情景之下，也斷不會有淫佚的可能。傳統派的經師之所以硬斷爲淫詩，大約最後的論據，只在一個「謔」字，——即第一章之「相謔，」與第二章的「將謔。」一輩謔據鄭箋說是大讀之聞。但就是這樣解法，也不過是談笑得很起勁罷了。可是經學家的頭腦太迂腐了，他們牢抱着「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思想，一聽到一對男女「伊其相謔，」「伊其將謔，」並且還「贈之以勺藥，」可眞了不得呀。於是乎就大搖其腦袋，提起筆，大書曰：此淫詩也！於是溱洧之詩，就受了千餘年的冤屈！

在毛詩獨霸的情勢之下，也未嘗絕無另提異說，爲韓詩作響應的人，如宋之朱熹，便是一個。其集傳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這顯然是祖述韓詩的。姚恆際卻說「此本後漢書薛君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草祓除不祥。』韓詩亦云之。按此卽所謂祓禊，乃起於漢時，後爾之修禊事。今以言詩，蓋附會之說也。」上文已經指出自夏至周，俱有祓除之俗，特未有「上巳」之名耳。姚氏說「乃起於漢，」實失諸查考。總而言之，溱洧一詩，乃描述上巳祓除的嘉時景況之作，韓詩漢儒之言，都可爲明證。斷爲「刺淫」之詩，是毛詩一派的大謬誤，殊無置信的價值。

然而我說溱洧旣非「刺淫，」亦非「淫」詩，卻並不是說此詩與

婦女生活全無關係。反之，這倒是表現婦女生活的絕好資料。我國古代的婦女，平日受禮教的嚴厲縛束，被幽囚在閨閣中。過的是慘淡孤淒的歲月。惟有一年中有三幾個節期，感謝風俗的恩德！把她們從深閨裏暫時縱放出來，到外邊一吸新鮮愉快的空氣。這些節期中，尤其是三月上巳，真可說是婦女的恩日，是婦女出外尋樂的絕好機會。時間恰好是暮春三月，百花盛開，黃金似的春光，充滿大地，全宇宙都包含活潑潑的生氣。而古傳的迷信禮俗，恰好又要求人人——不論男女——都得到水邊的開陽處，采香草就河邊祓除不潔，以禳一年的凶災。這不啻是向被囚的婦女，宣佈一個幸福的籍年，任誰都要爭先恐後的借着這個絕好的機會，利用這個不可多得的節期，到外邊一窺光輝愉樂的大自然的。因此就形成「士與女，殷其盈矣」的盛況。

不但此也，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一年之中，只有上巳佳節這一天，是婦女暫時得解放的唯一恩日。元旦是家庭戚友間的慶賀，婦女極其量回娘家一行，不能到風景優美的野外去。元宵在漢以前似乎還沒有發生。花朝，七夕，中秋三個節期，似乎是專爲婦女而設的享樂良辰，但也只在閨中，不能越過雷池。此外其他的節日，都不出家門，古代的婦女，要出侷促的樊籠，而入自由的天地，似乎就只有上巳這一個節日了。

因了上述的緣故，歷代的禮制，都於上巳日開放女禁，許婦女參與他們的露天盛會。我們試看歷代紀述上巳節的典籍，差不多都特別記婦女一筆。漢以前且不用說，自漢以後，有書可據者，如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宮人並禊飲於東流水上。」婦女之中，受幽禁受利害的是宮人，但到了上巳，連她們也被釋放出來了，百姓之家，更自不消說。晉書隱逸傳有云：「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又夏仲御別傳也說：「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至南浮橋邊禊。男作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可見晉時仍舊許婦女參與上巳修禊的盛典。關於北朝，十六國春秋又給我們一段極好的供證：「每年三月三日，石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本來禮教的威力，對於縉紳士大夫之家，特別森嚴，令「名門閨秀」到了三月三尙「無不畢出」，平民更可想而見了。降至唐代，朝廷在上巳節對於久受羈囚的宮女，更設例特別優待，彷彿以此日爲她們的假期，一方面在宮中讓她們快活地享樂。如開元遺事說：「三月三日，宮中諸妃悉撲蝶以爲戲。」他方面又恩准她們與隔絕往來的骨肉之親相見。如咸定錄云：「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雖然宮女們的遊步，仍不能越重門一步，但能夠在禁宮重逢骨肉，總算是朝廷特別的優待了。至於民間婦女在上巳日的快樂嬉遊，杜甫的麗人行給我們一個極美好的寫照。他說，「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以下接住極力描寫麗人的容態，這是三月三日以外絕難見到的。此外南部新書又告訴我們，唐代的士女，在上巳日不但臨水修禊，並且汎舟嬉遊。其說云：「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

媟游之所。」餘如渭水，曲江池等名勝，上巳時也都有婦女歡樂的笑聲。

唐以後的例證，另詳揣作上巳修禊考，這裏恕不列舉了。就只據以上所舉的實例，已足證明上巳節是婦女游樂的節期，爲一年中不可多得的良機。歷代的禮俗法制，既明白或默許婦女衝破防閑，出外游散，所以古代的節女，對於這個良辰佳節，更特別的歡忻踴躍。溱洧之詩，就是我國最古的文獻中，第一篇描述婦女的歡樂情形的作品。我以爲此詩最大的價値，在乎她是中國婦女生活史的珍貴史料。

本來呢，人性是自由的，若束縛太嚴，就不免有崩潰的反動。所以野蠻社會在平日因迷信之故，儘管怎樣加「他怖」(Taboo)於兩性之間，隔絕他們的接觸，但每年總有一天暫時撤取這些禁制的律例，准人們盡情享樂。此種風俗，人類學者稱爲Orgy，有人譯爲「狂歡，」有人譯爲「春嬉。」我國古時亦似有此風，例如周禮地官有云：「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作者從前曾相信溱洧所寫的，就是「嬉春」的情形，但現在覺得不對，只可說是牠的遺俗而已。然而上巳爲婦女暫時得解放的吉日，則爲作者所深信。當此暮春佳節，宇宙包含春意之時；河水漣漪，百花盛燦之地；久受縛束幽囚的婦女，一旦投入美的大自然的懷抱，她們的輕快飄逸的心情，簡直是不能以楮墨形容了。在天天呼吸着自由空氣，無拘無束地任意所之的「摩登」婦女，對於這個節期，也許滿不在乎，但在壓制重重的古代婦女，則此僅有的一天，此花香水淨的地，眞不啻如登天堂了。她們那得不歡忻踴躍？假如她們會像現代的新婦女一樣，大呼口號，我想她們一定會高呼「上巳節萬歲！」「擁護可愛的上巳佳節」等等的口號吧。

中國婦女文學譚片

王春翠

一

前年，在單師不庵處看見他的姊姊士蘅錢夫人的清閨秀藝文略，（五卷，曾刊載浙江省立圖書館報第一，二卷）覺得那是値得做的工作。僅僅三百年間，已著錄的女作家有二千三百十人之多，眞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空氣中，而不甘於「無才」的傾向已這樣顯著；若再把二十四史從頭說起，女性在文學史上不亦可以得到相當的地位嗎？

但是中國閨秀藝文略的輯集，我雖曾有過這樣野心，終覺得仍是「徒然」的工作。兩般秋雨庵隨筆載某公語：『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卽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於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假使僅如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梁乙眞清代婦女文學史，膻舉幾個作家，選取幾首詩詞，不痛不癢地批評一陣，算在文學上盡個點綴的職能；「閨秀」二字已儘够使人頭痛，再酸溜溜來附風雅之末，眞不知「自居何等」！

難道反映在婦女文學上沒有一些壓紅的血跡嗎！我於是茫茫然來求索：

二

清初女詩人賀雙卿，在一天雨後，剪下三寸蘆葉，用粉寫信寄她的男父：

『人皆以兒爲薄命，兒命原非薄也。紅樓淑女，綠窗麗人，淪沒深閨者，世間不少；儘夜無歡，向春難哭，桃紅逮天，竹翠長貧，豈不期人歌泣哉？多逢忌諱，解遭擠揚，厭彼明珠，閤於黑水。夫怨鳥遺音，衰蓬振色，猶得激騷人之焦齒，鏤仙客之靈函，况貴本淑閨，顧賤同糞壤乎？論菊花孤雁詞者，無不謂雙卿怨，雙卿無德，誠不能不怨；怨而不忍厭其夫，雙卿可自信也。』

像她那樣才情，處在那樣困阨的境遇，而安於命運，以「綠窗麗人，淪沒深閨者，世間不少」的話自解自慰；所謂女詩人，不過是雙待宰割的羔羊而已。甚而以賦詩宣情，爲非婦女分中事，如朱淑眞所謂：「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卻有功。」（自責）則「悲鳴」都有所不敢，連羔羊都不如了！

在這個典型下的作家，有唐魚玄機，宋朱淑眞以及上面提及的賀雙卿。以境遇而論，魚玄機過的是「妾」的生活，在大婦凌辱之下，終於出家做女道士；朱淑眞賀雙卿都是「所適非人」過的是「日以淚洗面」的日子；賀雙卿尤其可憐，一個兇很的丈夫一個剄毒的婆婆，一生在地獄中捱度。我們且讀西青散記所載：

『一日雙卿舂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旁，杵壓於腰有聲，忍痛起復舂。夫瞋目視之，笑謝曰：「穀可抒矣。」

『炊粥半而瘧作，火烈粥溢，雙卿急沃之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曰。「過！」耳裂環脫，血流及肩，掩之而泣。姑舉杓擬之曰：「哭！」乃拭血畢炊。夫以其溢也，禁不與午餐；雙卿乃含笑舂於旁。』

那眞是非人的生活！

然而，反映在作品裏，正與生活成反比。魚玄機還敢寫：『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多情公子春留句，少思文君晝掩扉。』一類浪漫詩句。朱淑眞已只寫『一陣挫花雨，高低飛落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春風！』（書窗卽事）『停鍼無語淚盈眸，不但傷春夏亦愁！花外飛來雙燕子，一番飛過一番羞，』（羞燕）『霜月照人悄，迢迢夜未闌；鴛幃夢展轉，珠淚向誰彈！』（長宵）一類的感傷句子；直到賀雙卿，便只有：

『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剪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縱好，寧是姻緣！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粱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煙。斷腸可以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來閒，倦飛誤宿平田。』（惜黃花慢）

一類的嗚咽聲音了！約翰穆勒說：『專制主義使人們變成冷嘲！』而我們的女作家們，不僅沒有半點反抗的精神，連諷刺的氣息都絕不包含，叫我從何去灑同情之淚呢！

二

在羔羊的對面，是些魯迅先生所說過的「山羊。」魯迅先生說：

『山羊……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一點比喻）

我們婦女界的山羊，自然首推班昭。詩經那段『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的妙論，我們的山羊，卽爲下過絕妙的詮解，說：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下人也；弄之瓦甎，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

再引伸出去，便是她所做的萬古不磨的名著——女誡；她說：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

固不可違也。』（夫婦第二）

她又說：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鄙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敬慎第三）

結底是她的標準教育：

『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幽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費她的心，替我們把牢獄中應有的鎖鍊都準備完全了！這樣，我又記起魯迅先生那段話：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一點比喻）

在班昭以後，掛着小鈴鐸的聰明的山羊，每個時代都有，直到我們女子師範的女舍監，還是繼承這個領導的工作，大概老調子一時還不會唱完罷！

我對於這種偉大文學家想說些什麼呢？對於羔羊還能流淚，對於山羊只有獰笑而已！世說新語載：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將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嗚乎！三千年來的女性，仰託山羊之福，已走到這樣「好尚不可為」的絕地了！

四

在婦女作品中，有馳名的織錦迴文詩，那是晉蘇蕙所作的；全文八百四十一字，反讀，橫讀，斜讀，交互讀，退一字讀，疊一字讀，皆成文章，可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八百餘首。這種賣弄技巧的小玩意兒，對於女性最為適宜；因為這種作品，如剪紙裁花，弄點小巧，不必有個性，既可助興，又不礙眼，再方便也沒有了。所以清閨秀藝文略所列二千三百餘作家，三千餘種作品中，十有九是這樣弄小巧的詩人，十有九是出於繡餘的作品；崔東璧夫人成靜蘭在她所著繡餘集自序中說：

『余從先大人官閩中，時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識字，讀唐人詩數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時命與兄姊為偶語，暨年十四五，待先君側，

見人有以詩是者,則喜動顏色,輒不自揣,遂舉弄翰,欲承一日之歡。然先舅人課女紅嚴,無暇讀書,亦未知講求聲律,是故所作多小兒語,亦有不成章者。

『于歸後,家基貧,無人代操井臼,諸勞苦瑣事,無不身親,是以更無暇學詩,然舅姑喜讀書,因未盡棄舊業。舅多病,每呈詩至,則爲一破顏,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聲律,常唱和於針線刀尺間。……其後數年,隨良人設帳於外,頗有暇時,而客中亦多感觸,故詩多異鄉之作。』

這可代表一般女詩人的環境;在男性看來,於繡餘爨餘做做詩詞,既無妨正事;譬如做鞋子,多繡幾朵花葉,只是消遣消遣而已。

但即「消遣,」亦得有相當防閑;成靜蘭自序云:『女子以織爲貴,詩非所宜。』王光燮王采薇傳云:『余以詩非女子所宜,故秘之。』其意即謂凡作婦女應得自知地位,消遣只是消遣,不應流傳出去,更不應在文藝上流露天才,使人不快。朱淑真是有天才的詩人,她的父母就得一火焚之,省些是非;賀雙卿就得『以才情自斃,往來雙卿家者,不見其筆墨痕。』了!

屬於閨秀文藝,既都是這些不痛不癢的東西,則中國閨秀藝文略原是不必着筆的了。

五

反映病態婦女文學的中國社會是宗法的農業社會。

遊牧社會如何穩定下來成爲農業社會?在史籍無明文;但在三千年前,商民族佔了黃河下流,周民族佔了黃河上流,那時已是穩定的農業社會,那是無疑的。在古史中,我們雖可找得女性中心的痕跡;但在農業社會中,已爲男性中心社會,亦是無疑的。

男性中心的第一特徵,是男女職分的分開;男子主外,女子主內。易云:『家人利女貞。』即是說女子應得「正位乎內。」主內宜靜,故易云『坤,順也。』又云:『恆其德貞,婦人吉。』稍後一些的記載,如孟子國語禮記都有規定婦女職分的明文。

因女子主內,連帶產生輕視女性的觀念。——第二特徵。詩經「載地弄瓦」那話已表示得明白,而屬於儒家系統的學者,以綱常爲治世準則,無不輕視女性。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呂研說:『天下易私而難化者惟婦人。』在他們眼裏,若非生他們的母親是女性,早就要斬草除根罷。

因而有第三特徵,女性的偏面貞操觀念。女子既爲男子的所有物,就得獻身於唯一的男子;若不能保守貞操,便有一個惡名叫做「淫婦」。在男性方面,納妾是公開的條文,本不要什麼貞節。而且二千年前,已定了七出條文,聽男性的便,可以隨時出妻。所以女性既不可「淫,」又不可「妒,」最好是依照班昭所開示的辦法:『陽以博施爲貴,陰以不專爲美。』

在唐宋以後,中國農業社會在長江流域發達起來,形勢日益穩定,

女性的地位格外降低下去。新儒家標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口號，貞節成為女性的唯一產物。明人標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知識與女性更無緣了。

和農業社會相連貫的是中國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產生於周初，那時周民族初定中原，周公順時勢需要，把這個制度推行起來。到春秋戰國之間，這制度即已成熟，一直綿延到現在。宗法制度最重血統，無子可以「出妻」，血統以男性為重，有女還不能算是「有後」。我記得幽明錄有一故事，說：『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若生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素忻喜。養之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便還男本家，喚女歸。』這故事徹頭徹尾貫注着宗法社會的精神，可說是孟子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好註腳。

所以婦女文學那麼貧弱，並非偶然的；農業社會鎖住了我們的軀體，宗法制度鎖住了我們的靈魂，一個骷髏如何能產生美麗的影子呢！

六

然而，在黑暗的另一面，卻正是婦女文學的光明方面。語云『禮失而求諸野。』我們離開智識階級的病態女性，到民間婦女中去尋求；離開貞節牌坊的深閨，到出賣了貞操的妓院去尋求，我們卻找到婦女文學的新生命了。

民間婦女不會用文字來寫作，但是她們能用唇吻來歌唱，這是保存在民間的歌謠。閨秀女子對於男女的戀情是隱諱的，最多不過是傷花嘆月自悲身世；民間女子對於男女的戀情是真率的，她們敢唱：

『腳登板櫈手爬牆，
兩眼睜睜望情郎；
昨日為郎挨了打，
情願挨打不丟郎。』

——四川納谿民歌

『遠處唱歌沒有離，
近處唱歌離一身；
願郎為水妹為土，
和來捏做一個人。』

——苗歌

閨秀女子對於買賣婚姻只能自嗟薄命，民間女子便敢亂咒媒妁，唱：

『不怨爹，不怨娘，
光怨媒人好心腸；
媒人肉放鍋煮，

媒人骨頭當柴燒，
媒人皮當鼓敲!』
——鹽度民歌

閨秀女子對於公婆丈夫的凌虐，姑叔的譏嘲，只能暗自流淚，民間婦女便敢公然反抗，唱：

『馬齒菜，開黃花，
婆婆死了我當家。
有客來，不招留，
雞蛋打打自己吃了他。』
——湖北民歌

『十個公婆管着我。
大姑子管着花鞋不落地，
小姑子管着褲腳不沾泥。
黑夜聽着山水響，
白天看着山水流，
有心要跟山水去，
又怕山水不回頭。』
——京兆民歌

再把根源追尋上去，屬於民間歌謠的國風，也可以找到健康的作品。如：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鄭風·褰裳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召南野有死麕

是大膽的戀歌。如：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邶風日月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
——邶風谷風

是失戀的憤詞，她們都有力量來抒寫自己的懷抱。又如樂府中有所思：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子夜歌中：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也是真率坦白毫無矯飾的。

七

用文字來寫作的婦女作品，其能抒寫真情有活躍生命的，常是屬於倡伎的。唐女道士李冶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詩人劉長卿相往還；其真摯底情常流露於詩篇，如相思怨：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攜琴上高

樓，樓處月華滿。彈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如復閻伯均書：

「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夜樹秋；莫怪闌干垂玉筯，只緣惆悵對銀鉤。」

都是大膽的歌詩。

唐薛濤以天才墮入樂籍，與當世文人白居易，元微之，劉禹錫，牛僧孺相倡和，其所作贈元稹詩：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光憐暗澹，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

是何等自負的氣概！其所作牡丹詩：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更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閒共說相思！」

和李太尉棠梨花詩：

「吳均蕙圃移嘉木，正及東溪春雨時，日暮鶯啼何所為！淺深紅膩壓繁枝！」

春望詞：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若問想思處，花開花落時！檻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是何等纏綿的情緒！其他唐代女伎如關盼盼常浩徐月英薛仙姬杜秋娘以抒情詩馳名的卻正多；杜秋娘那首金縷詞：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真是有血性的作品！

宋代妓女能詞的也很多，如聶勝瓊鷓鴣天：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兒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鄭云娘寄張兜兜鞋兒曲：

「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廝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都是率性言情的篇什，流傳得很廣的！

所以婦女文學的生命在民間在妓院是復活了！道德的鎖鍊鎖不住沸騰的熱情，社會的鞭策逃不住心頭的悲憤；盡情放歌，光芒萬丈，正為婦女界在文學史上留些不可磨滅的痕跡呢！

八

最後，我要說一說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女性大作家——李清照；假使沒有她，我們婦女界是將如何的寂寞喲！

她生於北宋末期，那正是周邦彥的詞風當王的時代，一般詞人都從富豔精工上做工夫；她卻以清新的風格，高超的意境，深摯的情緒獨樹一幟；一切離情閨怨的代言者，在她的光輝之下，即已黯然無色。

她是濟南人，生於神宗元豐四年（一〇八一），二十一歲時，嫁太學生趙明誠爲室。她和夫婿間的生活非常美滿，她自述那時的家庭生活道：『侯（即趙明誠）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子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至茶傾覆懷中，不復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金石錄後序）那時，她的作品已卓絕一時，如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如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已可使詞人束手，驚嘆莫及！金兵南侵，使他們帶了他們的書畫古器避到南方。宋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她的丈夫明誠病死，於是她墮入慘淡的境遇；那時以後，她奔走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家藏書物，十去七八。但她的作品，從那時以後，更加精美了。如衆口傳誦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如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點滴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寫來無限悽惋，卻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着無數曲折，可說是詞中聖手。張正夫云：『易安詞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

「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奇筆，殆間氣也！」這樣推尊易安，在易安原可當之無愧色的

李清照對於詞的造詣既深，自視亦甚高，她曾評論宋代詞人，所贊許的極少，但她的評論，正是詞學上的權威。論曰：

『自鄭衞聲熾，流靡煩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尚文雅，若「小樓吹徹玉笙寒」及「吹皺一池春水」句語雖奇，亦亡國之音也。柳永變舊聲作新聲，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張先，宋祁，沈唐，元絳，晁端禮，輩時有妙語，而失之破碎。晏殊，歐陽修，蘇軾，則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仄，而歌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仄韻者，如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而其詞令人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敍，賀苦少典重，秦尚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尚故實而多疵病，皆良玉之有瑕者也。』

九

拖拖沓沓寫了許多，即此帶住算了！堂堂的一個人，不能在社會上有所表現，只能鑽在文學小圈子偸安苟存，已大可羞；若僅悲花嘆月，彈彈感傷主義的調子，更使人看了喪氣。千千萬萬過去了的女性作家，且讓她埋葬在青山的那邊罷！努力我們的將來，對於充滿着不可預測的激變和自由的無邊無量的世界，輝發我們的光芒罷！真的，「我們婦人雖失望於過去和現在，而對於未來決無絕望的理由。」我又要這樣謳歌着了：

『將來呀！
美麗的將來！
偉大的將來！
可愛的將來呀！』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寫成。

三花牌
赫德納製造
RICHARD HUDNUT

三花牌香霜



每晨妝梳事畢。必搽三花牌香霜。此爲美容妙品。能使肌膚細嫩。容貌秀麗。風日塵埃。無從侵犯。三花牌香霜。名花配合。香濃色純。不油不膩。質地最細。其保護肌膚之功用。非普通諸霜可比。

各藥房化妝品店洋廣貨店均有出售（二）

紐約巴黎赫德納公司精製

中國分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朱淑真生查子詞辯誣

陳漱琴

對於本文我們預備分三層來敍述：（一）朱淑真的傳略，（二）駁下嫁庸夫的謬說，（三）辯生查子詞非淑真作品。我們從第一點上可以看到淑真的身世和生活狀況。認清了這點，才明瞭第二點下嫁庸夫之說，完全荒唐無徵。第三點因為上文已經辯明，則生查子元夕懷人的詞自屬偽託。茲逐條分述於下：——

一　朱淑真傳略

淑真自號幽棲居士，錢塘人，[1]居寶康巷，[2]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村。[3]幼警慧，善讀書，[4]文章幽豔，[5]工繪事，[6]曉音律。[7]父官浙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璿璣圖記，有云『家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8]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亭諸勝。[9]夫家姓氏失考，其人似初應禮部試，其後官江南者。[10]淑真從宦，常往來吳，越，荊，楚間，[11]與曾布妻魏氏為詞友。[12]嘗會魏席上，賦小鬟妙舞，以飛雪滿群山為韻，作五絕句。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並載集中。淑真生平大略如此。——右傳係節錄況周頤文，見蕙風詞話卷四。聞儲皖峰先生製有詳傳，惜未見。

註一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註二　見西湖遊覽志。

註三　見全浙詩話。

註四　見西湖遊覽志。

註五　見古今女史。

註六　見杜東原集和沈石田集。

註七　見本集答求譜詩。

註八　見王士禎池北偶談。

註九　見本集晚春會東園，春遊西園，西樓納涼，夏日遊水閣，納涼桂堂，夜留依綠亭諸詩。

註十　見本集賀人移學東軒，送人赴禮部試及春日書懷，寒食詠懷等詩。

註十一　見本集舟行即事等詩。

註十二　見歷代詩餘詞人姓氏。

二　駁下嫁庸夫的謬說

淑真下嫁庸夫之說，幾乎成為一種口頭禪。試考這種傳說的由

來——

魏端禮斷腸集序云：

淑眞……蚤歲不幸，父母失愼，不能擇伉儷，乃嫁爲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皆寓於詩。……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

斷腸集前紀略云：

匹偶非倫，弗序素志，賦斷腸集以自解。

遊覽志餘云：

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牽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悒悒抱恚而死。

這三種說法，大約因爲淑眞丈夫的姓氏不可考，而她的詩詞又多憂愁怨恨的語句，遂造出這種背景來。普通一般人又不加深考，便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細審魏序，似是想像之辭，并不曾舉出什麼證據來。集前的紀略，想出於編集者或其他妄人的手筆，和魏說同爲臆測之談。至於她的詩詞集，魏氏序文明言淑眞歿後，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并非淑眞自命之名，何得說因匹偶非倫，賦此以自解？田汝成的遊覽志餘承訛襲僞，自不足怪，反硬派上『牽情才子，竟無知音』的罪案，可見時代愈遲，所揑造的罪狀愈多。

再將傳說和上文所列傳略比較一下，傳說荒謬之點有三：

（甲）淑眞之父旣屬游宦之流，又嘗留意消玩，東園諸詩可想見她家室的闊綽，何至於下嫁庸夫？

（乙）淑眞之夫似曾應過禮部試，後在江南一帶作官，淑眞曾跟隨過的。倘爲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

（丙）淑眞和曾布妻魏氏爲詞友，又與謝夫人往還遊宴。魏謝都是貴族大家，豈肯和市井民妻結納爲友。（漱琴按上列三點，係況周頤所說。）

此外，她的詩上還有幾處，一般人多藉口以爲淑眞指摘她的丈夫不好，也不問牠的來蹤去跡。我們不能不分辨一下——

（甲）明楊升庵詞品『朱淑眞元夕詞』條：

朱淑眞元夕生査子云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邪？又其元夕詩云『火樹銀花觸目紅，極天歌吹暖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與其詞意相合，則其行可知矣。

升庵謂這詩和詞意相合，便當作淑眞行爲失檢的佐證。其實這何能作證據呢？我有兩個理由：（一）升庵以生査子詞爲淑眞作，或是上了魏端禮這班人說她嫁庸夫的當，故創這種臆說。臆說旣不能成立，何能拉詩爲佐證？（二）淑眞元夜詩有三首，都是寫元夜的景色，第二首云：『壓塵小雨潤生寒，雲影澄鮮月正圓。』可見這年元夜先下雨，後來雨住了，雲影中露出日光來。第三首接上文，指

天暫時可以放燈，『不妨長任月朦朧，』分明說月雖朦朧，總比下雨強些。新歡一聯，自然是指燈節而言，雖帶今昔之感，但那『人』字或指與女友闊別，或指與其夫暌隔，何必定要解作所私之人？『賞燈那得工夫醉，』是遙承上句『新歡入手愁忙裏』來的；『未必明年此會同，』亦從『舊事驚心憶夢中』句生出來，一則追憶去年光景，一則懸想明年。三首一氣貫注，寄託遙深。升庵割裂強解，毫無道理。

（乙）情史卷十三『情穢』類『朱淑真』條引她詠圓子云：

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可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

情史於詩下綴云自傷非偶，并引元夕詩斥其『不貞，』想係襲升庵的謬說。而清人筆記更有離奇的說法，說這首詩是淑真詠她丈夫頭上的瘌瘡。其實這首詩的題目明明為詠圓子，首二句形容圓子的形狀和實質，湯餅試何郎，係用世說『何晏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後以湯餅啖之，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的典故。大意是『縱使我的姿色算得風流，但已輸給何郎，還說什麼呢？』怎麼能附會到形容頭上瘌瘡，為淑真厭惡其夫的實證？

（丙）遊覽志餘卷十六引淑真愁懷詩云：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無與花為主，一任多生連理枝。

這首詩好像諷夫納妾之作。况周頤云：『近有才婦諷夫納妾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群，鷗鷺莫入隊。」政與此詩闇合。遊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以休生連理枝」？以為淑真厭薄其夫之左證，何樂為此？其心地殆不可知。』我覺得况氏的話很有見地，這詩首二句似有諷意，後二句是願有情人都成眷屬的意思。樂中含悲，隱而不露，可謂得溫柔敦厚之旨。後人把她肯定的話改成否定，意思也就完全相反了。最近坊刻本都和遊覽志餘一樣，經人改過的。幸况氏所見元本——况氏所藏斷腸集係鮑淥飲手斠本巴陵方氏碧琳琅館景元鈔本——尚保存一點真面目。否則淑真遭後人誣陷，真是有冤無處伸呢？

觀此可見淑真是官家的女子，嫁的丈夫，功名官階都不壞。往來的朋好也都是大家人物。後三點，完全是無根的風說，不能作為嫁庸夫的實證，現在把牠揭穿了，才明白淑真沒有嫁庸夫的事實。

三　辯生查子詞非淑真作品

先把生查子詞抄列於下：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春衫袖。（『上』別本作『到』。『溼』別本作『滿』）。

這闋詞本來是歐陽修作的，而楊升庵收入詞品，謂非良家婦所宜，毛晉

汲古閣刊本跋語稱為白壁微瑕；至情史遊覽志餘和清人筆記更發為種種誣詞。我想他們都被魏端禮集序和紀略的記載蒙蔽住了，便猜測淑真一定有外遇，單取這詞為證。幸虧明眼人看得清楚，一方面為淑真辨誣，一方面指斥他們的荒謬。現取數說如下——

（一）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四『歐陽修詞』條云：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為朱氏之作？……』

（二）四庫全書總目（卷百九十九）云：

……此詞今載歐陽修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竄入淑真集內？誣以桑濮之行。（楊）慎收入詞品既為不考，而（毛）晉刻宋名家詞六十一種，六一詞即在其內，乃於六一詞漏註互見斷腸詞，已自亂其例。於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證實為白壁微瑕，益鹵莽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於厚誣古人，貽九泉之憾焉。

（三）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六）『李易安朱淑真』條云：

……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遂疑淑真為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真作，信矣。

（四）況周頤蕙風詞話云：

生查子詞今載廬陵集。宋曾慥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並作永叔。慥錄歐詞特慎，雅詞序云：『當時或作艷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此闋適其選中，其為歐詞明甚。余昔嘗譏汲古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辭及之，茲復著於篇。

（五）沈雄廬瑟榭叢談云：

淑真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老，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引見況氏詞話。

（六）儲皖峰論歐陽修生查子詞第三段『從元夕感舊詞意境上觀察』有云：

……六一詞中涉及元夕的共有五闋——漁家傲，玉樓春，御帶花，驀山溪，生查子。——右表（把五闋詞列表比較，今不錄。）中第一例係時序詞的首闋，只泛敍元夕景況。第二例記密贈衣結，總怕佳期永閟，把相思託之於魂夢。以後三例，都值元夕想到以往的歡娛，感到現時的孤寂。在無可奈何的當兒，不得不向紫姑問卜，不得不借酒來澆愁，終至於情不自禁，淚沾衫袖。這雖是隔年斷片的資料，可是表現相思的情態，似乎有迹可尋的。假如沒有事實，怎麼會寫得那樣具體？怎麼對於元夕那樣眷念不置些？

總括諸家的證據，就是

一　生查子詞原見歐陽修文集中。一，二，四例是。

二　駁楊慎和毛晉厚誣淑真的謬說。二例是。

三　從宋明選本著錄為歐作，後起之說不可據。四例是。

四　從淑真詩句上看，與詞的口氣相隔很遠。五例是。

五　從歐陽修元夕等詞上找出情事的痕迹，證實這詞為贋作。六例是。

這五條鑄成定讞，絲毫不可移動。現在我還有兩種意思要說的——

第一　對於沈氏所舉的例有點補充，斷腸詩裏仍有

I. 東君總領鶯花處，浪蝶狂蜂不自來。——春歸。

II. 白璧一雙無玷缺，吹簫歸去又無緣。——湖上小集。

III. 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疑為竹詩？

I例『東君』指春神，或暗指她的丈夫。II例用雍伯種玉和蕭史夫婦吹簫跨鳳的典故。『無緣』或指其夫遠離，上句正表明雙方高潔的至誼。不知遊覽志餘何以解這詩為指其夫不才？III例『疑為竹詩，』或是書懷之作？總之在這些句子上面，很能看出淑眞性情的勁爽和身分的清高。生查子詞不是淑眞的作品，這便是極好的反證。

第二　對於王士禎和四庫提要的懷疑略解釋一下。他們都說生查子詞不知何以訛為朱作？據我所見的記載以楊升庵詞品為最早。升庵在明代的聲譽很大，大概自他創這種謬說以後，馬上就有人將這詞收入斷腸集。所以坊刻鄭元佐注本錄這首詞，並注明『詩詞雜俎注見升庵詞品』可證。或是雜俎最先收入，後人編斷腸詞便從雜俎中摘錄，亦未可知。

最後我要附帶說明我作這篇文的主旨，不過將前人的謬說和辯白的言論綜合起來加以批判，俾大家明瞭此中的眞像，而不至誤會。這雖沒有什麼發明，然而總算盡我的力量把這位被人糟蹋埋寃的女作家洗刷清白了。我作這文的動機，由於三年來向儲皖峰先生學詩詞的結果，他屢次叫我寫東西；我的朋友文乘敦女士也時常的催促我作；日前姚達人先生說婦女雜志要出婦女文學專號，叫我寫一篇關於過去女作家的文章。只好趁習畫的餘閒草了這篇，答謝諸位的盛意。不對的地方，還希望諸先生及閱者加以指正！

二十，五，十，於上海藝苑。



去除污暗之污膜
足使齒牙潔白

污膜使齒牙變色而傷齒
牙醫用特別方法以除之

吾人之齒牙若不潔白光亮請勿擔憂十有八九祇因齒上滿被陰暗之污膜污膜吸收食品與烟草中之污質而使齒牙現污暗之色污膜黏附於齒上堅凝成為牙垢數千百萬微生蟲卽繁殖於其中齒上有微生蟲與牙垢卽易釀成牙槽流膿症欲除污膜請用特製除膜牙膏名曰必素定此牙膏之作用能使污膜凝結易於除去而無損於齒上琺瑯質舊式牙膏決無如此同樣功效試觀眞正潔白光亮之齒卽知必素定功效之神速必素定不含灰石或粗砂用以洗刷幼童之嫩齒毫無損害

請受必素定牙膏之試驗

欲知必素定牙膏之功效者請購一管試之必素定乃牙膏中之聖品各處藥房均有出售或寄郵票三分向上海郵政局郵政箱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索取樣品卽有足以試用十日者一管寄奉不誤

The Pepsodent Co., P. O. Box 1416 Shanghai

Pepsodent

9-57-E

約翰愛爾文（小說）

Mrs. W. K. Clifford: John Alwyn

啼痕譯

一所紅磚小房子，在高得明的鄉間浮現出來。房子的前面是個進出的正門，和一座雕木的洋臺，迴護着幾扇短窗，很帶些瑞典住家的風味。窗上有條紋布的遮陽，再往上看是瓦的屋頂，和一個避雷針。和房子緊接着的，是些花牀；上面有整潔的散佈着的萬壽菊和甜豆。離房子遠一點的，是濃密的杉樹；再遠些，木板作的籬笆便圈進了這個花園和兩棵落葉松，侍立在大門旁邊。在籬笆以外，一叢一叢帶刺的矮樹，稀疏地擁出了幾朵花來。在房子的後面，一片翠綠的草坪啣接上了遠處的露來山。前邊的一條大路通着火車站，在半哩以外的行人都看得淸楚，但是再遠些，行人就消失在一片窪地裏，至少要經過六分鐘之後，纔能夠走過這片窪地重新映進眼簾裏來。

在這所紅磚房的客廳裏，有一位婦人在那裏等候着，等候她今天下午要來會她的那個人；這樣地她算等過了她的半輩子！她並不年輕，也不十分美麗，頭髮是灰色的，額上的皺皺表示着從憂愁的生活裏留下來的痕跡。時間所帶給她的只是神秘的悠閒和一種愛惡的愉快；但是同時也給了她一種尊嚴，掩飾去許多戀愛上的表情。

她在房裏不安地走來走去，靜默地期待着。不時作出快活的樣子，似乎她知道她自己要等的時候不會有多久了；而未來的脚步聲音，也快要打進她的耳鼓。她抬起了頭，看看房裏的四周，略微點動她的頭現出滿意。因爲有了遮陽，房裏面是陰森而冷靜的，瓷上印花的臺氈已經換了一塊乾淨的。臺氈上面的花瓶裏，也插了些花，不時放出香甜的氣息；此外還有些書籍，油畫稿，花籃，椅子，絨氈墊，樣樣都靜悄悄地沈睡在好睏的夏天。

『我的家，我的熱愛供奉着的家，他終久是要來看看的，』她默誦着。雖然喃喃地話音裏夾着悲哽，但她仍舊免強在唇邊笑動了一下；等了等又拍一下手，把頭靠在椅背上。『約翰，』她輕呼了一口氣，又像是耳語：『奇怪不，我想到了我們隔了這些年之後又要相會了。你想，我又要多看到你一面，多聽到一次你的說話；也許你仍舊像從前那樣挑剔我的過失，』一個柔美的笑間斷了，『但是我不怨的，只要是你作的，無論什麼我都不怨。』正在這時進來了一個女子，也是一位中年的婦人，帶了頂寡婦戴的帽子，門也沒有敲一下就溜了進來。

『哦,瑪麗!』坐在椅上的樂白蒂小姐喊了出來,『我並不盼望你來,你爲什麼不先通知我今天這裏有人來?已經和我約好了的。是的,約好了的,就在這個下午。』

進來的那位婦人笑了,笑的時候在她面孔上印了兩個酒窩,明示着她是不懂得什麼叫憂愁和煩惱的,『你也太不客氣了,』她說;『我在下午兩班火車之間偷空跑了來,只來擾你十分鐘。我並不打算先給你一個通知,因爲我要得你一樁事的同意。』

『什麼事?』樂白蒂還是不歡迎的問着,同時卻聽到了門外的車輪聲。

『那幾個水手的父親死了,所以他們不能到瑞士去了。他們本打算明天去的,來回票已經買妥了;現在他們想轉讓給我們,我答應了買它的,因爲我記起你也想到瑞士去。我們許久沒有在一塊兒了,還是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在一塊的,那時還有約翰——』

『啊,瑪麗,我不到瑞士去;今天約翰就要來,』樂白蒂眼淚已經在眼眶裏閃耀着;她順手抱住了她朋友的頸頸,發抖,衝動!『他寫信來告訴過我,說他曾經買了一塊地,就在哈斯威,離這裏有五六哩路吧。他請問我能不能許他來看我;咳,瑪麗,在這許多年隔絕了之後,我們又有了接觸,再多一次的接觸!』

瑪麗只是懷疑的看着她說:『但是——但是他與你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了吧?你們的關係早像是完啦。』

『全世界就只有個他,』樂白蒂低聲說着,『我所以活着的,就是爲了等他回來,瑪麗。』說着吐了一口氣,『連一提到他的名字我都快意的。』

『我不懂你爲什麼對他這般關心,更不懂爲什麼你們要分開?』他的女友好奇地問。

『他是我的命,』樂白蒂繼續着,好像並沒有聽到那位女友的問話;跟着便笑了一笑,這一笑像是新落下來的輕霜在陽光裏閃爍着。『他要——他要來的,許就在僕役們替我除掉了遮陽的黃昏。我說他將來會回來的,並且會不聲不響瞞着旁人偷偷地回來。至於提到我們的分開,那是我的過失。』停了一會,她又續下去,『我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我自己不好,也不美麗,也不聰明,』她在多年抑鬱之後彈出了這一腔衷曲。

『那裏的話,你不是我們在小時候最聰明的一個麼?那時你要作什麼就有什麼;誰都說你作的那篇登在雜誌上的文章是帶有才子的口吻。——你該是個文學家,況且你從前確是很美麗的,雖然你現在瘦了些,添上了些灰的頭髮,看上去還不錯。』

『我不信我從前是好看的,』樂白蒂照着鏡子,像很期望什麼似的看了一下,忽然她想起了她是主人,她招呼僕役倒茶來,隨口接着說:『假使我若是——那他早會來了。』她的話裏總是含着悲哽的,乾嚥的悲哽,渴望着愛的甘露來滋潤它——『自從我上一次和他在一塊,

已經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但是我精神上的生命還是靠着他在我腦裏的印象而活着的。我努力爭執着，凡是每樣事情作得滿意了以後，我都獻給我心裏銘刻着的他看；一邊還默誦着『這椿事可以使你回心轉意了吧？可以證明了我還有能力，還是值得愛的吧？』但是這種自以爲是的幻想不生一點效果。『他在從前是常常愛挑剔我的錯處。』她說着又笑了。『他是那樣善於苛求，那樣喜歡批評人家，但是我還愛他；就是因爲他常常很和善地……念着有個我，雖然他有許多奢望，他也有意中人——』

『沒有的事，他離開了你作過什麼？我從來沒有聽到有什麼關於他的事，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對於科學上的工作失敗了；他也就頹惰地搬進了城，靠他家的遺產過活。』女朋友插進來說。

『一個靜的生活倒底比一個動的生活好些，』樂白蒂祖護着說：『不要說壞了他；』她懇求似的伸出了手。『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是我想他多少還想到我；雖然這也不過是普通的友誼，可也算在我期待了這麼久的報酬了。』

『你小心點吧，』女友威嚇着，『假使他想到你，他一定不會等到現在纔來看你的；許是他沒有勇氣來看你。好罷，愛友；火車是不等着人的，我要走啦。自然嘍，你在未見他之前是不能決定你要否到瑞士去的；那麼今天七點鐘以前給我個信息罷。』女友看着樂白蒂的失血的手，再看看她的臉，『你不要希望太急了，我們女人家總是癡心的，但是我們的報酬卻不知在那裏呢！』

樂白蒂只往上看了一眼，輕意地一笑，在這一笑之中，忍不住的一種愉快流露了出來。

驀地裏傳過一陣馬車的聲音，她們互相靜默着看了一眼；聲音到了門口停住了。

『請便吧，』樂白蒂低聲囑咐着。『我要獨自見他。』她的女友和她接了個吻，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她，開了一扇邊門走出去了。

樂白蒂站着不作聲，她的心像要跳出身子，她的手是在發抖。正巧阻礙她視線的遮陽落下了，同時她聞到窗外花牀上種着的向日葵的氣息；一只白蝴蝶，忽然飛上了窗檻，又很快地飛向太陽光裏去了。呵，向日葵的氣息和白蝴蝶永遠成了她的好預兆。

那邊送過來一陣遲鈍的脚步聲，門隨後就開了。她看到了僕人的手按在門扭上；『主婦，愛爾文先生，』僕人傳報了這一聲。

『噢！』她失聲喊了出來——她整個的心都是要這樣地喊着。在她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多年的冷酷和孤獨，可算是結束了。然後那邊進來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胖而微紅的臉，新刮過了的兩頰，一圈灰白的頭髮輪廓出了一個光禿的頭頂；他的眼光和嘴唇，帶了一種奇特的表情，好像要告訴她說他已經拋掉了從前的心和一切奢望，說他已經學會了社會上一般平凡的人所需要的滿足。她驚疑起來了；愛爾文竟會變到這樣子麼？在她腦子裏的印像，分明是個細膩，悅意，稍微有些高

像，和許多溫雅的弧線融接成的一個面孔。現在這付神氣，實在是想不到的平凡；祇應該普通那般追求肉體上快感的人們所特有的象徵；至少他是消蝕了精神方面高超的生活。她看得呆了，自己被恥辱和失望縛得動不得了。可是她又禁不住要笑出來，覺到她這多麼謬妄的印象。她又幾乎要哭出聲來，這是一個多大的打擊！

『啊，』她開了口，雖然稍微有點喘，『你是——是約翰愛爾文先生罷？』

『正是，』他笑着，好像早預備答這句話了。『你好吧？』說着他們握了手，看了她一眼。『你覺得我給你的信太希奇了吧？我想你一時決料不到是我寫的。我現在全改樣了，你看——在從前我許多沒有的東西現在我都有了；這全是跟着我那一樣東西來的，』他笑出了聲來好像他的話裏有啞謎和滑稽的成份。

『我們離了真很久了，』她的興奮終於替她說出了這句話。她指着一張低的安樂椅，請他坐下，那知他不關心的坐到了一張高椅子上去。她自己持不住地快要跌進茶几旁的短榻，然而還不捨地呆看着他。

『不錯，很久了——也有二十來個年頭吧，』他說。她是平時耐性數過的，數過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只盼望到了今天——今天！——知道它是在二十二年之後。

『怎麼你長得憔悴了，這麼清瘦，怕是病過吧？』他問。

『我沒有時候不瘦。』她答，『憔悴——自然的，我是老了。』

『那我也是一樣啊，』他得[illegible]還有什麼法想呢。』

『時光不但催白了我的[illegible]連我的頭髮都一塊帶跑了；可是一部份脫掉的頭髮卻在面孔的下部補[illegible]了我的損失。』——他是指他的鬍鬚——『所以我也不怨了。』

『不，——哦請用茶。』她替他倒了一杯，又遞給他幾塊點心，她自己也拿了幾塊。他們對面坐定了。他觀察了房裏的陳設，再加了些牛奶到茶杯裏去，很滿足地搖撼着上身。

『你一向怎樣？』他問，『我是多時沒有和這邊接觸，府上都好吧？』

『啊，不敢當，他們都好，』她答。『我也正想知道你的呢；約翰——我以後不再叫你愛爾文先生了，』她很客氣地說着。

『叫我愛爾文先生？這倒不必；我們是老朋友——記得我們彼此還作過情人呢。』

『不錯，』她說，似乎有點害羞。

『你從前是多麼美，多愛說話，多聰明，簡是太聰明了；不過我總以爲你從前有樣毛病，我是不歡喜女人家在雜誌裏發表什麼畫稿和文章的，至於把畫稿掛在房裏呢，那倒是兩樣的。』

『是——那倒是兩樣的！』

『你沒有結過婚麼？那你住在這裏是很寂寞的了。你爲什麼不領你的姪女兒來陪你？』

『是吓，但是你怎麼知道我一個人住在這裏？』

他一手放下了茶杯，又拿了些點心。她覺得他舉動很不大方。

『是牧師告訴我的，前幾年羅夫人也提過你的住址，可是我後來忘記了。現在我就住在哈斯威，離這兒六哩多路遠。』

『不錯，不錯；前些日子我聽說那地方賣給了一位姓約翰的人，我猜着就是你。』

『你也猜着我要來看你麼？』他問，不提防手裏的餅屑落到了地氈上去。『我是等我們都搬了過去，一切都停當了纔來看你的。』

『哦，』她等他的下文，她知道他還像有話要說。

『老實說我是結過婚了，』他堅決地說出來以後，他好像身上輕鬆了許多。『但是我結婚的事並沒有告訴過人。我不願意人家知道我的夫人，爲此纔搬到哈斯威去的。她，她——在我家裏看管房子多年了，她原是個寡婦，先夫航海淹死了，所以她出來幫我作事；以後我們很說得來，而且我的脾氣也改了，我不愛聽什麼無聊的新家庭。她也只知道使我快活，那正是我這麼大年紀所需要的，所以我們在四五年前也不讓人知道就結婚了。若有人上我家裏去看我，我還以爲她是我的侍役呢，但這樣地對待自己的夫人太不應該了。』

『不，』她無力地哼了一聲，隨後就立起身子走開去拿了幾件替換的衣服，像是火車已經進了站催她走呢。一只蜜蜂很踏躍地飛上了窗臺，等到觸着窗格子，又跌了下去。她以爲又是像蝴蝶似的一個預兆。她忽然記起了門外幾開着紫花的一叢矮樹；這時却聞不着向日葵的氣息！『不，』她重新又哼了一聲，『你給她一個現成的家庭，又給她知道你所有的財產，那是對她很好的。』

『原是呵，我也這樣想；』他答，『所以我們纔搬來給她共享我有的財產。她倒長得很不壞，她知道怎樣穿漂亮的衣服這裏我還帶着她的一張照片呢，』他說着伸手到襯衣袋裏去掏出一張小照來。她接了過去，注視着這照中人。他又在上衣袋裏摸到了一塊手絹，拂拭着額上的汗，『熱天的茶冷得眞慢，』他說了來掩去他的不安。但是她正對着照片看得出神，並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照裏現出了一位四十來歲的婦人，頭髮也還濃密，髮根一直生到離眉毛上頭一吋多的地方；穿了件帶格子的黑緞上衣，耳朵上佩着金環子，胸前還扣了個粗大的鈸針，全身看來，倒像一尊定打的偶像。

『她倒很標緻呢，』他說。

『所以你纔愛上了她，是不是？』她抬起了頭說着去安他的心。

『愛上她？』他突然說出這句；『許沒有到那種程度吧；我並不相信我愛她，正和我以前不相信會愛上你一樣。你那時當然長得很動人的，但是彼此都一樣；不過我祇是喜歡和她在一塊兒，因爲她很順從我，她會說許多問冷問熱的話，而且她也很會服侍我。』

『在鄉下正需要這種女子呢，』樂白蒂免強地替他表同情。

『那是自然的，』他很快活地答，接着又說：『好吧，我有一樁事要求你；我的夫人老想知道我從前有什麼熟人可以和她談談消消遣。我

對她說過除非我情願住鎮裏作事的話，那麼我有一個熟人離這兒不遠，她是威廉爵士的女兒，樂白蒂小姐。所以，蒂小姐什麼時候可以到我那邊去走動走動？』

『我就想——』

『我知道你就想來看我們的，』他得意地說。

『但是，』她繼續下去，『我恐怕在我到瑞士去了回來之前，不會有空拜訪了；我明天就準備動身。』

『這是想不到的，』他大不以爲然地說，『因爲我家剛把房裏的陳設弄好，花園也打掃過了，我的夫人想乘夏天還沒有過的時候舉行一個園宴會。』

『是的，但是你總得等過你和別人家有了來往之後，纔能發請帖吓，』她面上很溫和地說，心裏起始替他可惜。她不懂他現在的生活，現在的滿足有什麼價值。這並不是怨他心目中沒有了她自己；她反懂爲什麼他從前總好苛求人家的錯處，像是樣樣都不好，現在倒這樣容易妥協？他所給她的好的印象祇都在那抓不牢的已往，留不住的過去！』

『對，我倒忘了這一層。你看，我有好久沒有管這些事了。你到瑞士去多久呢？』

『一個月。』

『你回來了先通知我一聲罷，』他伸出了他的手，『你若爲我好呢，你就來看看我的夫人。』

『好，等我回來再說吧。』

『這樣好極了，』他說，『我告訴她去作一個聰明女子是好的，雖然我從前看到過你登在雜誌裏的文章，有過吧？我總想這種舉動不大妥，這是讓一般青年女子去作罷。現在有人告訴我說有許多女子在報紙上發表文字，怪不得那些報紙弄到這麼糟！』他懇切地發議論。

『是的，』她不在意地回答，『也許那些報紙愈弄愈糟了——但是眞糟嗎？我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委實不高興看女子作的東西，咱們改日再見，我就要走了，夫人在家等着我報告你的消息呢。』他站了起來，笑了笑，『我怕她在家等着發急，』他又看了房裏的四周一下，『眞講究的陳設，你在這裏很舒服吧；再會！』

『再會！』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像是要找出他已經消失掉的本來面目。『再會，我明天來送行。』他說時人已經走出了大門。

門旁停着一部馬車，一個孩子正在牽着馬的頭。約翰很費力地坐上了車，『走，』他對孩子吆了一聲；接着回過頭來又說了一個『再會』。

『……，』她搖動了一下手，呆看着馬車隱進了一片窪地，方始慢慢地移動她的周身，進了房，關上了門。

『他是自在了，』她想着，『我也好定心了，我總算又看到了他。』她的頭埋進了絨的靠墊。她想到剛纔的那隻蜜蜂，又想到了那隻白蝴蝶，在她的頭重新抬起來的時候，她看到了他遺下殘留在地氈上的餅屑。

離人〔詩〕

索以譯

——法國 Desbordes-Valmore 夫人作——

莫通音問罷!我愁損,我只願意消亡;
這芳時沒有你在,是情天缺乏光芒。
我已收斂起不能與你相郎的雙腕;
一次寸心震動,便算一次接觸墳場。
　莫通音問罷!

莫通音問罷!我們只認取如何解脫,
你只問上帝,問自己,你,我曾否愛過。
如果在你沉默深處能聽到你愛我的聲音,

就是聽到永飛昇不到的天上的鈞天廣樂。

　莫通音問罷!

莫通音問罷!我怕你,我怕我自己的記省;
我記憶中曾留下你常常叫喚我的聲音。
莫將活潑的甘泉指示與不能飲啜的人,
一幅親切的墨痕也是一幀活躍的小影。

　莫通音問罷!

不要寫出我所不敢再看見的兩個字:
似乎你的聲音將牠們散在我的五中,
我似乎看見牠們從你的微笑中閃躍;
似乎有一吻將牠們鏤刻在我的心胸。

　莫通音問罷!

法國十九世紀的偉大女作家斯達埃夫人

——Mme de Staël——

曾覺之

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不單在法國史上結束一個舊時代，開啓一個新時代；即在歐洲史上亦然。舉凡文藝思想，哲學，政治，皆以此爲轉變之絕大關鍵。代表此種轉變時代之人物，在法國，斯達埃夫人殆爲其中最偉大的一位。斯達埃夫人生於一七六六年，沒於一八一七年；她身歷路易十六朝代，大革命時期，拿破崙帝國，路易十八復辟。而從她的教育，她的著作，她的思想上看，她實在結束了十八世紀，開啓了十九世紀；她是舊時代的最後一位大宣揚者，同時又是新時代的一位神奇女預言家。

她的父母都是瑞士人，但她則生長於巴黎，而她的夫家又在瑞典。有人謂斯達埃夫人的廣博好奇心，常表示一種國際精神或歐洲精神者，未始與她的這種環境無關係。她的母親姓居淑(Curchod)，一位瑞士牧師的獨女，她與同時的女子一樣，是盧騷的熱烈讚美者。少年時經過一種浪漫的與詩意的生活後，她來巴黎；即在此與她將來的丈夫，斯達埃夫人的父親倪克(Necker)相遇。

斯達埃夫人對於她的父親有十分的崇拜，以爲父親的天才是了不得的，此固過當，但倪克實在是一位很能幹的人。此於他後來的事業可以曉得。他是一位日內瓦大學法科教授的兒子，雖然嗜好文學，但爲情境所逼，在完畢其學業之前，即進銀行做事。他於此顯其特殊的才能；不久他自己在巴黎設一間銀行，他變爲當時數一數二的富人。但他常欲於思想界有所活動，理財非其本懷，所以他得經濟充裕後，他即離開錢櫃，投入智識中。亦即此時，他與居淑小姐結婚。

兩人結婚後家庭的幸福，少有足相比者；倪克夫人對她的丈夫敬愛備至，以全副精神專誠爲他。此時倪克的聲譽亦日益增高，他對於當時法國的經濟情形時有所論列，不久即爲時人注意，政府命他理財，不久便爲理財大臣。時人皆屬望於他，以爲法國的紛亂財政，唯有他能整理，即唯有他能救法國於窮逼亂亡。不過積習難返，法國的經濟狀況受病太深，加以信任不專，事權不一，倪克終不能不辭職引退。

因倪克所處地位的重要，從當時的風氣，倪克夫人亦爲她的丈夫

主持一沙龍，聚當代法國與外國的名人，討論文藝，學術，思想，政治，種種問題。此沙龍每星期五聚會一次，當時的名人，除盧騷有病，伏爾泰在外，不能到之外，殆無不爲此中之嘉客。倪克夫人據在交椅上爲主人，四座是各種形色的名流，各以其所長傾談於主人之前，博主人的歡心。但倪克夫人是虔誠的基督徒，不願來客如在別處一樣的瀆褻上帝，所以此沙龍的空氣特別莊重；雖慣譏刺嬉笑者，至此亦不得不改變語氣。而尤使客人注意的，則爲坐在主人身旁一張小椅上的十歲左右的女孩；她時時注視來客，凝神靜聽他們的談話，有時伏在主人身上，似不經心，而實則暗自思索，又時有三數老人來前，和她攀談，視她若成人。此有趣的女孩便是將來的斯達埃夫人，倪克夫人的獨女，倪克小姐（Germaine Necker）。

斯達埃夫人薰陶於這一種環境中，主角日漸顯露。因當時思想之繁雜，意見之紛歧，耳目所接觸，皆是新異；童年的倪克小姐既表示其特別的好奇心，好談話，喜議論，愛寫作，嗜劇情之感人，重情感之抒發，視情感如神聖。在這樣一種雜亂的教育中，若非有强健之天賦，常易流於奔放而無所適從；倪克小姐因得天獨厚者，所以能接受一切的影響以陶鎔自己的人格，而不至爲其所累。同時，因她的父母十分注意於她的教育，尤其是她的母親，事事小心謹愼，嚴厲的監視女兒的言動，使女兒受一種規律秩序的訓練。此與斯達埃夫人的天性相反，她的馳突的想像力常不願受母親的理性的裁制，母女之間遂不免有隔閡。別一方面，她與父親的性情較接近，而父親對她亦未免過[illegible]愛。家庭教育有重大影響於斯達埃夫人的將來；我們欲瞭解斯達埃夫人，關於她的父母的品性，及父女與母女間的同異，必加以注意。

她不能受母親的嚴格訓練，那種循規蹈矩的乾枯精神，實爲她的揚溢的情感所不堪受，她因而體弱至病，她於是離開母親，到鄉野休養，恣情的與大自然親炙，任自己情感的奔放。而她的母親亦曉得女兒與自己不同，非自己力所能管束，乃一任斯達埃夫人個人的意志，爲自由的發展。此時斯達埃夫人的特別嗜好便是寫作，凡有可以興趣她的，她即書於紙上。她好與人通信，喜歡寫自己的印像與感想；當十五歲時，她手自摘鈔孟德斯鳩的法意，而加以註解批評。同時她又爲各種各樣的議論文字，或個人的幻想，或耳目所見聞，或道德上問題，或文藝上討論。十九歲她即寫日記；有一次且與母親同時描寫父親，若比賽者。她的父親見女兒的喜歡執筆爲文，怕她過度，時譏笑她。但斯達埃夫人的命運既經決定，由她的天性，由她的環境，由她的教育，她必將爲女作家。

然而，不管自己立志爲文神或詩仙，倪克小姐終是生人，必經歷人事，而她的年華亦已屆結婚之期。她的父母留心於物色，但因他們爲新教徒，新郎非新教徒不可，此在舊教之法國所甚困難者。初時倪克注意於英人威廉勃提（William Pitt），後來反對法國與反對革命的英國政治家，因倪克小姐的不願而未成。繼有瑞典公使館員，斯達埃男爵，雖

則不及勃提門閥之高貴，但亦相當，而婚約遂定。又因倪克的關係，瑞典王且許升斯達埃男爵為大使，長住巴黎；兩人乃於一七八六年在巴黎瑞典使館行婚禮，路易十六與王后，及當時的王公貴人都親臨觀禮，極一時的熱鬧。倪克小姐於是變為斯達埃大使夫人；同時她的興趣亦從文學漸轉向於政治。她自立一沙龍。

但斯達埃夫人的婚姻實是一個大錯。斯達埃男爵是一位中常男子，智識情感方面，都無以應斯達埃夫人的驚人智慧與熱烈情懷；除有豐富財產使她得顯身手於社會交際場中外，少有足滿她意者。況又有自己父母之例在，斯達埃夫人益覺自己婚姻之不配；所以，結婚數年後，夫妻間即感到一種淡漠，而終於互相遠隔。

此時法國的政治亦急轉直下；革命風潮漸高漸漲而不可遏止。最大問題是金融，而倪克乃此中之重要人物；他在兩年間兩次在位，兩次免職，一七八七年被放逐，斯達埃夫人是十分崇拜父親的，雖在分娩不久，她跟着父親出走巴黎。一七八八年，政府又召回倪克為大臣，此時的人民一致屬望傾向於他，但他缺乏決心，終不能有所為，國人失望，他又二次出走，而剛出國境，巴士的獄攻破的消息傳至，他又回來，但他的聲譽既減，人望亦不屬，且受嫌疑，他乃回轉自己的故鄉，列門湖邊的哥別(Coppet)以著述自娛。時為一七九○年。革命既不可收拾，斯達埃夫人本亦在哥別伴父親，適巴黎有事，她要回來。她的丈夫因公要還瑞典，但她不願偕行，留在巴黎，似為革命的景像所迷，欲一觀此奇景之舒展。

然而革命之進展，終必為暴動與殘殺，斯達埃夫人觸目傷心，思有以救援一般無辜者。她遂盡自己力量之所能，以言詞，以文字，以金錢，以勢力，總在能達到其救人的發心。她常不顧自己的性命以救他人的性命。她的第一個目的想救出路易十六，然因有種種強大阻礙而不成；她又寫文為王后辯護，求當時法官從女子與母親身分上考量而給不幸者的信更表示她的勇敢與義氣，要人保存當革命初時的寬洪大度的精神。她所周全的人甚多；但恐怖時期既到，人力固無奈命運何，她乃不得不逃出巴黎，侍父親於哥別。即在此，她仍遠遠的想法救人，如以假護照救蒙摩郎西公爵於死，是其一例。在哥別不久，她討厭這種安穩平靜的生活，她的熱腸血膽固不甘於獨善其身，而坐視時人之受痛苦者。但為時勢所限，她此時不能再入巴黎，她的懊惱可知。雖則革命情形如此惡劣，她仍愛法國，愛革命，愛為自由的革命；她很可惜革命之流血而誤入岐路，但她以為此與革命的本身價值無關，她是熱烈的相信人類終是進步者。

革命的恐怖時期告終，而路伯終於自屠，革命換一新局面，一七九四年實為斯達埃夫人的政治生活的重要階段。但她是女子，有許多方面她不能參加；但她有舌，有筆，以發表鼓吹自己的主張，且以父親的名字，自己的地位，她實大可以有為。她當時的政治主張是在建設一和衷共濟，容納各方的自由民主政府；但恐怖時期方過，人懷疑忌而仇恨之心正熾，人各有私意與黨見，此種公平正直之言，不特不入時人之耳，而

且反以爲歡。斯達埃夫人憑一腔熱血口說筆寫，以宣傳此種公正主張，結果使她失望。本來她是無黨派的，不過她此時認識康士當 (B. Constant)，不久爲熱烈的戀愛，致日後長久的痛苦；時人亦猜疑她與康士當同黨，謂她的主張別有用意。她於是深深的覺到，法國政治欲達到和平穩健，非經過一種軍人的獨裁制恐怕不能。此種預測果然實現；因少年的拿破崙已漸露圭角。

斯達埃夫人於一七九五年春回巴黎，她的丈夫亦從瑞典來重爲大使，她的沙龍於是重開；這實在是一個新沙龍，因爲人物完全更改，其中各黨派的人都有，而康士當爲主。但不久即爲當局所注意，斯達埃夫人受嫌而不得不出走；重歸哥別，寫她的感情對於個人幸福與國家幸福的影響論。在此書之前，斯達埃夫人曾寫兩本戲劇；但最先發表者爲論盧騷的著作與品性的信，她是崇拜盧騷者，此書雖未見特別，然亦足知她受盧騷影響之深。當革命時期，她寫數本小冊子，關於政治者。

感情對於個人幸福與國家幸福的影響論一書先於一七九六在瑞士刊行，書名既含糊，內容亦不甚明顯。這書是斯達埃夫人與康士當愛情最熱烈的時候寫的；所以她雖說感情之大害，但以爲能利用得當，則亦可增進幸福。此書本分兩部份，一關於個人，一關於國家；但斯達埃夫人只寫成關於個人的一部，國家的一部終於未寫成。此在後人亦無大關係，因其無甚特別，可以略過。

她此時不能回巴黎，回則要被羈禁，而她的丈夫不事家人生產，將財產浪費，近於破產，斯達埃夫人的情急可知；[illegible]又是熱愛巴黎生活者。幸時局轉變，達列郎 (Talleyrand) 執政，康士當亦登臺，她遂於一七九七年重歸巴黎。此時法國政權既漸漸歸於拿破崙，歷史上所謂執政時代 (le Consulat)。拿破崙的兩個兄弟對於斯達埃夫人有眞摯的友誼，而政府中人又都是和她常相接近者，她的政治野心重新燃燒。她相信拿破崙的政見，她以爲她可於此有影響力，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個好夢的期間甚短，且殘酷的消散了；此後便爲斯達埃夫人與拿破崙的關係及衝突。

當拿破崙初握政權時，斯達埃夫人適要生產而回哥別，待再到巴黎，政局既定，此爲她所贊成者，因當時局面之紛亂，非得一有力者來整頓不可。專制局面之不能免，她早既覺到；但她總希望她可於此想法和緩。所以當拿破崙上臺時，她亦熱誠的稱讚；以她的喜歡光榮，對此軍功赫奕的少年將軍，自然未免有些神迷。而她初時的計畫，即在設法以自己的才能引攝拿破崙，使拿破崙同情於她，採納她的主張。然而，此位神秘之將軍固不能以才能引攝者，他單有他自己，單要實現自己的意願，他毫不願有外人加入擾亂他的計畫。況他是反對自由而主張規律的，蔑視理想而注重實際的。斯達埃夫人乃擁護自由與熱愛理想者，而她好議論之精神與喜抽象之思辨，更爲拿破崙所忌。所以兩人初相遇，即各感到兩者間有不可踰越的鴻溝，不能相容，不能合作。此時斯達埃夫

人立卽覺到自己的口舌與筆墨皆無所用，而懂得自己的政治生活既經終止，不能有所發展。但她是不能默然而安受屈服者，她仍是勇敢的奮鬪，明知將遇不幸，然於她無關，她一秉自己的理想而毫不挫折。歷史家謂拿破崙放逐斯達埃夫人與不能用文豪夏都伯利安（Chateau-briand）爲大失計，因此種精神與思想上的勢力實比武力與強權較爲關大與悠久也。是則斯達埃夫人的抵抗拿破崙，不特非無作用，而且有重大影響。

但在一千八百年之前，斯達埃夫人與拿破崙間雖有裂痕，但未爆發，此時的兩人已互相觀察，互相認識，便將來之對付。斯達埃夫人在巴黎的沙龍甚爲拿破崙所注意，因其中聚一班名人，或多所議論，無形中不利於現政府。一千八百年斯達埃夫人發表文學論，從其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上觀察；此書論文學，似與政治無關，但因其要從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上立論，自然涉及政治了。所以一班反對斯達埃夫人者，多藉口此書，謂她實不滿意於現政府。本來書中亦多有語句表示自己的主張，而暗中針指拿破崙者。如謂武力政治常蔑視眞正之思想文藝，用一班卑鄙文人爲粉飾，以爲可從此操縱思想，殊不知精神力量是極微妙者，終必有勝利之一日。此類思想自不能不惹起拿破崙的反感。

此書得時人的熱烈歡迎，斯達埃夫人的榮譽更爲增高，而沙龍中的來客亦日見盛多，此是她在巴黎的全盛時代。一班名人俱來靜聽她的滔滔口辯，讚美她的浩博智慧，她亦竭其精神，討論一切問題，剖解一切題目，使四座傾倒。拿破崙覺此於自己大不利，時派暗探偵察，待機會行事；同時斯達埃夫人亦覺得自己所處之地位，思有以和緩此緊張之形勢。

一八〇二年，她的丈夫辭世。她自一七九八年後卽與丈夫析居；四年後，她的丈夫或者感到自己之不久於人世，要看看小孩，斯達埃夫人乃偕他到哥別。未到哥別而她的丈夫卽死，她葬他於哥別，然後再回巴黎。

她很曉得她爲拿破崙所忌，暗中被監視，同時又怕自己的老父與自己的小孩或因此致有所害，心中徬徨不安，不知所可。她乃打算寫一本小說，而自己爲其中的主人翁，將所謂智慧高尙的女子在社會處境之困難描寫，結果則爲社會之犧牲而死。她以爲因此小說可減輕自己的危險情形，德爾芬書信體的小說於是出現。此書在當時不曉得流了讀者幾許的眼淚，因此爲斯達埃夫人的自白，述一心情高尙的女子，熱愛學問與奮鬪，求與男子相等，結果則凡社會的一切皆不容她，皆反對她，她遂不得不出於死的一途。因有作者身世的特殊背景，所以感人特別深切；但拿破崙對此爲女子說話的小說，更爲憤怒，以爲斯達埃夫人精神錯亂，故作此反常逆情的論調。在拿破崙看來，此種擾亂秩序的思想與主張，絕不能容許；所以在一八〇二年與〇三年間，他卽對他的親近說，斯達埃夫人還是離開巴黎好。兩人的關係遂至劍拔弩張的時期。

同時又有別種情形更促進其爆發者。斯達埃夫人的父親倪克亦

於此時發表他的法國政治與財政的最近觀察；此書的議論完全與拿破崙的主張相反，且反對拿破崙而加以批評者。拿破崙疑心此書實斯達埃夫人鼓動倪克寫的，放逐斯達埃夫人的計畫遂無形中決定。斯達埃夫人雖曉得拿破崙時對人說要她離開巴黎，但她充耳不聞，若未聽到者；此時情形不同，暴風既掀起於天邊。她如常的歸哥別，若預備避英國，避拿破崙的注意；她留在鄉間，請拿破崙的兄弟為她轉圜，以為可有效力。她很自信，想風暴既過，乃到巴黎附郊訪她的好友列嘉米埃夫人(MmeRécamier)；而即於此，她接到警察局的通告，要她離開巴黎四十公里(lieue 長短無定，大約一公里 lieue 合中國里十餘里不等，)期限為二十四小時。愛巴黎如她，她自然不願意關在外省過寂寞的生活，她乃決定旅行外國。她遂於一八〇三年十二月帶她的小孩到德國；這是她的十餘年長期放逐的開始，直至拿破崙失敗，她方得再覩她所熱愛的巴黎。

她本可歸哥別，但她不能耐此安閒無事的生活。倪克很曉得女兒的性情，亦勸她遊德國。同時拿破崙的兄弟為她取得護照及許多介紹信，她遂行。此行於她的思想智識上有重大的影響；她雖謂到德國可受盛大歡迎，以相形拿破崙待她之不當，實則她要滿足她的好奇心與智識慾，亦非至此神秘的德國不可。她很可以到英國，她懂英文與其歷史，且她甚愛英國，以為是自由之邦；但因有拿破崙的阻礙，她不能去。而從別一方面看，德國在她是詩歌與哲學的聖地，非一加觀歷不可，在文學論中她既說及。她於是習德文，求瞭解德國的風俗，人情，思想，文藝，她預計她可有很豐富的收穫，以德國的思想文藝輸入法國，使法國人一審國外的別特風味。此層目的她完全達到，法國能真正認識德國的思想文藝，實以斯達埃夫人為第一媒介人。

她在佛蘭克弗 (Francfort) 略停，因她五歲的女孩患病，然後她到維馬 (Weimar) ——當時德國的智識中心點。她在維馬住三個月，學德文，研究德國文學哲學，與著名詩人哥德與威郎 (Wieland) 談話，因兩人皆能操法語，席勒 (Schiller) 則不甚能說法文，但斯達埃夫人表示欽仰，讀他的著作。從此便至柏林，住約兩個月，一例受王公貴人的歡迎；她於此繼續她智識上的探險，同時注意法國政局的轉變，預告帝國政府之將成。而忽於此時她接到父親病篤的消息，她自柏林趕回哥別，以為可與她的父親相見，為最後的訣別。她的父親自她走後，時刻留心她的安全，即病甚時，仍手自寫信問她境況。斯達埃夫人趲程歸哥別，但已無及，她方在途中，她的父親已長辭人世，她的痛苦可知。她常說，有父親在世，自己的痛苦是想像的，父親不在，自己無所倚靠，痛苦遂為真實的了。當她歸來哥別，她不勝其悲痛；而思有以寬解自己，她乃取父親的手稿加以整理，將其刊布。她親為父親作傳，傳中雖多過分稱讚之辭，但很可以表示父女間的親愛，而親子之愛實少有比這篇傳表示得更真切者。斯達埃夫人在此顯露真正的天才，即她的易愛，善感，受苦的強

大力量。

遭此變故；她的身體漸見衰弱，爲恢復康健起見，她不能不離開哥別。陰鬱的北方在她是無益的，她於是想到陽光的意大利；她尙未認識此古老與全美的國家，但她覺意大利的和諧風景與神奇美術，或可以引攝她的想像，觸發她的詩情，輕減悲哀，乾拭眼淚；她乃決定往意大利小住，戈琳尼(Corinne)一書卽因此次的旅行而寫成。戈琳尼與德爾芬相同，是斯達埃夫人自己，有特異的天才，有火熱的情感，受意大利舉國的崇拜，而戀愛一在羅馬作寓公的英國貴族，乃熱烈相愛。但南方之才女不能與英倫相容，而兩人的愛情遂同泡影；戈琳尼結果亦終爲社會之犧牲而死。此書於意大利的風景與美術的描寫特多，而於歐洲南北的不同亦多所論列；至內中情節則多處矯過於浪漫的，使人一看卽知爲作家的想像。

一八〇五年夏從意大利回來，斯達埃夫人居哥別或日內瓦年餘，開始寫戈琳尼。脫稿後，她忽欲到法國一看，同時，因她的兒子要來巴黎讀書，她遂於一八〇六年至巴黎的附近留下。此爲警察當局所許，她亦小心的使人不注意，免得惹起麻煩。卽於此地，她親自監督書局印刷戈琳尼。她覺得再不至有什麼亂子，她可以安心住此，實則大謬不然。拿破崙不願意人家說話，她將戈琳尼出版，是使人家注意她的絕好方法，所以戈琳尼剛出版不久，她方受一般人的稱讚時，她又得到不准居留的通告。她的漫遊生活於是重復開始。

她失望的歸來哥別，但不久她又振作精神，思將德國的思想文學介紹與法國人。她認識許多著名的歐洲學者，其中如席列格爾(Schlegel)，如西斯蒙帝(Sismondi)，對於各國的文學思想都很有研究的，斯達埃夫人得他們的幫助，對於歐洲各國思想文學的智識，至此既有深澈的瞭解，她決然寫一本論德國的書，不單要使別人曉得德國，而且要使德人自己認識自己的價值。而在未寫此書之前，她要再遊一次德國；她遂於一八〇七年帶此偉大的計畫而往。

此次到德國，她不居柏林而居維也納，因維也納較柏林爲安全，且其中的人物交際，亦使她得一種特殊的舒適。她在此繼續對於德國的研究，待將材料收齊後，她回到瑞士，寫她的大著德國論。此後兩年間，她安居哥別，一方在著述，別一方面，拿破崙的權力正盛，全歐都屈服而不敢仰視，她覺得此時無自己活動的餘地，所以她在哥別想法消遣，排演自寫的劇本，藉以娛樂自己。

一八十年，德國論寫成，她又來法國，在離巴黎四十公里之許可地住下，便以監督此書的印刷。斯達埃夫人希望此書出版可以減少拿破崙對她的敵意，所以在書中她爲許多的讓步，而將稿子交與當局審查時，她亦同意改削許多文句。她此時留在法國西部的旺東(Vendôme)，預備明年由此至美國而轉英國；英國爲她所欲遊之地，因政府不准，非由美國繞道不可。一八十年秋，她改正德國論的最後校樣，她以爲此書的出版既確定，不覺心中生一種喜悅之情；此固由於數年工作之得實

現，心中快樂，別一方面，則想拿破崙或可因此而漸泯舊恨。此夢不久即消失；且受酷辣的待遇。書既印好一萬，正待運出賣，斯達埃夫人忽然得到警察長派人將一萬本書消燬的消息，同時且接到通知，要她於三日內離開法國。她問警察長消燬此書的理由，因此書曾經審查過，警察長答，說她的書全非法蘭西的，即反法國的，所以不能在法國印行。

當然，以德國論之盛稱德國的思想文學，不單可與法國相等，且謂有過之者，此在戰勝德國與征服德國的拿破崙政府中人來看，自是一本反對法國的書。且其中有許多語句，將武力與思想並比，暗示武力之不可恃與思想之有久延性；及謂一民族臣伏別一民族是違反自然的，此皆中政府之忌，而不能讓此書刊行的理由。自然，從現在來看，斯達埃夫人的書不單非反法國，而且全是法國的，因稱人之長而形自己之短，此種偉大寬洪的情感，能增加法國的價值也。

斯達埃夫人的最後希望由是完全消失，物質上的損失更不待說；她只能要求期限延長數天，便從事於第三次放逐的預備。此次政府限制她居住的地力，或回哥別，或到美國，任她的選擇；她決定回故鄉哥別。

她在哥別亦不自由，有警察監視，即友人來訪問也要經准許。席列格爾被逐出，列嘉米埃夫人亦因來訪她而受斥，其他友人又多為她獲罪者，她的絕望可知。這種被監視而不自由的孤獨生活，實有似於牢獄，她萬分不耐，時想到自殺，她所以寫反對自殺的文章，即因她求免自己為這種悲慘的嘗試。幸此時她有感情上的安慰，因有一二十三歲的少年洛嘉（Rocca）非常之崇拜她，不久兩人結婚；但他們的婚姻是秘密的，表面上她仍是稱斯達埃夫人。他們後生一子，送養於別處。於此當一回溯斯達埃夫人的情感生活。在前面，我們曉得她對於她的婚姻的失望，及與康士當戀愛事；康士當算是斯達埃夫人的意中人，但兩人性格間有差異，不能完全調合，因此兩人俱感到十分的痛苦。且兩人又非能決絕者，所以十餘年來，兩人間的悲歡離合，極波譎雲詭之致，而各各內心的難堪，殆又難以形容者。但世間無不了之事，兩人不能不分開，康士當與一德國女子結婚，斯達埃夫人亦得遇洛嘉，兩人的痛苦的感情生活於是終結。

時當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帝國的專制達於極點，她在哥別實時在危險中，她於是秘密的逃亡，所取的道如法國大軍所取的相同。她先跑到維也納，前次的舊遊地，但此時的情形不同，奧國政局紛亂，而奧相梅特涅（Metternich）的警察使她害怕；她乃走波蘭，從波蘭至俄羅斯，時為一八一二年七月。俄羅斯政府特別為她預備行館，她至此方覺到自身的安全。在俄國她很受優待，俄皇亞歷山大時與她議論；她乘這暇時，一觀察俄國國情，窺探斯拉夫民族的心靈，此與她對於其他國家一樣，得到深切的認識。繼至聖彼得堡；遇有名作家墨斯脫（Joseph de Maistre），同以政治關係，流寓俄國；更巧者，則墨斯脫為論法國大革命而溯其源流的第一人，他所持論調與斯達埃夫人在她後來的法國革命論者相反。從聖彼得堡，她看見波羅的海；拿破崙當時要困英人，封鎖

歐洲，與英國斷絕交通，惟俄國不從，海口仍是自由進出，斯達埃夫人的喜可知也。時拿破崙的征俄大軍既發動，斯達埃夫人乃離俄至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城。瑞典是她的丈夫的故鄉，她的兒女是瑞典人，而王瑞典者又爲她所素識的法國人伯納都特（Bernadott）將軍，所以她受瑞典人的熱烈盛大的歡迎，恍惚有如榮歸之感。她遂於此時寫她的十年放逐記，及開始搆思她的最後大著法國革命論。

在瑞典留約半年，她渡海入她久久希望一遊的英倫；即在英倫，一八一三年，她刊行德國論。此書受全歐人士的歡迎，因其所涉的範圍廣，實可以代表所謂歐洲精神，加以著者眼光的透闢，文筆的動人，自不脛而走也。然而，當德國論成功的時候，而拿破崙征俄軍失敗的消息亦播遍全歐，拿破崙帝國的推翻即在目前，法國政局又有一番大變動。斯達埃夫人一方面固喜大敵之將去，別一方面則又焦心於法蘭西的將來，因她是十分愛法國者；她正在英國，研究英國的政治組織，她夢想法國亦能走進這一條路上，爲代議政治。然而事情往往出人的意外，當時聯軍一反拿破崙之所爲，而法國布奔（Bourbons）皇朝的復辟乃爲不可免之事，此固非斯達埃夫人所想望，然事勢如此，她亦以爲此是不得已的辦法。她乃從英國回巴黎，恢復剝削十餘年的自由，重開她在巴黎的沙龍。

她此時特別注意的，在保全法國，因聯軍正開會討論歐洲的分配，她深恐法國受割裂，所以極力爲法國宣傳，無意中似若袒護拿破崙。實則她的唯一目的在爲法國，她以爲法國有兩隻手，一隻手拒斥外人，一隻手推翻專制，此其意甚明顯。不久路易十八入巴黎，一班貴族僧侶亦乘時而起，重新握權；他們經過大革命，不痛定思痛，乃一仍當年的專橫，且變本加厲，從事於報復。民情大失所望，人人皆懷恐懼之心，斯達埃夫人尤爲痛心疾首，爲法國人民鳴不平。當此王黨興高采烈之秋，拿破崙逃回法國；此如一聲響雷，驚散巴黎的朝廷，大家都出走，斯達埃夫人亦不得不避開。聯軍復興，滑鐵盧之戰，拿破崙一蹶不振，被流於聖希連拿島；路易十八與從臣復回來，斯達埃夫人又重見巴黎。

她此時恐聯軍對於法國的處置或有不當，乃爲法國呼籲，主張保全法國的領土，聯軍即刻撤退，建立英國式的立憲政府。自然此不能如她的希望而實現，且爲甚相剌謬於她的主張者。但她不失望，決意爲實她的進行；她在她的沙龍中鼓吹代議政制，立憲政府，取一種新形式，確立中和自由的基礎。她以爲政府爲君主或民主無關要緊，最要者在得有那一種自由精神；她假手於當時政治家，求實現她的主張。初時從者甚少，繼則漸漸增多，因一班革命者亦懂得形式實不關緊要，第一要着是在求將自由原則適合於當時情境。可是時人多半黨見甚深，各趨極端，相信此種主張者實爲少數；但斯達埃夫人並不失望，她始終相信自由終當戰勝專制，因自由是原本天然的，專制是近於矯作的。

同時，斯達埃夫人寫她的法國革命論，因她的思想隨年俱進，尤其

關於法國革命，她固非一說話不可者。然而，歷受艱難，飽經風霜如她，雖精神上常是活潑康健，但身體上旣漸就衰弱，非可勉強；又加以洛嘉的病危，及兒子與人決鬬而死，她遂日見不支，體弱失眠，終於藉助於鴉片。不管情形如此，她仍懷偉大的希望與計畫，欲遊聖地，寫史詩，及爲種種的幻想。然而，力不從心，身體終爲精神的阻礙；一八一七年二月的某晚，她得癱瘓症，漸從四肢機官而入於腦。初時她非常苦痛，感覺到自己一點一點死去，後亦安然任受，隨死神之何時來卽何時去。卽當病時，她仍要保持她好客喜談的習慣；所以在她的病房中如前滿滿的來客，客人飯後，卽到她牀邊議論。她此時的思想都在思念她的先人與朋友，尤其是父親，她常說他已在那一邊等候她。間有名人來訪，她一例活潑的談笑；正如她所說，她常是一樣的她，同時又活潑，又愁慘，愛上帝，愛父親，愛自由。

卽這樣的過了三四個月，法國得自由的週年紀念的那天，一八一七年七月十四號，她長辭人世。康士當守她的靈整夜，常列格爾與她的兒女送她的棺至哥別，西斯豪帝在那裏等着。而她的女壻伯羅利公爵乃揭開倪克家墓的黑色大理石，將斯達埃夫人的棺放下去，與她的父親母親同穴長眠。

她死後數月，她的兒子與她的女壻將她未完成的法國革命論出版；在數日內售去六萬本。斯達埃夫人寫此書有三種目的：一，證明她的父親倪克的政治主張爲合理；二，剖釋自一七八九年以來的法國歷史；三，預擬將來政治應遵從的途徑。此書與她的其他著作一樣，表示她的女兒的孝心，眼光的透闢，心量的洪大，公正無私的熱烈感情，與高尚的思想。這書是她的光榮的最後印記。

以上是斯達埃夫人的生平：這樣一種變化多事的生活，與當時的思想政治爲緣，同時又施一種絕大的影響力，在著名的作家中，少有能與她相比。在外表上，她生長於富貴之家，不斷的與當時名人相接觸，在後則與聞法國的政局，爲拿破崙所忌，因而遊歷歐洲各國，受各國人士的歡迎，而在當時的歐洲，她成爲一種勢力，使時人不能不注意。在精神上，則她佔更大與更重要的位置；尤其在文藝思想上，她是承前啓後的作家，此層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我們今進而一研究她的著作，可以益見她的價值。

據與斯達埃夫人同時的人的記載，謂斯達埃夫人乃談話的天才，辭令的美妙與滔滔不竭的雄辯，殆無有人能出其右；在她的沙龍中，當她說話時，大家皆默然靜聽，因相形見絀，無可置喙也。所以，以她的智能與口辯，當時人除拿破崙外，沒有不傾倒而被其引攝者；卽初時不喜歡她，聚談片時，則漸由折服而崇拜。因此，我們欲判斷斯達埃夫人的天才，殆非聽她說話不可，卽她的著作亦不過是筆寫的談話；可惜她的談話非可常聽，後人只能從她的書以追論她，這個已經隔了一層。不過我們於論述她的著作時，時時以她的談話存在心中，加以擬想，庶幾可以彷彿

得瞭解她的眞正天才。

斯達埃夫人生平的大著作有五，即：兩本小說，德爾芬與戈琳尼，及文學論，德國論與法國革命論；至其他寫作，則可以略過。此五書我們在前面已略爲說過，今將各書之意義與主張，及其對後來的影響力量，概括的敍述之。

德爾芬與戈琳尼兩本小說都是爲女子鳴不平者，都是斯達埃夫人的自述。在德爾芬一書中，作者描寫一位聰明高尙的女子，因發展自己的美德，卒爲社會所不容而死。斯達埃夫人曾自爲此書的感想謂此書在告訴女子：不要遷自己的才能，不要極自己的快意，女子若不服從社會的公意，終必有受其厭伏之一日；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這書告訴社會：要寬容心靈高尙的女子，社會對於此等人的殘酷不公，自爲社會所不大懂得，但要留心，不可過事壓制，因優越的人們常非可以社會法律限制者；限制過嚴酷，反激起不安，而使社會失去一種最高貴的力量。此書的大旨可於此數語看出；實是代女子向社會要求享受相當的權利者，亦即是斯達埃夫人爲自己而要求社會者。

戈琳尼的結局亦是女主人翁的死去，與德爾芬相同。但此書於意大利風景美術的描寫特多，可以說，此書使當時的歐洲明白所謂意大利的美術的價値。戈琳尼是天才的女子，與作者同；她愛一英國貴族，然而她不喜歡英國，於此作者拿意大利代表自由，英國代表強制，意大利是個人的，感情的，美藝的，英國是社會的，禮性的，理儀的。在此兩種不同的衝突中，書中女主人，因自己原是英國人而小時即長大於意大利者，深戀南方的自由而厭絕北方的強制，所以犧牲愛情亦不辭，終無法解決此衝突而死。但斯達埃夫人則在書中表示她思想的進步，她要求社會對於天才者要寬容要忠恕，同時她有一種宗教的熱烈，此在她方喪父後，必自然而流露者。她熱烈的讚歎詩的天才，以爲此是宗教的，近於神的；在宗教中無界限，無卑小，宗教是無限的，是永常的。即在她，凡美偉的事物，尤其是藝術的天才，是神性的反映。

文學論一書實爲文藝批評開一新途徑。此書在從社會制度上觀察文學，此是其特點，因前人只就文學論文學，不知從社會着眼也；斯達埃夫人雖沒有後來人的科學的精密，但在書中有許多神奇恰中的預言。例如她謂將來的新詩必爲愛自然的情感與憂鬱的心情所控制之類，實說出浪漫派詩的特徵。書中歐洲南北文學不同的比較，介紹英國的文學，在當時法國，實有重大影響。自然她的考據上的知識未免不精確，判斷未免有錯誤，但她的眼光的闊大，見地的高超，實罕有與倫比。可惜她於此持後必勝前，今必勝古的主張，以爲可完善性（la perfectibilété）一例存在於文藝，因之有許多的謬誤，致全書減損其價値。

文學論有些是時尙的著作，德國論則不同了，這是一本對於後來有重大影響的偉大的書。斯達埃夫人殆是法國作家中最適宜於介紹德國者；因她是瑞士人，新教徒，接近德國，但她長養於法國，受法國教育，此種特殊地位，固非他人所有者。所以她這本書不單將智識上的界限

打破，且使德國的靈魂活活的現出來，而使讀者親聞如見。還有，則她在此書中埋葬了過去，而顯示出將來；她本是十八世紀哲學感覺論的信徒，此後她變爲理想主義者，卽後來浪漫派所依據的哲學。她如德國哲學家康德，菲斯的一般相信我們有生命的神秘泉源，並非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謂皆出於感覺；人們實有一種超出感官，而爲自由之府的精神力量。所以她在書中拿德國與法國比較，稱揚德國，指出兩者間的差異，尤其關於文藝，她竪稱爲當時法國所不曉的德國文學。於此，她無形中爲一種文學上的主張；因她相信理想主義，則由此而有的文學應爲解放內心生命的，使人生尙光明，使人生尊貴，全爲人的內心生活的。這種文學應反對決定論的冷淡，反對自利主義的不情，以自由爲原則，犧牲爲偉大，天眞，幻想，俊偉，是其特質，而誠實與動人則更爲其不可少。這種文學應爲熱誠的，熱誠可以打攻感覺的頑硬，雖有時模糊，不如從前文學的淸晰，但因其爲個人的，詩的，浸潤於神秘主義，自屬必然。這種文學主張，讀文學史的人都曉得，正是浪漫派的程序罷；而我們由此卽可以窺見此書偉大影響的一般。

法國革命論爲她的晚年大著，可惜她未能完成而死；她早就有寫此書的計劃，因時局的演變與思想的進步，不斷的使她改削原來計劃，所以此書何時寫成，在她亦不能預定。我們難以估價此書，卽因作者未曾在卷末寫一完字之故。在上面我們曾說作者寫此書的三種目的，我們不再贅；不過我們應當注意者，則作者對於歷史的眼光的透闢，及其晚年的成熟思想。在她以爲，一種政治或一個政府能久延，必須有一個爲根本的思想；沒有思想的，必不能持久，反之，有思想者，終必得勝利。此實作者生平相信精神力，思想力的最後表示，而此中之爲眞理，稽諸歷史，固甚彰明而易見者。所以，法國革命論一書可以說是證實斯達埃夫人生平信仰的書。

如上所述，斯達埃夫人的著作是十分複雜變化的，其中有無一貫的思想可尋呢？曰：有。此一貫的思想，卽作者對於自由的熱烈戀愛，及她要人尊重個人的權利。在她以爲沒有自由，社會便不能進步，人生毫無幸福的；但自由同時要尊重個人的權利，尤其是社會政治，沒有個人的意志的承認是不能久的，所以政府不尊重個人，沒有將自由給人民，此種政府不能長久。此種思想在她的著作中隨處可以看出，實爲她的思想的中心，一切她的著述的泉源。

然而，作家的斯達埃夫人的偉大，在女子的斯達埃夫人中尤可以看出。多數批評家以爲斯達埃夫人全是男性的，外觀然，內心亦然；此因她性情的慷慨，智慧的廣博，實少有女子能如她一樣者，所以人不覺她爲女子。她的口辯，她的見地，豈特女子少有，卽男子亦罕見。她到德國，見大哲學家菲斯的，要他於十五分鐘內將他的哲學說明；菲斯的剛說了十分鐘，她卽喊道她已懂得。此種驚人的智慧在時人實是出奇，而尤使德國人詫異，因此種明白淸晰的精神力量，在喜神秘的德國人爲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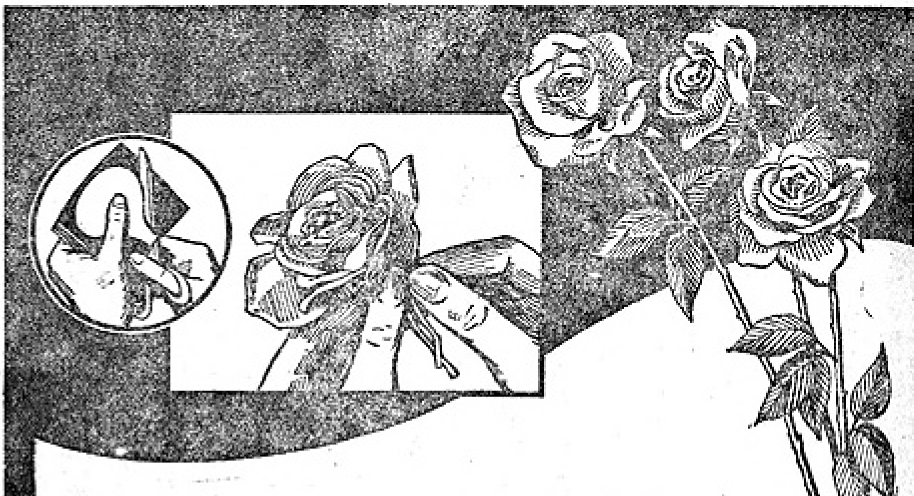
合也闕。以此謂斯達埃夫人爲男性，固有理由，但她實在是一個女子，一個特殊的女子，天才的女子。此於他的著作中隨處可以看出。她重感情，離不開說自己，可以說，她的書處處散見她的自白。她因欲爲眞正的女子，享女子的幸福者；在她以爲，女子的唯一眞正幸福是婚姻中的戀愛，卽戀愛與婚姻在一齊爲女子的唯一幸福之所寄。然而，此種幸福她旣不能得，她於是求光榮名譽，但光榮在她是無聊的慰藉，而且反致她於不幸，在外流離十餘年，此豈她所希望？所以在她的著作中每表示一種抑鬱的情調，卽因她不能得此女子的幸福的緣故；她實是女性的天才，全是情感的，全是天眞的。

至她的品性尤屬少有；她很寬大，很和善，一種容人的度量，善於瞭解人，善於原諒人，殆十分少觀。她原諒一切，她懂得一切，她與一切同情，她是無雙的朋友，對於友誼一層爲最忠實者。她對於同行毫沒有妬忌心，絕無文人相輕的惡習。而她的慷慨好義，視人如己，愛眞理，自由，愛法國人類，我們於上面旣述過，可不再贅。不過我們要讀者注意，卽當論及斯達埃夫人時，常要看到她的爲人，因最後的分析，使我們覺得她的偉大者，正是她的活潑如龍虎一般的人！

但在斯達埃夫人的著作中，缺少一點東西；她的思想是少有足與比擬的，她少一點藝術。因此她的文學有許多缺點，此則不得不爲她可惜者；這點爲文藝批評家所公認，卽她的好友，最初爲她作傳的倪克德梭秀爾夫人(mme Necker de Saussure)亦這樣說。或亦卽因此，她死後沒有弟子，沒有造成一派。但同時，人亦可以說凡偉大思想家是孤立的，不能重出的，斯達埃夫人正是其中的一位。

大詩人拉馬丁年少未有名時，欲一覩斯達埃夫人的顏色，手拿着戈琳尼，他坐在大路旁一條柳樹下，等待她經過。他等了半天，看將近晚；忽於塵土中現出一輛馬車，車中坐着兩個女子。於此，我們讓這位大詩人說話：「一位是天仙般的面貌，爲詩人的眼睛從來所能僅見者。別一位則初看有些粗大，臉色微紅，有些陽剛，但深而黑的大眼，流濺着美的火焰，生動的，帶手勢的說話，似伴着強大的思想，她說話時欲起身體，似若要投身出車外者；她隨便鬆就的髮飄散於風中，她手持一柳樹枝，代扇子之用，以遮六月的太陽。」

卽這樣的，拉馬丁從大路的塵灰中，如一瞥的迅速，看見十九世紀的，也許是一切時代的美人與天才。因車中的兩位女子不是別人，一是絕代的美人列嘉米埃夫人，一是天才的作家斯達埃夫人。



家庭新工藝——縐紙製花

君欲足不出戶而能製成嬌豔玲瓏之玫瑰 豆花
罌粟等紙花以資裝飾 餽贈 或出售乎丹麗臣縐
紙製花法一書能以簡易途徑示
君此書分述各種名花之製法及
其應用材料淺顯詳明閱之自能
依法製成素所愛好之花卉

定價每冊實洋二角寄費每冊
二分半如需掛號另加六分

丹麗臣縐紙及其他一切製花
材料各處文具店均有出售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台鑒今附上
元 角請
將丹麗臣縐
紙製花法
冊寄下爲荷
姓名
地址

賽維宜夫人及其尺牘

潤餘

（一）法國尺牘文學的發展與賽維宜夫人
（二）賽維宜夫人的生活
（三）她的尺牘

一

法國在文藝復興以前，自然也有所謂尺牘，但是那些尺牘，不是簡短的文書公牘，便是冗長的宗教討論，毫無文學的趣味。其所以如此，完全因為彼時社交生活尚不曾開始的關係；這不獨法國為然，即全歐洲亦復如是。直到十五世紀，腐敗的，但是很風雅的意大利纔漸漸養成了社交生活的習尙，當時羅馬，佛洛罕司，以及其他各大都會的人都覺得聚友朋清談的快樂為人生幸福中的重要部分；而因為大家愛好清談，所以便接着有了情感與才智驅使着筆談的書翰。法國呢，受了鄰近的這種影響，清談與筆談的藝術便於十六世紀發揚了。因為這種好談寫的習尙，正合了法國人的脾胃，所以他們不僅做了做效的工夫，而且超過了他們的前輩，簡直是青出於藍，而甚於藍。他們一天天地感到羣的生活之需要，以及共同享受之快樂。就是一班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騎士也領略了才智的接觸究比槍矛的衝擊有趣得多，而要獲得名媛貴婦們的靑睞，正不必向校場馳騁，弄得傷痕與塵土滿身，只要在她們側邊顯出五寸筆與三寸舌的本領就可得到勝利了。

不過法國在十六世紀雖然開始講究尺牘，而且有過許多善於書翰的人如法王佛朗沙第一及亨利第四，瑪格利特（佛朗沙第一之妹），孟德尼（Montaigne），加爾溫（Calvin）等，但它們在文學上能佔得重要的位置還是自十七世紀始。當路易十四執政的前期，法國社會之講究文采禮貌，可謂達於極點；當時國內旣是昇平，於是一班文人乃有閑暇去實現那充滿着華麗與快樂的會社之夢想，而這種理想的會社就成功了那著名的「紗籠。」紗籠中的文學有時雖然缺少一點深刻的意味，其愛好流麗甚於莊嚴，偏重淸虛甚於質實，但是它增加了思想舒展的力量，這是很顯然的；而且它最大的貢獻，就是幫助尺牘文學放了異樣的光彩。

當紗籠盛興的時候，尺牘這一項於是變為非常的時髦，它亦如「畫像」——所謂用文字描寫成的人物——和談話二者一樣，佔當時文學中的重要位置。在斯居德麗小姐（Mlle de Scudéry 1607—

1701法國十七世紀「珍貴社會」的描寫者）的小說中，所有的書信都是用特樣字排印的，以謀引人注意。這種嗜好與時髦後來簡直成了一種總想說到自己，與表顯自己的通病。在每一封信中，總是脫離不了「我，」總是「我」如何如何。這樣的毛病我們雖然覺得是書信中的缺點，但在當時卻成了寫信的規則，卽所謂彼時尺牘的特性。這種書信不獨大家歡喜寫，就是看的人亦極稱意；因爲寫的人可以在其中任意談到自己，讀的人從此中可以容易窺測別人，這對於愛虛榮以及好管閒的人爲最合脾胃是無疑的了。

我們知道在當時紗龍中往來最密而最著名的巴爾札克（Guez de Balzac 1594—1654 而非十九世紀的大小說家 Honoré de Balzac）及瓦杜爾（Voiture, 1598—1648）所寫的重要作品就是信札。我們試一翻閱瓦杜爾的尺牘，就無處不看見是談着他自己。只是看了許多之後，既不知道他從何來，也不知道他作些什麼事，我們更不知他何以在紗龍中佔那麼重要的位置。他一昧的談着自己，用各種的形式裝飾着自己，可是他自己的眞面目卻無從窺見。當他愛着那不可侵犯的博萊小姐（Mlle Paulet）的時候，他老是用一種美妙虛飾的文詞寫信給她；在我們現在看起來，也不知他是在眞實表現情感，還是借她來做文章？記得他某次往一處旅行，寫一信與她道：『我已離開歐洲，而且經過歐界的海峽了；但是這間隔你與我的海呵，它並不能撲滅我對你的熱情，而且所有的基督教之奴隸雖然只要能夠親近這邊海岸便可自由，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減輕了對你的奴役。』

這種詞句是如何的漂亮呢！但他的感情是否眞誠？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恐「文勝質」吧？不過這種虛華的習尙，也不獨瓦杜爾一人是如此，當時法國社會的趨勢以及紗龍中的時尙的確都講究這種形式；大家都覺得自己是社會戲台上的一個角色，而且也眞實演着各個角色的戲劇。他們努力創造許多新名詞，極力鋪張文章的表面，但是當我們讀多了的時候，不覺得其中還缺少一點東西麼？我們不希望能於其中找到一些眞摯情感的語句麼？我們不希望讀到一種美麗而自然，比瓦杜爾的還要完善的信札麼？這是自然的，誰都如此希望着。可是能滿足我們希望的，不是當時的文士，而是一位女子；不是社交中的華輪，而是情文並茂的家書。這就是賽維宜夫人的尺牘了。她的信札可說是法國尺牘文學的登峯造極，十七世紀之有以書信著名的人，沒有誰能超得上她。法人常說：『女子是最長於書信的，』這種講法，我們雖然不敢說與實際完全相符，但無論如何，賽維宜夫人總爲女子獲得了這種榮譽。不過當她還生存着的時候，她既不會夢想到這種榮譽，也沒有知道她會替法國古典派的文壇上添一種新的色彩，因爲她所留下的這許多不朽的書信，並沒有如別種文藝作品一樣，預備刊印出來，以供大衆讀覽。其中的大部分只是與她女兒往還的家信，這既是一種母愛的印記，所以是她信手寫來，而不是存心做作的有如瓦杜爾一類的書信。然而她的尺牘之特點，也正是因爲她很自然地將她這種偉大的，無限的母

愛在千變萬化的形式中表現出來，令人百讀不厭。她的筆致之流動，自然，使人看了她的信，即如親聆其音容笑貌。只是她不僅富於感情，長於辭令，而且會觀察，審描寫；學問既有根底，環境又能發展她的天才，所以她的書信除了情感的表現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價值，使她能與法國其他古典派的諸作家同留不朽之名於後世。關於這一層，我們到後面再談了。

二

賽維宜夫人 (Madame de Sévigné) 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的二月五日生於巴黎。她的母親名瑪利，姓古朗希 (Marie de Coulanges)；父親名塞爾斯白理尼 (Celse Bénigne)，姓哈必丹 (Rabutin)，塞爾斯白理尼是 (Chantal) 的男爵，瑪利也出自貴族。賽維宜夫人的教名也叫瑪利，但冠上了哈必丹的姓及她父親爵位的名稱，所以人家叫她為 Marie de Rabutin Chantal。她是他們的獨生女。

只是這個女孩子生出來就不幸：當她還只有歲半的時候，她的父親因為要避免國務大臣 Richelieu 的惡意，就不得已跑到西北方去，在他一個當總督的朋友部下做事。而他這樣一種短期的與家人分別不意竟成為永訣，因為他在一六二七年的七月二十二與英人一戰就亡了，年紀還不過三十一歲！

塞爾斯白理尼死後，哈必丹長房遺一枝除了這個小女孩以外，可以說是絕後了！她們孤寡的母女，形影相吊，度過了幾年愁苦的光陰，但是當瑪利將她的女兒撫養到七歲半的時候，她又棄着這可憐的孩子，去追隨她的丈夫了！可憐這小瑪利的父母既是雙亡，於是大家只好將她送至外祖家中教養，她的外祖父母見她如此孤苦零丁，倒也極其痛愛她。然而只怪得她的運命太壞，就是這樣的慈愛也不能長久；自從她到外家後不多時，她的外祖母又去世了！要是照中國的星卜講起來，她的命簡直接連尅死了三人！不過尅不尅，她的命運總是太苦了！

在她的外祖母死後，家庭會議的結果，就是她的叔伯哥哥碧茜哈必丹 (Bussy Rabutin) 代表她的叔父——他當時不在巴黎——請她的一位舅父負教養的責任。這位保護她的是一個教士，非常愛護她，總算是她不幸中之幸。計從他接受保護此孤女的一日起，一直到他死亡的時候，其中五十年，差不多可以說是很少離開過她。這實在是一個可敬而且忠實的朋友，一個極其正直老誠的人；賽維宜夫人幼時財產的管理，以及後來對於她各事的指導，是使她永久五內銘感的。就是她的性格上，所受到他的影響也是不少：比方她本是很活動而且富於幻想的人，但她同時既有決斷，而且也多理智，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師保在她側邊的關係。

當瑪利度過了幼年無知的生活，而進入少年的時候，上面說的那位古朗希教士便給她請了兩位先生，此兩人都是當時紗龍中的著名人物：一為夏勃倆 (Chapelain)，蹩腳的詩人，但他長於詞令而且是很

嚴正的批評家；一爲墨拉希（Ménage）他的爲人雖有些可笑的地方，但是一個古文與近代語均善長的學者。他們兩人都將她的意大利文教得很好，墨拉希還教她西班牙的文字，因爲在當時，凡是名貴的女子都講究習此兩種文字的。就是拉丁文，雖然不及前兩種文字，但賽維宜夫人在某信中曾說過，她能很暢適地讀魏琪爾的原文，可見她對於古文的造詣亦復不淺。

當她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人家就將她帶到太后的宮中去了，進去不久，卽成爲宮中最可愛的一人。因爲她本來就美麗聰敏，再於禮貌的宮廷中一學習，所以她的才智益發增進了。在許多敬慕她的人之中，他的叔伯哥哥碧茜哈必丹算是最能看重她的長處者；他有一個時期曾想求她作爲永久的伴侶（叔伯兄妹結婚在西人的習俗中是等於中國姑表開親的），但還不知道是謹愼的教士舅父不贊成，還是她自己不願意，此事終究沒有結果。因爲碧茜雖然富有，而且勇敢英俊，但是性情放蕩，所以他們或者因此不歡喜他。不過瑪利逃出了碧茜的糾纏以後，不久就嫁與一個比他還不若的人了！在一六四四年的八月四日，當她還只有十八歲，便與賽維宜侯爵結了婚。亨利賽維宜出自法國西北某省的望族，因爲是貴公子，所以好勇鬪很，遊蕩不事人生；他雖然亦是富有，但他的家產在結婚的時候，已經消耗去大半了，結婚後，連他夫人的財產也常常弄得紊亂不堪。然而這一切尙不是賽維宜夫人的不幸之終點，她的薄命要在一六五二年纔特別顯明：因爲這一年的二月，亨利竟與一騎士爲細故決鬪而死了！其時他的年紀不過三十二歲，而夫人則正當華年！

亨利死後，賽維宜夫人不願再嫁，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教育子女——女名瑪格利特，一六四六年所生；子名夏爾，一六四八年所生。——成人。她借着寡居的機會，離開幾時宮廷以及社交的生活，以修補亨利所遺留給她的破敗產業，及管理兒女的初步教育。她當這兩件事如願以償之後，於一六五四年又重與宮廷接觸了。她也常常往來於韓蒲野夫人的紗龍中（l'Hôtel de Rambouillet 法國十七世紀最著名的紗龍，）在那裏她可以遇到許多的名人貴婦，以及她的教師墨拉希與夏勃朗，使她的思想與才智益有所啓發。只是她的注意力並不因此講究文采禮貌的社會生活而渙散，她始終以全力集中於兒女的教育，尤其是這個寶貝的女孩將成爲她一生最重大而唯一的事業，她自己教瑪格利特讀西班牙文及拉丁文，至於哲學，因爲她自己的研究不深，於是特請一位神學博士教她。賽維宜小姐性情冷談，不像她的母親感情豐富，所以對於哲學之有心得，是出她的母親意料之外。後來她看見女兒以淡漠對待她的熱情，她簡直後悔不該教她習這種科學。其實瑪格利特的冷談驕傲一半固由於天性，一半也是賽維宜夫人養成她如此的。因爲她對於這個女兒完全視爲偶像，她無時無地不頌揚她的美貌與聰敏，總以爲她是世界上最全備的人，所以小孩子變得極其驕傲，就是對待母親亦復如此。本來許多不明白教育的父母，常常歡喜當着小

發向人誇獎他們的長處，不過以賽維宜夫人這樣有學識的人，居然也因鍾愛女兒而走錯了路，實在是很可惜的。

當瑪格利特到十六歲的時候，她亦如當時的貴族及她的母親一樣，帶到宮廷中去了。她在那裏極惹人注意，碧茜簡直稱她是「法國最美麗的女孩。」她的母親更是最崇拜她的一個人，她無論在有多少佳麗的宮廷宴會中，或是著名的紗龍裏，她總是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寶貝女兒！其實她自己在當時雖然已有三十六歲，但她美麗的風韻仍然存在；她並沒有因女兒的青春而遮蔽了她的姣好。只是她自己並不驕傲，因爲她這種驕傲已被做美麗女兒的母親之驕傲所壓服了！

賽維宜夫人既是如此的鍾愛她的女兒，所以不想離開她太早，此外她們擇壻也極爲苛刻，許多青年都不合她們母女的意思。但是後來不知道爲什麼瑪格利特在二十三歲忽然選中了佛郎沙格利尼(Prançois Adhémar Grignan)。佛郎沙格利尼雖然是法國南方的舊族，而他自己又是伯爵，但是當他與賽維宜小姐結婚的時候，他已經有四十歲了。不過據說他爲人尙是誠實多禮，這總算比他的丈人強多了。格利尼因爲是蒲羅望司(Provence)省的督撫，於是結婚(一六六九年舉行的)後即須赴彼處上任，他的夫人因爲生病，就還在她的母親處住了一年多，但在一六七一年的二月，她終須離別母親而跟着她的丈夫到南方去了。

這種離別於瑪格利特是無所謂，於賽維宜夫人卻是很深的痛苦。可憐這個女兒是她唯一的生命，現在一旦遠去，能不令她如有所失？她既不能天天看見她，於是只好每日以寫信當晤談，她只想在這些字裏行間表現她的情感及解慰她的愁苦，然而想不到她這許多信札竟成爲文學上的傑作，使她因此留芳後世。在她與女兒分離以前，賽維宜夫人讀書極多，但把筆極少，現在因爲要消遣她煩悶的時日，以及想使女兒知道宮廷與紗龍中的一切大小新聞，所以她的文思煥發，信筆所之，寫成這許多美妙多趣的信。而這些信與她寫給其他戚友的一共集起來，就是賽維宜夫人的著名尺牘，她的尺牘一方面既是文學上的傑作，一方面也是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歷史重要參考書，所以至今不朽。

從這個時期起，賽維宜夫人的生活沒有什麼特異的變動，除了格利尼夫人偶爾回到巴黎來，或者是她往女兒那裏小住以外。她大部的時候是住在巴黎，但有時亦往她自己的別墅中去，那裏是法國西北風景最佳的地方，她所最愛的，常於信中描寫的荷榭(Rochers)。對於她的財產，以她這樣一個文學趣味濃厚的人，我們當以爲她是不善於處理的，然而她因爲幼時受了那保護她的教士舅父之影響，倒也極其能幹。本來她所得之於父母的遺產，極爲豐富，但是初則爲她的丈夫所消耗不少，繼又爲她的兒子浪費了許多，所以她不得不自己來整理這種將破的產業。講到她的兒子夏爾，我們因爲他在賽維宜夫人的生活及作品中不佔重要的位置，所以未嘗多及，現在且補述數語於此。自然，賽維宜夫人因爲極其鍾愛她的女兒，對於她的教育非常注意，不過以賢

母如她，對於兒子的教育當然也不至疏忽的，所以夏爾的學問亦很有根底。至於他的情感與才智倒是很像他的母親，並且他對於她非常柔順親愛，不像他姐姐的冷淡寡情，然而我們不知道賽維宜夫人爲何愛女甚過於其子。平常當她憂愁的時候，總是他來想出各種的方法爲她解悶；當她疾病的時候，也總是他在側侍候扶持，他既不嫉妒他姐姐所得的偏愛，也不怨恨他母親所示的偏心；他對於這種情形，至多也不過笑笑吧了。

賽維宜夫人晚年的心境，分在歡欣與傷感之中：歡欣的方面，第一就是夏爾在一六八四年結了婚，他們夫婦間尙是和好，次之即是她的「小心肝」外孫女波林娜在一六九五年嫁了西密安勒公爵；因爲她的這個外孫女塔家中極爲富有，所以能夠解救她女兒夫婦的拮据，而使她也得安慰。傷感的方面，就是她眼見一些親愛的朋友如晨星一樣，一個一個的消失去了，她女兒的身體又變成極其虛弱。至於她自己呢？她那不因痛苦而損傷，不因薄命而頽喪的強健身體與快樂精神，到現在也似落日之下降了，到了一六九六年的四月，當她正在女兒家中的時候，她忽然出了天花，那知即於是月的十七日被此病魔糾纏去了（享年七十歲）！法國文壇上隕了一顆明星，紗籠中失了一個台柱！

我們談到這裏，大家都已經知道賽維宜夫人一生經歷的大概了，她幼年的失怙恃，少年的賦柏舟，都是極人生之至苦；然而天又賦她以熱烈的情愛，她既不能獻之於父母，又不能寄之於丈夫，所以她只好全都給之於至鍾愛的女兒。不幸女兒的天性淡薄，只是受而不報！據說當夫人去世的一日，瑪格利特雖同在一屋，都不曾至母親病榻前送終的，因爲她恐傳此天花病症！倒是夏爾聽得母親的去世很是悲傷。賽維宜夫人在她作此最後的旅行往南方去以前，曾將一文契箱祕密交與某中尉，叫他於她死後，假使夏爾否認瑪格利特所分得的遺產，即請他將此拿出作證。夫人死後，中尉因向夏爾說明一切，他竟毫未反對，且無怨意，這總算使賽維宜夫人得以安心於九泉的一件事了。只是她白白地鍾愛了這個女兒，不能不說是她的始終不幸吧！

二

賽維宜夫人信札的範圍眞是寬廣極了，它包含各種的形式以及各種的題目；這也就是她的生活之自述；她用她所有的思想，感情，與致表現她自己，或者敍述她的周遭；舉凡她的旅行，與人的來往，以及讀書的心得，無不紀錄在信中，就是國家的大事，宮廷的軼聞，也是她歡喜向遠隔巴黎的女兒與友朋道說的。我們知道凡是有天才的作品，它的後面往往有使它成功此作品的，屬於感情的推動力；比如但特因爲熱戀着裴亞特理斯，於是留下那許多美妙的短歌及不朽的神曲；皮陀温因爲失戀與逆境，於是作成那空前絕後的九部交響樂；賽維宜夫人雖然不能與這兩位天才相比，但她之所以成爲法國尺牘文學的巨子，也就是因爲她癡愛着一個女兒的關係。本來父母愛子女是極平常的事，就

是子女不好，父母總是疼愛的；但做父母的無論怎樣慈愛他們的兒女，卻很少有像塞維宜夫人那樣偶像她的女兒的。瑪格利特雖然以冷淡報答她的熱情，但她並不因此而略減她的深愛。她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時常能看見這個愛女，不幸女兒又遠嫁了，她不得不借書信以解離愁，所以她的尺牘除了一部分是寫給朋友的以外，大多數都是給她女兒的。不過在前面我們曾說過，她的尺牘內容是豐富極了，她不僅只抒寫她的離懷，她還要報告京都的大事，社交生活的情形，以及她認識自然景物的情緒。這幾項是使她的尺牘所以成為名貴的地方，我們當在下面略為分別介紹的，至於其他比較次重要的題目，則不多及了。

在她傷別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對於這個親愛偶像的無窮無盡之慈愛，這種慈愛經她那活動的多變化的語句表現出來，益發覺得她的筆緻之流麗多姿。下面所譯的兩信，就是她初與愛女別離後所寫的；我們雖不能將美妙的地方譯出，但看她傷感的情形為如何：

「……假使我能夠描寫的話，我的痛苦當可以略為減少，但我也不願作此嘗試。我白白地尋我親愛的女兒，但我再也找不着她，她每步都是向着我遠離而去了。我往聖瑪利道院中去，老是哭喪着，好像別人劫取了我的心靈；本來這是如何難受的別離呵！……我在那裏一直痛哭到五點鐘。我寫了一信給格利尼先生（即她的女婿），你可以想得到那是一種如何的聲調；後來我往拉華葉特夫人家中去，而因為她對此的同情使我益發傷感，她獨自一人，病了，並且為一個修行的姊妹之死憂傷着。何希佛果先生接着也來了，我們老是只談到你。……到八點鐘的時候，我回到家中；但是一進來，上帝！行到樓梯之間，我是如何的感覺着呢？這間我時常出入的臥室呵，牠的門是開着的，什物零亂，好像全是空空的，而你那可憐的女兒（瑪格利特在一六七〇年所生的長女，由塞維宜夫人撫養着）就代表了我的女兒！你懂得我的傷心麼？我夜晚不能成寐，而晨間亦復不能安神，當日下午就與桐希夫人在亞森拉爾圖書館中過去了。晚間收到你的信，使我得到無上的歡欣，今夜在古朗希先生家中寫完此信，因為我想在此得到新聞，不過我所知道的，就是你留給大家的悵惘。假使我能夠儘量敍述的話，全信將充滿着大家紀念你的詞句呵。」

一六七一，二，六，星期五，巴黎。

「……好孩子，得你的信，知道你已收到我的指環；當我讀它們的時候，不禁淚從中來，腸為之斷；這好像你對我寫着逆言，或者是你病了，或者是你遭遇不幸，但其實完全相反；這是你愛我，親愛的孩子，而且你是那樣的表現出來，使我不得不淚落如雨。你的旅途既是順適，那是我所至慰的。你既打算想念到我，並且願意將這種情感寫了出來，但是無論這種感情是如何來法的，我總是溫柔地，感動地接受了，而這種溫柔感動只有如我一樣懂得愛的人才能了解呵。你使我知道你完全能夠領受溫柔，但是，好孩子，假使你想到我，望你也相信我是不斷地思念着你呢；這種思念是宗教徒所謂「習常的思念，」應該對於上帝纔有的

呵。消遣於我是無所謂，我的精神總不離開你；我望着馬車前進而永不趨近我；我立在大道上，甚至好像我有時候深恐牠傾覆；三日以來的風雨使我失望，虹河更使我驚慌。我攤一張地圖在眼前，我知道你在各處停宿的地方。今晚你至勒偉爾，星期天至里昂，你就可以在彼處收到此信。接着的就要到木蘭的格雷葛夫人處纔能看見了。我則還只收到你兩信，或者第三封快要來了，這是我唯一安慰的希望，別的我也不尋求了。……』

一六七一，二，九，星期一，巴黎。

賽維宜夫人既是這樣富於感情，所以對於自然景物的感覺亦極敏銳。在浪漫主義發生以前，歐洲社會的人士並不注意自然風景，十七世紀的法國文人貴族生活在宮廷與紗龍之間，大部分的人只注意文采風流，而不知自然為何物。至於許多貴族之有別墅在鄉下或郊外，那不過是為避難或調濟巴黎煩囂的空氣，並非他們真能愛好自然，賞識景色。但是賽維宜夫人則獨不然，她對於自然的景物能夠細心觀察，辨別，描寫。無論她到魔湖野，荷櫛，或其他的地方，我們都能看見彼處的景物。她區別色彩與季節的能力，在當時尤其是首出一指。凡是別人模糊感覺着的，她都能夠真切的寫出來，別人抽象聚出的，她都能夠具體描繪出來。這可說是她獨特的才能。下面且譯一篇為例，這也是她寫給女兒的一信：

『……好孩子，我又來了，為的是詳細告訴你，假使你屬意知道春天為如何，你必須來到我這裏。以前我自己對此也只懂得一點表面，今年我纔注意春的最初發展。你試猜想一週以來樹木的色彩為何？如何回答吧。你將說：『綠的。』絕對不然，卻是紅的呢。這是一些正待開展的萌芽，助成一種真實的紅色；以後牠們全都伸出一片小小的葉子。而且因為牠們舒展之先後不同的關係，所以又成為那絕美的紅與綠之混和色調。我們注意着；我們賭着大的數目——但這是永久不兌現的——說在二小時之後那條有樹的大道將全是綠的；有人說不對；如是賭着。這些桐樹有牠的樣子，而欅樹又有牠的另外一種。總之，對於這個我知道人家所能知道的……』

一六九〇，四，一九，荷櫛。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賽維宜夫人的書信所涉的範圍甚為寬廣，的確，她的感情雖然豐富，但她並不是每封信都只顧抒寫她的感情。她在巴黎的時候，除了常常出入於宮廷以外，大部分的時光都在那文才薈萃的紗龍中過去了，所以她對於此中生活的情形極為清楚。當她的女兒出嫁以前，她們母女到處都是相隨的，紗龍中的人物無不傾羨這位母親的風雅，與女兒的姣好。後來女兒既遠離巴黎了，所以她每次隻身歸來的時候，只好將她的所見所聞一一書寫下來告訴遠人。在她這一類的尺牘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大部分生活情形：我們知道他們如何生活在巴黎，如何退居在郊外，紗龍中往來的是一些什麼人物，談話是一些什麼題目；他們怎樣頌讚自己的著作，怎樣批評新出的

書籍；至於一所莊屋，一個牧場，一個園丁，一個侍臣甚至一隻小狗，她都歡喜描寫敍述。她這樣的書寫簡直成了她每日的工作，不過這只是爲遣散她的愁悶，娛樂她的女兒，或告訴她的友朋，而寫的，所以這些信中的文詞都是極其自然真誠；至於趣味之濃厚，那更不待說了。下面試譯一篇以爲代表，此信亦是她寫給女兒的：

『……葛炳勒里（Jean Corbinelli 意大利人，賽維宜夫人等的朋友）某日寫一封很漂亮的信給我；他向我述及一夕在拉馬寧先生（巴黎的議長，巴諾的朋友）家中晚餐及談話的情形；交談的爲主人們，托亞先生，都龍主教，布達諾教士（Bourdaloue, 1632—1704 當時很著名的布道家，）伴他來的一個修士，德卜埃峨（Despréaux, 1636—1611, 即巴諾 (Boileau) 法國十七世紀著名的諷詞 Les Satires 作者。）以及葛炳勒里。他們談論到古今的著作，德卜埃峨偏重古書，但除了一種新的，在他的脾味以爲這一部書的價值是超越所有的新舊書籍。那個與葛德兩人都好的，——布達諾的同伴，因顯本事地問他這樣看重的著作究竟是何書？但他不願說出來。葛炳勒里向他說：『先生，我請求你說出來，以便整晚去讀它。』德卜埃峨笑着回答道：『阿，先生，我相信你已經讀過幾遍了。』那個修士於是帶着不高興與輕視的神氣再逼德卜埃峨將這部奇書的作者說出來。德卜埃峨回答道：『我的教父，不要逼我吧。』但這位教父還是追問着。末了德卜埃峨捏着他的膀子，而且將它捏得很緊地說道：『我的教父，你既願意知道：那麼，這人就是巴斯加爾！（Plaise Pascal, 1023—1662 法國著名的數理哲學家）』『巴斯加爾，』教父紅着臉，非常驚奇的說，『巴斯加爾是同荒謬的人一樣好的！』『荒謬的人，』德卜埃峨道：『荒謬的人！要知道他真實得至於沒有人可以仿效；最近他的著作已譯成三種語言了。』教父回駁道：『他並不因此真實了些。』德卜埃峨燥急起來，像一個瘋子似的喊道：『什麼！我的教父，你能說你們之中的一人沒有印行過一本叫做基督教徒不一定要愛上帝的書麼？你敢說這是荒謬的麼？』『先生，』教父很生氣地說：『那是應該分別的。』『分別，』德卜埃峨道：『分別，見鬼！分別，好像我們非愛上帝不可！』說罷，他挽着葛炳勒里的手逃到室的盡頭；接着又回轉來，而且像一個發了狂的跑着，但他再也不願意與教父接近，他走到餐室裏的一班朋友中去。故事到這裏就完了，帷幕落了下來。……』

一六九〇，一，一五，荷榭。

從上面所譯的三種書信裏，我們已經大概知道了一點賽維宜夫人的興趣與文才，不過還有一種甚重要的，一種有歷史上的價值的，我們應該略爲介紹。法國十七世紀當路易十四專制的時代，巴黎的報紙固然不多，就是那著名的 Mercure 以及 La Gazette de France 兩種，都是被監視的日報，而且幾乎成了政府的機關報。牠們因爲是這樣的情形，所以從不將真實的消息登出來。不過住在巴黎的人，雖然沒有真報可看，但是事故發生後，總容易知道；只有遠處在外省的人，卻真是

井底之蛙，他們連政府的機關報都沒有看，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全靠居在巴黎的親朋能够於書翰中賜給一點消息。賽維宜夫人因爲知道她的女兒與友朋都是渴望能够得到巴黎的新聞的，所以她遇着機會便儘量敍述她所知道的事。而且因爲她的交際廣，又常常出入於宮廷之中，所以她對於已經發生了的或正在醞釀中的事實無不非常清楚。舉凡當時的內政，外交，軍備，她都一一知道。因此假使我們願意連續地閱讀她的書信，那里就有我們應該知道的當時大事；而且我們與其說這些信是歷史的補充，無寧說它們是歷史的本質，只恐正史有時還不及眞實的書信可靠。因爲所謂「史」，都是過去的事實，記載與編纂的旣多是後來人，則事過境遷，他們多根據自己的性情與見解來論斷；而且每朝也都有所謂「國史館編修」，是則「編修」的人還不得不睜開眼皮看看主子的色相然後纔動筆；此外正史所記的都是摘取最大的事蹟，而將其餘的一切犧牲。至於有名的書信纔是眞實的紀錄，因爲它除了敍述以外，並沒有旁的作用。路易十四的朝代在歷史上雖稱爲歐洲近古的「路易盛世」(Le Grand Siècle de Louis XIV)，它留下的古典文學雖至今不朽，但是在那華麗高雅的社會之後，又有多少卑鄙齷齪的事蹟呢？只是這個說起來長了，現在且將賽維宜夫人書信所供給我們歷史材料的話來證明，下面所譯的信，就是她關於財政大臣傅楷之訴訟 (Le procès de Fouquet) 而寫給褫職的外交大臣彭朋 (Pomponne) 的（彭朋因爲是傅楷的朋友而被革職，所以他當然是注意此訴訟的一人）。

在譯下面數信之前，且少述此訴訟之來由：財政大臣傅楷 Nicolas Fouquet (1615—1680) 在任時搜括了國家不少的財富，只是他並不如中國的一般括地皮者，拿人民的錢財供他們自己的揮霍；他卻常常用來津貼文人與藝術家，比方大寓言詩人拉楓丹(La Fontaine)，喜劇詩人莫里哀 (Molière)，畫家勒蒲昂 (Le Brun) 等都受了他的惠賜。只是後來他在巴黎郊外造了一座別墅，華麗等於宮殿，所以有人告他於路易十四之前，法王見了別墅生妒生怒，就命人將他囚了，判他永遠監禁的罪。他在囹圄中過了十九年的生活就死了。這件訴訟在當時曾鬧得轟轟烈烈，許多友朋都恐他被判死刑，其實這反不如死刑了！

『……兩天以前，大家都以爲傅楷先生的訟事將會拖延甚久，但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卻不然了，法庭審問他的時候，簡直快得異常。今晨最高法官將訟文僅僅念了一遍，好像讀一種名單，告狀的共有十人，他絕不留一點辯白的時間與被告。傅楷先生於是說道：「先生，我自然不希望訴訟的時間延得太長，但我請求你給我以答復的時刻；你只是審問我，但是好像你並不願意聽我的答復，而我的發言於我是很重要的。比方其中有幾條是應由我解釋明白的，並且我來答復一切關於我的訴訟總是合法的事。」他說完這話後，大家因此不得不讓他講，雖然這是爲那些懷有惡意的人所不願意；因爲他們深恐他辯護得太好呢。後來他果眞對於各節都辯護得很好，於是決定下次再審此事。旣是辯

得很快，我以為審問在這一週內便可以完結。我剛從雷儂爾宅第晚宴回來，我與這裏的女主人談了許多關於此案的話。我們不安的心情大概也只有你可以知道！……』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一。）

『……我們敬愛的而不幸的朋友在今早說了兩個鐘頭的話，他是那樣的會說，以致許多人不得不羨慕他。韓拉德先生（當時國會議員之一，同情於傅楷者。）說：『我們應承認這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他在議會中都從沒有這樣會說，他從沒有這樣有把握的。』這還是關於那一千萬佛朗及他的耗費的問題。他對此回答之善真是不可以形容。其餘的且俟星期四五兩日再告，因為此二日為最後審問的兩天，我將一直述到此案了結。希望我最後的信告你以我所禱祝的好消息。……』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二。）

『……頌祝而且感謝上帝吧，先生：我們的朋友已得救了。贊成端梅松先生之意見的超過十三人，而贊成聖得倫的只有九人（此二人均為國會議員；前者主張傅楷永遠被禁，後者主張處他死刑。）我是這樣高興，簡直是自忘其形了。』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星期六。）

『……我真恐別人先我將這個好的消息告訴你了。我的驛使不會走得很快；走的時候他曾說只在麗湖野停宿一宵。不過照他所說，他總算第一個到你那裏。上帝！希望這個消息使你快慰，而且這個解放你那恐懼心情的時刻應使你感到不可名言的高興！我是昨晚快樂得許久纔恢復常態呵；總之，這種快樂是太充滿了，所以我不能自禁。……』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星期日晚。）

好了，我們算就是這樣介紹了賽維宜夫人；現在須總括一句的，就是尺牘在文學上的地位雖不算了不得的重要，然而只要寫的人真能以文學的生命灌輸進去，則它仍就可以成為妙品。

二〇，五，二三，上海。


FORMAMINT
For Sore Throat
百靈商標
福美明達
保喉藥片
聲音嚮亮
福美明達保喉藥片。性和味甘。殺菌消毒。潤喉止痛。能使咽喉清潔。聲音響亮。無口乾喉燥之患。故唱歌演講之前後宜含此片。。。福美明達治喉痛最神效。百試百靈。天時不正。合此藥片。可防感冒喉痛之傳染。（二）
柏林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The Germ-killing Throat Tablet
FORMAMINT
福美明達
A. WULFING & Co
福美明達

英國文學史中的白朗脫氏姊妹

仲華

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傑出的女作家中，白朗脫氏 (Brontë) 姊妹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關於這幾位姊妹，有着許多爲美動人的文學的故事。著名的霍華斯牧師家 (Howarth Parsonage)，哄動一時的貝爾氏 (Bell) 三作者，伴着作者成名的破敝的稿紙與殘餘的燭尾，現今有的已成爲遊人憑弔的古蹟，有的已成爲文壇上縱談的逸事，有的則已爲收藏家用了極高的代價取去，珍藏若拱璧了。事情過去得已近百年了，在這裏把她們談起，卻不僅是要使讀者聽到一些動人的故事，而是要使讀者認識幾個女性的文學的天才，與她們從艱忍刻苦的寫作中所達到的成功。

所謂白朗脫氏姊妹，是指夏綠蒂・白朗脫 (Charlotte Brontë)，哀密麗・白朗脫 (Emily Brontë) 與安娜・白朗脫 (Anne Brontë) 三人而言，她們本來還有二個姊姊，馬麗亞與意里莎白斯，是有着和她們同樣的文學的天才；但因爲體弱的緣故，使她們二個在很早的時候就給病魔將生命奪取了去。她們也有一個兄弟，叫巴屈力・白蘭威爾 (Patrick Branwell)。她們六個人是在八年中間出世的，生下她們來的母親是一個英格蘭族的婦人，名馬麗亞・白蘭威爾，父親是一個愛爾蘭人，名巴屈力・白朗脫。父親白朗脫是英格蘭教會的一個牧師，在一八三〇年被任爲霍華斯教堂的主事。他的壽命最長，直到他的幾個女兒把七八部長到千萬言的著作留在世上，自己便一一隨着黃土化去，他還是伴着那古舊的霍華斯教堂，揮着老淚哀傷在女兒的墓前。

白朗脫夫人在她最長的女兒達八歲的一年就去世了。於是白朗脫就將大一點的馬麗亞和意里莎白斯二女兒送到一寄宿的學校中。在那裏，設備既極簡陋，飲食又極粗劣；在營養非常不良的情況下，這二個女孩很快的就發生了肺病，於一八二五年接連的跟着她們的母親到地下去了。

賸下的三女一男，夏綠蒂居長，她於一八三一年由父親送往胡勒女士的學校中讀書。在那裏，她以一年半的工夫，把法文學得很好。哀密麗和安娜接着也到胡勒女士的學校去，但那時夏綠蒂已畢業而留着做教師了。她對於文學下着很深的研究工夫。莎士比亞，密爾登，普灑，戈爾斯密，司各脫，拜輪，華茲華斯，與塞西的作品她都瀏覽過。在執教之暇，她也偶然拿起筆來寫些小品和散文詩了。

就在一八三六年的聖誕假期中，夏綠蒂和當時的桂冠詩人塞西

(Southey) 通起信來。那幾封信在英國文學史中是很有名的。夏綠蒂和塞西本來沒有相識，前者對於後者的書信是由於自己對於詩的傾作的熱忱，同時震於桂冠詩人的高名，因而把幾首初作的散文詩附在信中寄去請求賀教的。寄信的夏綠蒂對於塞西的回復期待得頗熱切，但回信一時卻沒有寄來。聖誕節的假期滿了，她只好到胡勒女士的校中去，把對於桂冠詩人的回信的期望暫時擱下來。

可是在一八三七年的春天塞西的回信卻寄來了。對於詩興淡落了的夏綠蒂，這自是一個好的興奮。塞西的信是很長而且很用心地寫的。他表示自己因出遊而擱延了復信給質詢者的歉意，他說明自己是怎樣願意回覆一個熱誠的青年的問語，他指出寄信人的署名C. Brontë 是有着許多奇秘的趣味，他認識夏綠蒂是有着華茲華斯的所謂「詩的官能；」但他誠懇地向夏綠蒂直說道「詩的官能」在一般人都是具有的，而她，若使在詩的方面希望有特異的成就，是多份要失望的。他說，自己雖然是傾向於文學的生活，但還是覺得要擔起這艱重的責任，勸告一般青年人不要選擇文學這一種危險的職業。至於女子，他說，文學決不能作爲一個女子的一生的事業，而且是不應該的。

夏綠蒂再給塞西一封又長又懇切的信，她表示自己衷心的感愧，她說自己極願意聽他信中的忠告，雖然這如一盆冷水樣的澆在她的熱望的心上。她表示自己不是像塞西所設想的那樣一個「無聊的夢想的人，」自己是一個窮苦牧師的女兒，是幾個弱妹幼弟的管理人；一天到晚手足和頭腦都忙碌，只在夜晚有一些思想的暇晷。最後她說自己再也不希望在刊物上發見自己的名字了；若使有這念頭起來，她將以塞西的信把它壓下去。

塞西又寄一個懇切的短柬給夏綠蒂，問她若使到湖邊去，可願意給他會見一次。後面再加上說：「請你不要過於興奮，最好能保持一個鎮靜的頭腦。」

這位桂冠詩人的信對於夏綠蒂有着極大的影響。她始終沒有去會見塞西。當她成爲著名的小說家時，塞西已經離開人世了。她後來曾經到湖上，感懷着這位亡去的詩人。很恨自己早年沒有多餘的金錢，不能旅行到湖上去和他一會。

和塞西通過信後，夏綠蒂的思想改變了一點。「文學不能，而且不應該，做一個女子的終身的事業。」這話使她掉轉頭來，注意於人生的實現方面。在胡勒女士的校中執教二年，她的身體病下來了，於是回到霍華斯的古宅中休養。但在那時，女子的職業除了做教師，或爲人當管家，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因此，在病體復元後，她又做了幾次類似這樣的事情。

但是對於求學向上的野心並沒有在夏綠蒂的腦中休止。父親太窮苦，她寫信給姑母，請求她幫助自己到比利時的不羅塞耳去求學的費用。姑母慨然地允許了。於是在一八四二年的二月，夏綠蒂和哀密麗由父親陪送着，轉倫敦，跨海峽而到不羅塞耳的海加夫人寄宿學校中

求學。海加夫人的誠摯態度是夏綠蒂所感懷不置的。在那裏學完了半年的課程，夏綠蒂和哀密麗就被聘爲校中的「學生教師」；她們在校中擔任教課，但仍舊聽講；不須出學費，但也無薪資。這樣的教讀生活直至姑母的死耗而告一段落。

不羅塞耳的生活經驗對於夏綠蒂後來的小說創作是極有影響的。在姑母死後，哀密麗被留在霍華斯管家，夏綠蒂還到那裏去擔任了幾時教課。她認識了許多人物，尤其是海加先生，在她的心中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

因爲父親白朗脫的目疾加深，夏綠蒂等三位姊妹只好大家守在家中，侍候他老人家，并且管理家務。起先她們想到開設一個私立的女子學校，收幾個學生來教授，一邊爲解些寂寞，一邊爲賺些費用。她們居然印了些廣告，分給附近的人家。校舍就定在自己家中，學生人數是有限制的，學費決定每年三十五磅，另外也添設了德文，法文，拉丁文，音樂，畫圖等項。計劃是想得很好的，但是過了幾個月還沒有見一個學生來報名。

可是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她們三姊妹開始了眞正的文學生活。夏綠蒂無意中在哀密麗處發見了她手寫的幾首詩。後來大家談起來，原來三個人都曾經有過這種嘗試的。安娜當即拿出自己的詩來讀給二位姊姊聽，夏綠蒂也把她所寫成的詩公布了出來。在一時的高興下，她們決定合出一小冊子的詩集。詩集上面的署名假定爲"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在每個名字上暗伏着她們眞姓名的首字母。用這樣類乎男性的名字在她們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當時的出版界對於婦女的作品有着非常不公正的成見，不這樣她們的作品是不要想發表出去的。

詩集合訂好了寄給出版家，一時竟沒有願意印行的地方。直至一八四六年的春天，一個名叫哀陸脫與瓊斯的公司決定替她們發行；但是訂定的條件非但不先給稿費，而且要她們自己墊付三十一鎊十先令的印刷費。這樣，那本一小冊的詩集居然出世了；在霍華斯的老牧師一些也沒有知道。

小冊子的詩集雖然薄得可憐，但著作人對於它卻看得很重。她把一冊寄贈給「勃拉克胡特雜誌」的編者，另外寄了十多冊給他種的雜誌和報紙。不多幾時之後，杜伯林大學的月刊上登載着一篇很好的評論，把 Currer Bell 感動得落下淚來。同時「亞梯樱雜誌」居然標起了「給千萬人讀的詩」這樣一個讚美的題目，把三個貝爾氏說得有了不得的天才。在三個月後，出版的公司報告她們有二冊已經賣去了；而且居然有人來向出版家要著作者的傳略了。著作者的興感是非常的；但她們在這時已放下詩的嘗試，開始小說的創作了。

每夜在廣大而古舊的客廳中，燃着幾支燭火所照起的微光，她們姊妹三人攜着手漫踱着。每個人都有一個小說的輪廓在構成。她們想得很久，寫得很多，睡得很遲。最後，三部小說都寫成了：夏綠蒂的叫做「

授（Professor），哀密麗的叫做 "Wuthering Heights"，安娜的叫做 "Agnes Grey"。它們起先是被束在一起寄出去，在許多出版家處轉了又回來，沒有一家願意發行；後來又是分開了一部一部各自的寄出去，但是同樣的被退回來。就連發行她們的詩集的出版家也將它們寄回來了。

父親白朗脫在那時遷移到孟乞斯脫去，夏綠蒂她們也同了去。在孟乞斯脫時夏綠蒂又開始寫第二部小說了。那就是使她成名的 "Jane Eyre"。

Jane Eyre 的出版是英國文學史中一段極珍貴的故事。在寫着 Jane Eyre 的時候，夏綠蒂的第一部小說敎授正在各個出版家處試着它的命運。夏綠蒂的脾氣是很特別的，她不願把自己的稿子的被退回的事對任何出版家掩飾。敎授的原稿是用着一個封套寄到出版家的地方去的；被退回來了，她只把封套上的名姓地址挖去，另外貼上一個出版家的名稱地址。這方法夏綠蒂覺得非常便利。

當稿子從司密士與阿爾特的公司退回來時，夏綠蒂意外地發見附着的一封編者的信，信的口氣是極和婉的，有着不少對於作者有益的忠告；在信的末了編者卻提出了一個希望，如果敎授的作者能寫成一部三集的長篇小說，他們是極願加以愼重的考慮的。

Jane Eyre 在那時剛寫成一半。在一八四七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這小說的全部是寄給司密士與阿爾特的公司去了。公司的文學顧問韋廉氏先讀過一遍，他的興奮狀態早把司密士的興趣引起了；接着泰勒氏拿起來審閱，這位冷靜的編者在把夏綠蒂的稿子讀到半夜還不肯放手；末後是司密士自己細看一遍。結果大家同意爲這本傑作出版，預算着它將哄動英國的文壇。

經過幾度的刪改與校正，Jane Eyre 出版了。夏綠蒂自己先收到了六册樣本。這次的印刷裝幀較上次三人合出的詩集漂亮得多了。她立刻寫一封感謝的信給出版者。信裏說：「你們把這本書弄得什麼都好；紙質精美，印刷清楚，外表美觀。如果它失敗了，那過將單獨歸於作者；你們全不相干。我將靜待着出版界與輿論界的批評。」

出版界與輿論界的批評並不使夏綠蒂失望。每天有信、刊物載着讚美的文字寄到出版的公司，再由公司轉到霍華斯的牧師家。貝爾的名字在許多人的口頭成爲討論的目標。但是沒有人知道 C. Bell 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霍華斯的郵差問起誰是Currer Bell，老牧師卻說「這裏沒有這個人。」

父親白朗脫本來就覺得自己的女兒是在做一些類乎文學的工作了，但他沒有問女兒；可是這事情卻在一天完全暴露了。那是在早餐之後，夏綠蒂的手中拿着 Jane Eyre 和幾本新寄到的批評，父親進來了；她向他說：

「爸爸，我寫了一本書。」

「你寫，親愛的？」

『是的；現在我要給你讀讀看。』

『怕我的目力不够吧！』

『那不是手寫的；是印刷的。』

老牧師的腦中先轉着錢的念頭。印成一本書，那當然要化錢，而且當然是蝕本。但是夏綠蒂說這並不會蝕本。她把刊物上的幾段批評讀給父親聽。接着，她把 Jane Eyre 連其他的幾份批評留着給父親看。

在這天，霍華斯的老牧師家中開始有了歡樂的笑聲。父親用着慈祥的口吻向幾位女兒說：『女兒呵，你們知道麼夏綠蒂已經寫成一本書了，而且寫得很好呢？』

哀密麗和安娜的小說跟着也有出版家願意發行了。那當然沒有 Jane Eyre 那樣的風行。安娜的小說永遠是罩在她二位姊姊的光芒之下的。哀密麗的 Wuthering Heights 則一直等到作者死之後很久纔漸漸受人注意。

在一八四八年四月，Jane Eyre 已經三版了。它在美國方面銷行得更廣。寄到霍華斯來的信，刊物，讚美的批評愈見多了。寄來的東西外面都是寫，「克勒貝爾，白朗脫小姐轉。」司密士與阿爾特公司寄版稅給夏綠蒂，每次一百鎊，外面也是寫「克勒貝爾收。」但始終沒有人知道克勒貝爾是怎樣的人，和是男是女。

同時，署名 Acton Bell 的安娜已經寫成了第二部小說，名叫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是一部三巨帙的長篇。因爲她姊姊的緣故，安娜的小說立刻有書局願意出版了，而且稿費也很容易的支到。但是，在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出版之後的第二星期，有一封信寄到霍華斯牧師家中來了。那封信中的話是完全出乎白朗脫姊妹的意外的。寄信的是美國方面發行 Jane Eyre 的公司；他們要預約克勒貝爾的第二部小說的稿子，還有因爲另外一家競爭營業的公司在廣告上說著作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的 Acton Bell 和 Currer Bell 就是一個人，所以他們要請問這二個名字究竟是一位作者還是二位。這尷尬的情形，使夏綠蒂和安娜覺得有辯明一下之必要了。因此這二位姊妹開始了那值得紀念的倫敦之行。

在一個禮拜五的早晨，夏綠蒂和安娜沒有告訴人就動身了。先到里茲，由里茲搭夜車轉赴倫敦。當夜她們二人就在一家常爲書客留宿的旅舍中住了下來。次日清晨，這二個短小的女子，帶着奇妙的和興奮的神情，走進了司密士阿爾特公司的高樓的大門，說要會見司密士先生。她們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但門房終於帶了她們去見司密士。夏綠蒂手中拿着司密士寄給 "Mr. Currer Bell" 的信。

那高而大的司密士先看了看那信封，再望望二位短小的女子的面色。然後他疑惑地問：『你們從那樣得到這信的？』

夏綠蒂不覺失聲笑了。這樣經過一番話，雙方的認識成立了。司密士立刻叫人去請韋廉氏來。那位快上五十歲的和藹而蒼瘦的人，是第一個讀夏綠蒂的作品，第一個發見夏綠蒂的天才的讀者。經過一番熱

烈的談話，震顫的握手，他們的友誼更鞏固了。

當天的歡迎的熱烈是白朗脫姊妹一生所不能忘記的。司密士先生請她們到家中去會餐，餐後再同去聽樂曲；在禮拜日韋廉先生陪她們上倫敦市的大禮拜堂禮拜，一再上國家戲院看戲。這樣的熱鬧生活不是從霍華斯鄉僻處來的女子所能想得到的。她們微微覺得有些不慣。夏綠蒂在戲院中輕輕地拉着韋廉的臂說：『你知道我對於這一切東西是不很慣服的。』

在禮拜二，三位姊妹帶着許多贈送下來的書，回到霍華斯鄉間。熱鬧了幾日，身體很倦乏了，心頭迷惘地帶着夢幻似的一片印象回去。沒有人知道她們爲什麼事到外邊去了一趟。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眞姓名，除了司密士和韋廉氏之外。但司密士和韋廉氏以後寄來的信就改稱白朗脫小姐了。

可是此後白朗脫家的衰運來了。最先是兄弟白蘭威爾的逝世。白蘭威爾的資質是很好的。他有藝術的天才。他爲他三位姊姊畫的像（見插圖）是極有名的，現被保存在倫敦的國家名像館中。但他的天才卻被自己的荒唐放浪的生活所害壞了。他在倫敦愛上一有夫之婦，失戀後耽於酒，又染上了煙癖。他把身體糟塌到不可收拾，終於害着癆瘵去世了。

在白蘭威爾病死之際，哀密麗和安娜的肺疾也發作了。哀密麗的病沉重得很快，就在白蘭威爾死後的三個月，她也跟着去世了。她是那樣的一個奇特的具有天才的女子。在病中她照常起來，自己上下樓梯，不願看『害人的醫生』。在臨死的一天，她還是能起牀，眼中露着紅絲，喉頭痰聲咯咯。到中午，她向姊姊說，『如其你能爲我請一醫生，我看看也好。』但在下午二時她覺不能支持，跟着她的姊弟做了肺癆菌的俘虜。

再隔五個月後，在一八四九年的五月中，安娜的病勢也加重了。夏綠蒂在斯加巴拉租得一極好的房子，帶安娜去住，希望海濱的空氣會救轉她弱妹的命運。但已經太遲了。安娜臨終對她姐姐說的話是：『勇敢些，夏綠蒂；勇敢些。』

接連的死音葬鐘，使霍華斯牧師家的大客廳變得非常冷落悽清。夏綠蒂陪着耄年的老父在裏邊厮守了許多時光。這時她的第三部小說 Shirley 已經寫成了。Shirley 的背景是設置在夏綠蒂自己所處的地方上的。裏面的人物就是她近旁的人物。小說的主人翁 Shirley 就是哀密麗的替身。Shirley 一出版，有人猜想它的作者一定是霍華斯牧師家中的人了。

在一八五〇年，夏蒂綠又開始寫她的第四部小說了，小說的名字叫 Villette。Villette 於一八五三年二月出版。它在英國的文壇上掀起一陣極高的波瀾，把 Currer Bell 的名字送到每個人的耳中。夏綠蒂所收到的讚美的評論如雪片一般。和她同時的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愛麗脫說：『我似捉着了我身旁的最眞實的世界，因爲我已經讀過

了 Villette ……我覺得它的力量竟是不可思議的。…… Villette…… Villette ……你們讀過它麽？』

但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不是很小的變動發生了。夏綠蒂和她父親的助手尼古爾 (A. B. Nicholls) 結了婚。這個結合或許不是夏綠蒂所滿意的，老牧師是尤其不贊成；就從表面上看這段婚姻也似乎不相稱的。夏綠蒂已經成名了，她的每冊小說至少可以抽五百鎊版稅；要她去嫁一個無名的每年只賺一百鎊的牧師助手，那在文學界中或許將引爲笑談。但夏綠蒂和她父親似乎都不能避免這結合，因爲老牧師沒有這助手顯然是辦不下去，於是夏綠蒂和尼古爾就在霍華斯同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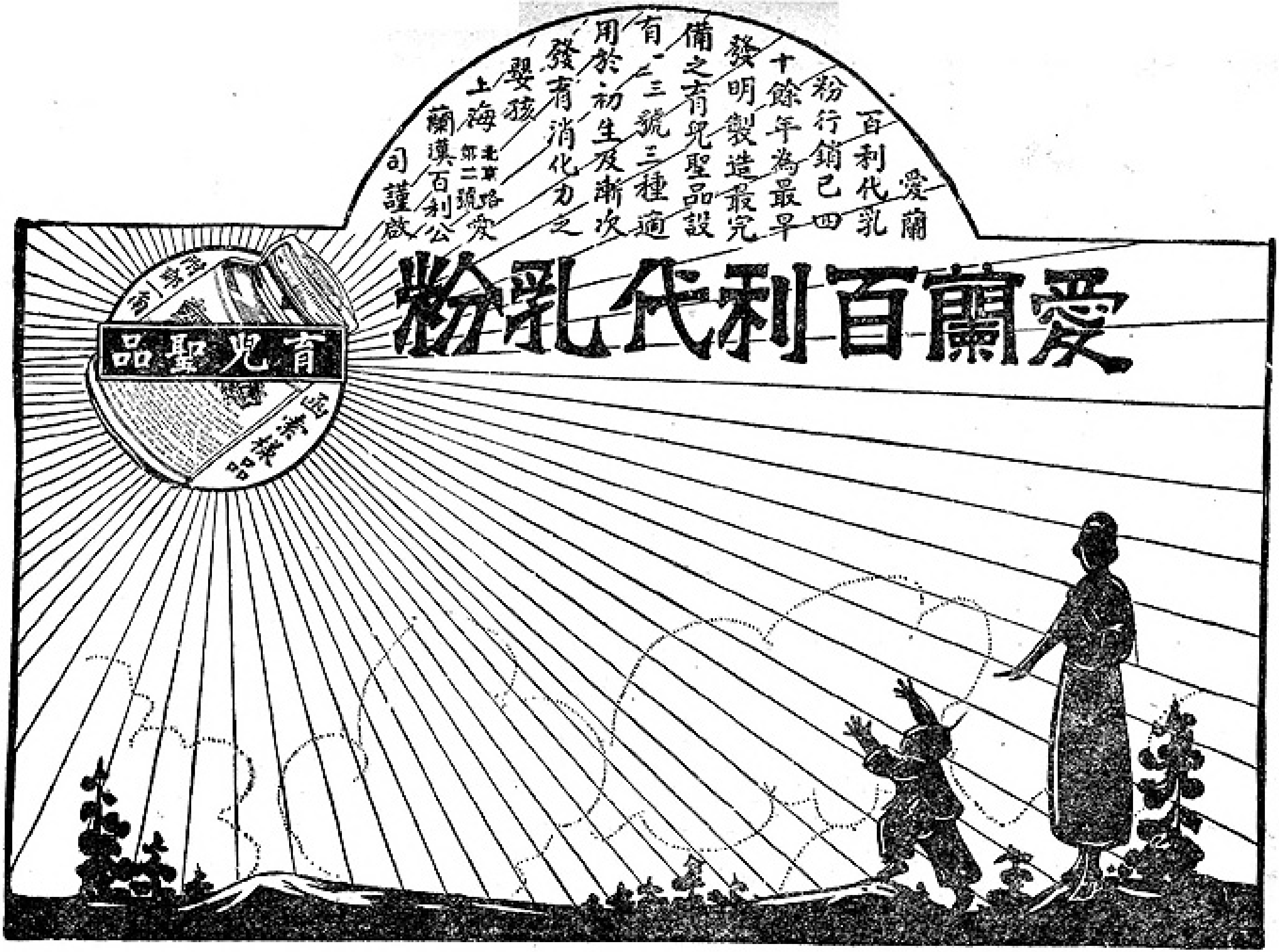
從夏綠蒂自己的記錄看來，婚後的生活或許是很平順快樂的。但快樂卻不能維持長久。在她結婚之後的九個月，即一八五五年三月，她也染病去世了。

老牧師是這家中最後去世的一人。

新的文學思想，新的文學作品，新的文學作家繼續不息地發展產生出來，把舊的光輝掩過去。快一百年過去，對於這幾個浮溢着天才，震撼了一時的姊妹作家，人們似乎有些淡忘了。但研究文學史的人會從書架中尋出夏綠蒂的 Professer, Jane Eyre, Shirley 與 Villette，哀密麗的 Wuthering Heights，和安娜的 Agnes Grey,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它們是攻讀文學者所必備的書。從它們讀者或許會聯想到它們作者的故事——古氣盎然的霍華斯牧師家，寫給桂冠詩人的熱情的書信，隱祕而富有奇趣的倫敦之行，與一一被癆瘵的惡魔攫去的短促的壽命。

過去的文學史中僅有着很少的特出的婦女作家，這很少的幾個作家的成名的故事是值得我們知道的。爲着這緣故，我把它們寫了出來。

（完）


愛蘭百利代乳粉
愛蘭百利代乳粉行銷已四十餘年為最早發明製造最完備之育兒聖品設有一、二、三號三種適用於初生及漸次發育消化力之嬰孩
上海北京路第二號愛蘭漢百利公司謹啟
育兒聖品

喬治桑之「我的生活史」

潤餘節譯

喬治桑的著作，已經有人介紹得很多了，但是很少有人譯述她的生活史一書，這大概是因爲篇幅太長的關係。其實此書是非常有趣味的，要眞實了解她的才情與性格，還得閱讀此書。她在書中的謙虛與誠摯，實在是不可得之於其他著作家的。她既沒有以作者的地位自居，也不像一般筆記家，歡喜在這樣一種的記錄中任意道人長短，攻人陰私。她作此書的目的，完全在乎述她及她所關係的人之生活，然而這種敍述並非乾燥無味，乃是參差有致，富於小說趣味與歷史價值的文學。她在此書的卷首曾有這樣的三句題語：「待人慈善，持己莊嚴，對上帝眞實。」我們見此當可以明瞭她寫此書的態度了。下面試譯三節，以爲介紹。

喬治桑的自述自畫

我的姑姑綠茜在次日將與一個軍官——我父親的朋友——結婚了，於是在這晚我們家中約了幾個親朋聚會。這天他們組織了幾種對舞，我的母親着一件美麗的淡紅衫子，我的父親就在他的忠實提琴（我至今還保存着牠，我是在這種古樂器的聲中出世的。）上照他的法則奏着對舞的曲子；我的母親有一點不舒適，離開舞蹈，走到她的室中去了。她走開的時候因爲面色並不曾改變，而且走得非常從容，所以大家仍是繼續地舞着。到了最後的一舞，我的姑姑綠茜走入我母親的室中，不禁卽刻叫了起來：

『來呵，快來，莫理斯，你得了一個女兒。』

『我可憐的母親既然不在這裏爲她祝福，我就名她爲震旦吧，但是有一天她總會來祝福她的。』我的父親將我接到他的手腕中說。

這是在一八〇四年的七月五日，正當共和的末年，也是帝國的初年。

『她在音樂聲中與玫瑰叢裏生出來的，將來一定很多幸福。』我的姑姑說。

我生來就非常整齊，而當我幼年的時候，好像有長得很美的希望，但是後來並非如此所預期的。這或者是我自己的過失，因爲當美麗正待發展的年紀，我已經整夜整夜的讀書與寫作了。我既是美麗父母的女兒，我應當不至於相差得太遠，但我那個看重美貌甚於其他一切的母親常常爲此責備我。至於我呢，我不能拘束自己來講究美麗。我惟其

是愛爽直，所以愈不歡喜柔弱。

不要工作，使得眼睛明媚；不要跳跑於太陽之下，當可愛的陽光吸引得你不自主的時候；不要穿着舒適粗陋的木履，恐怕弄壞了脚；應戴手套，就是說放棄手的靈敏與力量，使之永遠笨拙，衰弱；不要疲乏，當事體命令我們不能免除此的時候；總之應該生活在鑪側的形式之下，以免在成人以前損壞了肌膚，這就是我所老不能了解的地方。我的祖母對此責備我更甚些，常常爲得帽子與手套的問題使我幼年極感不適；只是我雖然不是有意反抗，但這種拘束還是不能對我發生效力。我的容貌只有一時的鮮明，但從不曾美麗。我的五官雖然生得整齊，但從沒有想到去給它們一點表情。因爲我差不多從搖籃裏就有那不自知的愛夢想之習慣，所以我自幼就有一種「傻相。」我所以清爽的說出這兩字，因爲我一生中，無論是當童年，在道院，或於家庭親愛者之間，人家都是如此的向我說，而且這也應當是眞實的。

總之，以我的頭髮，眼，牙，以及別無缺項，我在少年的時候既不醜陋也不算美麗，而在我自己的眼光看起來覺得這是一種長處，因爲醜陋與美麗都是引人談論的。對於美的外表我們希望得太大，對於醜的外表我們又畏懼得太深，所以還是那不太漂亮又不嚇人的中姿爲最妥當，而我的兩性朋友就是這樣覺得我的。

、我所以談到我的面貌，爲得以後再不談及此了。在一個女子生活的敍述中，這可以延長到無窮的一節，很可能使得讀者厭惡；我按照習慣，對於要表現的人物，只作一種外部的描寫，而我第一句就說到與我有關的話，以便在我以後的敍述中可以完全免掉這種幼稚的言語；我本來對此可以絕不提及；我參照習慣，而我看見就是很嚴謹的人，當他們敍述自己之生活的時候，也並不會覺得有免此俗套之必要。這或者是因爲想饜足讀者好奇心的念頭纔如此吧。

然而我希望將來大家不要應付好奇者的這種要求，假使我們必須描寫自己的容貌的時候，我們只要從護照上抄下警察人員等所指明的形相就得了，這種格式既不誇大，也不會冒犯的。現在且將我的述之如下：黑眼，黑髮，頭額普通，面色淡素，鼻佳，腮圓，嘴中等，身長四尺九寸；特別的記號，絕無。

祖母與母親

喬治桑的父親因未得他母親的同意與一個平民的女兒私自結了婚，所以她的祖母極不高興，而因此不與兒媳往來；直到喬治桑出世，她纔使他們母子與姑媳和解了。她的祖母那種成見與感情衝突的景象使她自小就感到一種悵惘。下面所譯的一段就是敍述他們和解的經過及她母親的性格。

我的祖母或者從來沒有告她兒子的眞意。她卽算有此計劃，但她一定沒有這種勇氣。當她放開仇意的時候，她大約已經減少一半痛苦

了，因爲嚴厲的對待所親愛之人，這不會使自己感受痛苦。只是她還不願即見她的兒子，這當然是爲得餘氣未盡以及想重新打聽一下她媳婦的身家。但我的父親旣發現我的祖母在巴黎，他懂得她一切都知道了，所以使我來爲他辯護。他將我抱在懷中，登上汽車，在我祖母住的房屋前停下，只用幾句話就說服了那個看門的女人，他將我托付於她，她就照他所托的做了，有如下面的情形。

她走到我祖母的室中，信口托辭說她有事與她一談。及到她見了我祖母的時候，她便說一些我所不懂的話，她一邊談，一邊打斷話頭對她說：

『您看，太太，這個美麗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孫女兒呢！這是她的奶娘今天抱來給我的，我是這樣的高興，以至於一刻都不想離開她。』

『不錯，她是很健壯的。』我的祖母一邊說一邊尋她的帽子。

於是這個會演她的角色的好女人立刻將我放在祖母的膝上，她給糖果與我吃，而且開始帶着驚奇與感動凝視着我。忽然之間，她推着我喊道：

『你騙我，這個孩子不是你家的；她並不像你！……我知道，我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因爲祖母有這種驅逐我出她的懷中之動作，好像我不獨叫起來，並且還眞實地哭起來，而我的這種眼淚竟收了很好的效果。

『來吧，我可憐的親愛寶寶，』看門的女人將我抱回到她的腕中說：『人家不歡喜你，我們走吧。』

我那可憐的祖母心軟了。『抱回給我吧，』她說：『可憐的孩子，所有的事都不是她的過錯！這是誰抱她來的？』

『是您的令郎自己，太太，他在下面等着我將送還他的女兒給他。假使我觸犯了您，還要請您原諒；因爲我並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以爲能够使您高興，使您有一種好的詫異……』

『算了，算了，好人，我並不埋怨你，』我的祖母說：『去叫我的兒子來吧，將孩子留在我這裏。』

我的父親很急速地走上樓來。他看見我坐在祖母的膝上，緊緊地貼在她的懷中，她流着淚還勉強弄我笑。以後人家並沒有告訴我他們母子當時相見是一種什麼情形，因爲我那時不過九個月，我自然一點也不能記憶。不過他們大約是同着哭了的，並且互相親愛着。母親爲我述及我生命中這第一回故事的時候，她說後來父親抱我回到她面前之時，我手中已有了一只大紅寶石的戒指，這是祖母從她的指上取下來叫我戴在母親指上的，父親曾神聖地指示我看過。

然而祖母還是隔了一些時候纔允許她的媳婦與她相見；外面的謠言說她的兒子結了一種不稱的婚姻，以及她之不允許與媳婦相見，使得我母親遇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而父親因此也是一樣。祖母後來覺得她這種拒絕是使兒子不利的而恐慌起來，於是她就接待了她那戰慄的蘇菲，而母親的柔順與溫和竟解了她的兵甲，一種宗教儀式約

婚禮卽在祖母的眼前舉行了，接着一餐家庭的聚餐她就承認了母親及我。

根據我那不至於錯誤的記憶，稍遲我將述及她們這兩個習慣與意見均不相同的婆媳所互相影響的印象。現在我只說她們各人的方法都是很妙的，她們甜蜜的母與女的名稱都交換過了；假使父親這種婚姻在狹小範圍的親族中不甚名譽，但凡是與父親來往的人卻不留意此，他們只接待母親，並不管她的門第及財產。但是我的母親從不愛交際，就是她往來於繆哈（Murat，拿破崙的妹夫，也是他的大將）的府中，乃是因爲不得已，也可以說是因爲父親以後要在他手下做事的關係。

我的母親與那些自以爲比她高貴的人在一處既不覺得羞辱，也不以爲榮幸。她譏笑愚人的驕傲，暴發者的虛榮，她覺得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平民，而且相信她比所有的富豪貴族都要高貴些。她常常說，她這一個種族人的血脈是比別人的紅些，粗些，我對此很相信，因爲假使精神與身體的剛毅實際上是良好種族的根基，我們必當承認那種失喪工作的習慣以及沒有忍受痛苦的勇氣的人們，一定是缺乏這種體智上之剛毅的。此說當然不是沒有例外，人家可以說過於工作以及過於辛苦是和過於懶惰與過於閒散一樣使人衰弱的。不過就大體而言，當然生命是存於低級社會之中，愈上便愈失其實力，猶如植物的樹液一樣。

我的母親，絕非那種大膽的陰謀家，他們的私情就在乎不顧一切的輿論，以祈求一種虛僞的尊榮。她因爲非常的自尊，所以也不怕人家的冷淡。她的態度是那樣的持謹，好像她是性情怯弱；但假使有人試用保護她的神氣去鼓勵她，她的持謹更甚，而且她表示淡漠與沉默。她對於使她尊敬的人，態度卻非常的自然，她令人覺得她親切可愛；本來她的性質是快樂的，活潑的，多趣的，最仇恨的就是拘束。凡是大的宴會，無謂的往還，甚至跳舞會，都是使她所厭惡的。她歡喜圍爐向火，以及輕快的散步；但是，無論在家或出外，她需要的是親密，信心，完全真誠的交誼，以及習慣與作事的絕對自由。所以她的生活是退藏的。我父親的性質也是如此，關於這層，夫婦是沒有配合得再好的了。他們只有在他們的小家庭中纔覺得幸福，除此以外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感覺得煩厭。我既遺傳了他們這種與世生疏的性質，而這個就使我常厭惡社會，只愛家庭。

寫小說的時候

從一八三二年起，喬治桑已有幾種小說問世了，不過這常常是在一種奇特情形之下寫出來的，我們只要看下面一段譯文卽可以知道。

有些時候我生活在巴黎完全是隱藏的。我有一本小說要寫了，而

且我覺得蘿拉階河畔的屋頂小舍太熱，所以我想法找到了一個奇怪的工作場所住下了。此屋的最下一層正待修理，只是不知道爲什麼修理的工作在是時忽又停止了。這些廣大的房間充滿着工程的木石；那些向花園開着的門已經去掉了，而花園自己卻又是關着的，荒蕪的，等待一種變遷。因此我在這裏有的是寂靜與陰蔭，空氣與清涼。我將木匠的工桌改爲我的書案很够一切須要物件的陳設，我眞過着許多從來得不到的淸靜日子，因爲除了那將鑰匙托付與我的看門者及送信與送飯與我的女工以外，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我呢，除了去寄宿舍看看我的小孩以外，也是從不出去的。

我覺得世人都會像我一樣歡喜這種外物都願意安排給我們以絕對靜默的希少而短促的時刻。在此情形之下，就是無論怎樣狹小的地方都變成自願的囹圄了，也無論它是如何，但在我們的眼光看來總是不可名言的舒適，這好像是一種戰勝了獲得了時間，靜穩，及我們自己似的情味。在這些空處的，將要飾以金屬絲綢的，但決沒有人像我這樣享受的牆上，所有都是屬於我的。至少我可以說將來占有牠們的人決不會如我此刻一樣自早至晚領略夢想與淸閒的況味，他們或者這樣一點鐘都享受不到也難說。此地一切都是屬於我的：這些作我牀椅的木板堆，從這角牽到那角，勤勞織網的蜘蛛，在木屑內神祕工作的小鼠，以及園中的白鴿，都是屬於我的。我有時晚間從樓上下來，並非爲寫作，乃是爲立在臺階上吸取空氣與禁思。一些荆棘與野草已在亂石中生長出來了，爲我驚覺的麻雀在激動了的寂靜中挾着小樹的葉子飛過，而外面的車聲與呼聲就直達到我的跟前了，益發使我覺得我的自由與安閒爲可寶貴。當我的小說作完了的時候，我再開門接待我的友朋吧。


月經病
達越氏婦女調經止痛丸
DRAGEES OF HEMAGENE TAILLEUR
本品為最有功效之婦女正經藥專治婦女各種經病如痛經
經閉經少陣發性子宮收縮產後腹痛及出血等症服法簡便
功效妥速誠為女界之珍寶也
大瓶每瓶二元半
小瓶每瓶一元半
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12 Dragées
HEMAGÈNE TAILLEUR
DOSE
4 to 6 dragee a day
two at a time
HEMAGÈNE
TAILLEUR
(12 Dragees)
中國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一號
法商百部洋行

黑奴籲天錄及其作者司都和夫人的故事

仲華

大概有很多人曾經讀過林譯的黑奴籲天錄；大概有很多小朋友剛讀完湯叔叔的茅屋；大概也有很多的都會男女曾經看見過美國的著名影片「黑奴魂」。當然讀者和看者很多知道那原本的名字是叫"Uncle Tom's Cabin"。但是有不少人或許沒有注意到那本書的作者司都和夫人 (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名字吧！即使知道了，或許沒有知道她寫成那册書的經過情形吧！黑奴籲天錄是世界文學書中的一册長垂不朽的著作。司都和夫人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永遠留名的婦女。讀黑奴籲天錄（或湯叔叔的茅屋）或看「黑奴魂」使人胸懷悲抑；但是聽司都和夫人寫成這册書的故事，或許能使人精神興奮。司都和夫人寫成這册書的故事在普通的文學史中不大有得仔細記載，因此我要借這「婦女與文學專號」的機會把它寫出來。

司都和夫人本來是生於一個教會牧師的家庭。她的小名叫海立脫。父親名皮乞 (Lyman Beecher)。他生有七個兒子和四個女孩兒子都熱心於教會事業，女兒中最聰明的一個就要算海立脫了。做父親的脫不了重男輕女的成見，對於這樣聰明而是女性的海立脫有着些微的惜意。他說『可惜海立脫不是一個男孩，否則她會做出比她兄弟還更大的事業來的。』父親的預言是錯誤了，這女孩一樣的能做出比她的兄弟還更大的事業。

這樣兄弟姊妹衆多的一家庭，經濟並不寬裕，開消頗覺困難，只有靠着大家多動一些手脚，才能勉強敷衍過去。他們自己劈柴，自己擠水，自己烹飪，自己洗衣，田園的蔬菜豆穀自己栽種，自己採藏，牛羊鷄豕等家畜是自己飼養的。父親不論在風晴雨雪等什麼天氣，總是很早起來，背着皮包，攜着聖經，走往遠處傳道，直到夜晚回來。

海立脫漸漸長大成少女了。同時，父親皮乞被調到辛辛那底，做蘭恩神學院的院長。海立脫於那時嫁一在神學院執教的鰥夫司都和教授 (Prof. Calvin Stowe)。司都和夫人後來所著的舊鎮鄉民 (Old Town Folks) 中的華拉斯，即她的丈夫的縮影。在這從少女轉到人妻的關頭，她寫信告訴人說：『啊，這竟來了，但是我不覺得怎麼樣。』結婚

三星期後她又寫着說，『我的丈夫和我正坐在火爐旁邊，像你所見過的一對馴良的家禽那樣地安謐。』司都和夫婦的感情生活大概是很甜蜜的。

然而，就在那時候，辛辛那底市外面空氣並不寧靜安謐。奴隸問題的爭端鬧得甚囂塵上。外邊有人作狂熱的演說，有人暴動；有許多人看見一個黑奴隨侍一少女進教堂，吐一口痰在地板上，因而要放火燒死他。父親皮乞對於廢奴運動者不十分同情；他是太老又太舊了，不再喜歡有變動。然而他的兒女並不如此。兄弟亨利·華德和司都和教授曾設法幫助一在逃的奴隸脫險。司都和夫人有一黑種女僕，她的悲慘的身世引得司都和夫人落淚。亨利華德後來竟用了他在勃綠克林主管的教堂，暴露賣奴的罪惡的真相；這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但也惹起許多人的仇視。

然而司都和夫人在那時還沒有做一個公開的廢奴運動者。正和她的父親一樣，她對於那些激烈分子覺得是用了「燒去屋子以殺滅老鼠」的手段，似乎嫌過分一點。當然，那時她對於南方的奴隸制度的真實情形還沒有知道，她所得到的僅是耳聞的一些消息而已。

蘭恩神學院停辦了；曼茵地方的鮑闊因大學將司都和教授請了去。司都和夫人自然是同去的。就在那時候，司都和夫人接到她姊姊愛德華皮乞夫人的一封信，講到新訂的「逃奴法」的殘忍。信中有這樣的幾句話：『現在，海立脫呵，倘使我有着你那樣的一手好筆墨，我一定要寫出一些來，使全國的人知道奴隸制度是怎樣的一種殘忍的東西。』司都和夫人讀完了這信不禁跳將起來，她呼着，『天幫助我，我一定要寫一些。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一定寫下去。』

黑奴籲天錄的前面一小部分是寫在一張送肉者所遺下的褐色廢紙上的。司都和教授偶然發見了它，讀下去，不禁被感動得哭起來。於是司都和夫人再寫信給各處的朋友，請她們告訴她一些田園奴隸生活的實情。同時，她也將自己在辛辛那底時所聽到的奴隸故事回憶起來。一天一天的寫下去，稿子積得不少了；於是她就把黑奴籲天錄的初稿在"National Era"日報上逐日發表出來。當初司都和夫人的心中毫沒有什麼作小說賣錢的觀念的，就在司都和教授也僅覺得這可以幫助他夫人做一件新外套而已。

在日報上登完了，跟着是出單行本的問題。書店的發行者說，這不是一個漂亮的題目，而且全書也太長一些。發行者的意思最好司都和夫人能把這書刪短一些。司都和夫人當即表示不願意。發行者又提議給她抽百分之十的版稅。司都和夫人爽直的答允了下來。司都和夫人的出版顧問在他們接洽出書的時候自言自語地說：『無論怎樣，誰願意讀一個女子所寫出來的書呢！』他以為司都和夫人的書能接洽定當，得到出版，真是萬幸。然而，在回到南邊去的途中，他趁着車中無聊翻開這書來讀幾頁，愈讀愈不忍釋手，終至下了車在斯潑林斐爾借一旅館過夜，一口氣讀完這本書。

在寫着黑奴籲天錄時，司都和夫人曾有着這樣的意思：她要這本書給南部人愛看。因此，她把奴隸制度中的許多困難之點也都寫入了書中。而且，她也又把湯叔叔的三個主人中的二個寫做是和善的有理性的人。有一個朋友讀了她的書，寫信來告訴她說：『你這本書大概是南北衝突中間的一帖緩和劑了。』

於是一個風潮起來了。她的書銷行得像急水中的船那樣快。「有八個印刷所日夜兼工地印刷裝釘，方能應付市上的需求。」黑奴籲天錄於短時間內被譯成二十二種文字，傳到世界的最遠的地方。連暹羅印度等處也有它的譯本。每一個讀者都爲湯叔叔哭，爲圖潑賽（Topsy）笑。「這像漫天野火那樣騷動着全美國。每個人的口上掛着湯叔叔的故事。故事的情節燃着了每個人的情感的赤焰。有人問誰點着這把野火的。是一個小女子呵！」但是，誰也不敢輕視這「小女子」了。

然而，名譽高了就易受人譏謗。一面有人稱讚，在另一面卻有人攻擊。政治的刊物，宗教的刊物，社會的演講，都把論點集中於司都和夫人這冊書，同時加以不少的詆譭。這位無辜的作者是一些也沒有預備到的。所有的讚嘆與同情都自遠處不相干的地方來；所有的詆譭與仇視卻從作者所希望得到好的反應的地方發生。她被罵爲優物，被咒爲邪教叛徒，但在同時她也成爲一個最偉大最奇特的婦女了.

然而事實並沒有給司都和夫人以真正的失望。她超然地立在靜處，看着騷動的局中所變演出來的情形。有無數青年投身於南北戰爭，總說他們的自願去投軍是受了司都和夫人的黑奴籲天錄的感動。林肯總統自己親向司都和夫人作熱切的敬詞，說：『哦，司都和夫人，很榮幸得會見你。你就是寫了那本書而發動這次大戰的「小女子」呵！』

此後司都和夫人又寫成第二部黑奴小說，特來特（Dred）；在四星期中賣出了十萬部。接着她又發表三部小說：奧爾島之珠（The Pearl of Orr's Island），牧師的求婚（The Minister's Wooing）與濱鎮鄉民。其中以濱鎮鄉民爲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她也出現於演講壇上，有千萬個聽衆靜候着要求見一見她的真面目。她曾經幾度的到外國去，在碼頭上有無數讀過黑奴籲天錄的男女攜着歡迎的巾帕等待這位最受人敬愛，最受人妒恨與最受人談到的婦女。

黑奴籲天錄成爲世界文學書中一本古典的作品。它也被編爲劇本，出演於舞臺上。沒有人再能搖動司都和夫人的地位了。據出版者說，她的黑奴籲天錄是聖經以外最賣得多的一部書。

（留）



SPETON

IDEALES ANTICONCIPIENS

史斑通

出類拔萃的制育良藥絕無油脂非常純潔功效確實可靠

用於白帶子宮鄰組織炎及腐蝕等症爲膣道消毒劑應驗如神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柏林育海司泰

泰勒化學廠製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漢口路A九號

金山洋行



君亦曾聞「加斯血」爲治跰之良藥乎？

以「加斯血」藥水數滴、塗於足部鷄眼上、痛苦立止、二三日後漸自乾枯、去之甚易、且絕無痛苦、藥到病除、誠最通行治跰之良藥也、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GETS-IT"

Chicago, U.S.A.

現代俄國女作家自傳

張叔愚輯譯

一　賽甫琳娜 (L. N. Seifulina)

我生於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倭林卜爾葛司基省脫洛衣司基縣瓦爾拉莫倭車站。我的母親是一個農家女兒，父親是受過教會洗禮的韃靼人。我於幼時卽受學於神父洛姆耿司基；然我此後能在喀扎宜地方的教會學校讀書，實在是他的力量爲多。至於我的學問，大半是得於倭林卜爾葛司基的僧侶學校，後來又在倭姆司克中學校第七級畢業。我開始作事是在城市的學校內，此後又到鄉村學校內作事。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間，我服務於威里諾，塔司康脫，福拉基喀福加子以及倭林卜爾葛司基各地方的舞臺內。此後又從事於教育生活，在克雷姆充任私家教讀，這也是我暫時的生活變化。及至後來我充任管理圖書館的職務，並作學校以外的工作，如管理倭林卜爾葛司基省的倭爾司基縣的土地事務。在一九一七年間被舉爲縣的土地議員，我是議員中間唯一的婦女；選舉我的一半是縣中間的巴司開爾種族，一半是薛克唐脫種族。在一九一七年的八月我加入共產黨，但在一九一九年的正月我和一些鐵路工人同時脫離黨。此後又充任采梁賓司克城圖書館的管理事務。又此後充任管理采梁賓司克省的圖書館主任。在一九二〇年間到莫斯科，並加入最高科學教育課程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年間被派在國民教育委員會充任西伯利亞科的祕書，被命寫一「兒童的星期」的文章登載於「蘇維埃西伯利亞」的報紙上。同時又寫一短篇小說，題名快走者帕爾羅司金娜登載於省的刊物上，得有意外的成績。同時又登載於「西伯利亞之火」雜誌上。最後又寫一短篇小說正義的破壞者，是登載於首都的刊物上的。在一九二三年時候又遷居到莫斯科，直至一九二五年纔遷到列寧格拉城居住。

二　喀拉瓦葉瓦 (A. A. Karavaeva)

我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偏爾米城。我的父親是一小官吏，母親是女裁縫。我雖然處於這種環境，可是我對於書籍從小就很喜歡讀。在九歲到十歲的時候，我就讀普希金的作品及其他有名的作品，讀物。雖則這種書籍對於中學校的一切沒有什麼關係，然而對於學問上面終究覺得比較容易些。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候，我還只十二歲，但對於革命表示着熱切的同情；及至革命失敗，看見許多革命者

的繫獄以及流遣到遠方的西伯利亞，我的心中覺到非常的不安，並代替他們向上帝禱告。在一九一一年時候，我在中學畢業，於是到鄉村中充任教育的事業，但這實在不是我所願作的事情，在生活上頗感痛苦。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我對於教育事業已經盡力到二年之久，於是到皮索耳城入高級婦女班歷史哲學系，兼攻文學及俄國語言。由一九一三年起直至一九一七年，此後我就奔走於衣食，結婚生子以及家庭的牽累，在在使我發生煩悶。十月革命使我靈魂上得到非常的騷動和不瞭解。但我很想知道明白，爲什麼我應當生活。在一九二一年我開始著作。

我的處女作在火花底下的一篇短篇小說是在一九二一年發表的。此後我服務於新聞事業，在「紅色的阿爾泰」「青年的阿爾泰」等報紙社內工作。又此後我在蘇維埃的西伯利亞雜誌內服務。在那雜誌上我所發表的作品大半是詩，散文，短評之類。在一九二二年間我寫有一篇小說，名爾里蓋里，是登載於「西伯利亞之火」雜誌一九二三年的第一第二兩號上面的。在一九二二年間，我開始加入俄國共產黨。於是我的創作竭力地向活潑的方面走，不斷地激進。其時我擔任宣傳工作。在一九二五年的「紅血」雜誌曾登載我的作品兩篇。此後我的宣傳工作又使我回復到歷史題材的作品上面去了。在一九二四年的末期以及一九二五年的初期，我曾寫有一篇小說，題名金色的紅嘴烏，是關於西伯利亞的長篇社會歷史性質的作品。我前時有深刻的熱情

對於鄉村的世界，現今已顯明地看出鄉村的道路來了；和工人階級的聯盟，社會主義的建設，新人的產生，城市的好朋友鄉村。根據那種意識而論鄉村的短篇小說作品，爲人參色，女主人，烏鴉以及其他作品，並大的作品如院落，再有新近完成的長篇鋸木廠等皆是。

現今我從事於長篇 "Hard-Ost" 使我對於人的內部世界的變態異常騷動。

安娜喀拉瓦葉瓦，一九二八年。

三 薩戈尼揚(M. S. Shaginyan)

我於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莫斯科城。我的父親與母親都是阿爾米亞種人。我的父親是莫斯科大學的講師。我的學業（一）在耳在夫司基中學肄業，（二）在莫斯科高級婦女班肄業（畢業於哲學系），（三）在薩尼亞司基大學中的教授胡里夫處肄業（研究鑛物學與結晶學），（四）在阿娜普司基城紡績學校肄業。在一九一二年間我始畢業大學，到德國鑛場工作，在大戰的第一年，我就回到俄國。在革命時候我爲登司克地方的文學教科主任，在那地方設立第一的紡績學校，講述養羊及羊毛管理的問題，在登司克美術學校內充任教員二年（講述藝術史及審美學），又在彼得僕的歷史藝術學校充任教員一年。

著作生活的開始是在一九〇五年，在莫斯科的蓮娜司林審衣郭洛司雜誌上登載有革命性質的工人的歌謠。至蓮娜司林審衣郭洛司雜誌被封閉以後，我又在莫斯科的報紙「勞動界的言辭」上登載各種文章。這些報紙的主筆，如洛巴諾夫，即現時發行「婦女雜誌」者。在那時候這報紙時常登載一些青年的革命性質的散文和詩辭。我其時爲第八級的中學生，在第一次革命時，參加革命委員會的代表，我並於其時在那報紙發表文章。

我的著作第一本書"Orientallia"出版後曾風行一時，再版有七次之多。我最好的作品係題名變化的一書。

婦里愛塔爾戈尼楊

列甯格拉得，一九二四年三月

四　福爾司(O. D. Forsh)

我的父親係打蓋司脊中區長官名姓爲大福爾馬洛夫，我於一八七五年間生於古尼卜要塞中，即我父親的司令部的所在地。

我的母親大概係阿爾米亞種人，去世甚早，所以我自由地生活着，特別是在男子和軍隊中間生活。

我所記憶的是騎兵歌曲和所喜愛的兵卒們的最好的故事談話，可是書籍我就不多了。爲此我在父親逝世以後到專門學校內讀書，對於讀物讀的非常之多。

我所喜愛的是「柏拉圖的談話」「對於衣郭烈夫團的言辭」及「奧特賽」等等書籍。

在專門學校以後，我又在兩個繪畫學校內學習繪畫。因爲飢寒所驅使，我在土里司克省工作，幫助管理飲食的事情。在司莫林司克省的鄉村中，我進入於農人的團體中心裏面工作；我的第一次文學試驗也是與鄉村有關係的，如將軍斥喉兵食火鳥彭發米耳撫（是登載於一九〇八年——一九〇九年的「俄羅斯思想」雜誌上面的。）至兒童土地是到巴黎和 München 去後的有關係的著作，是在醉心於科學祕密學識時代所寫的，（登載於一九一〇年的「俄羅斯思想」雜誌上。）此後又寫了一篇契約登載在「我們的道路」雜誌上面。又寫了一篇"Scythe"，是一本長篇浪漫小說的序言。

到了革命時候，我被強迫在蓮末亦基學校以及其他學校充任繪畫教習。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我在莫斯科地方工作，在學校的革新部分工作，性質近乎美術發展部的副主任。

此後從莫斯科到關棄夫省去，在那邊的生活完全改變，是在政府裏邊作事，充任俄羅斯部的副主任。

在俄羅斯南部我得到很豐富的革命生活材料，而暫時我只用在我所著的居住者的一書內。

佛思加福爾司

列寧格拉得，一九二四年。

五　瑪里赤(M. D. Marich)

我生於庫爾司克城。我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在那個時候服務於莫斯科庫爾司克鐵路，充任車頭上的大副。我們就住在那條鐵路線旁邊，每日我聽見機車的汽笛鳴聲，便知道我的父親要回家來了。對於庫爾司克，在我兒童時留着最深的印象的，便是那奇異的地方薛衣姆（離庫爾司克六十俄里）牠是湮沒於天底下及白色的水線底下，我們稱牠爲「迷花」的地方。

並且我的一生是喜愛那列車和機車遠遠地沿着鐵軌飛馳。我的兒時以及少年時的生活是游息於庫巴尼（河名）者爲多。此後我畢業於葉喀索里諾大耳地方的中學校。在中學校中我開始文學的嘗試。在報紙「庫巴司基克拉衣」及「庫巴司基庫里葉耳」上面登載着我所作的幾篇小品小說。至於高級的學術我是在聖彼得堡得到的。起先我在自然科學系肄業，後來我又在教育系肄業，直至一九一六年我始大學畢業。

我第一篇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長篇(Roman)乾樹枝，是在一九一八年寫成的。這一篇長篇作品是寄給「歐洲消息」雜誌社登載，得有佐爾西亞尼闊庫里闊夫司基的謬讚，但是並沒有登載，因爲這雜誌本身停刊的緣故。至於在饑荒和破壞的時期，我恰居住於俄國南方，對於作品可說得沒有寫什麼，但只盡力於教育事業。在中等學校內教授自然科學及英文。到了一九二二年我始遷居到莫斯科。

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國家藝術科學學院的戲劇系所組織的劇本懸賞爭選，我的劇本衣喀拉的羽翼（女醫生）得到獎讚。此劇本曾爲西爾里尼闊夫劇團所排演。在這一年（一九二三）內我又在雜誌「城市與鄉村」上面登載短篇小說巴衣巴克及小說在大街上的佳節。至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間我從事於長篇小說北部的光輝的著述，這小說在一九二六年初版，而一九二八年則爲續集的出版。在一九二七年間我又將一九〇五年所作的長篇乾的樹枝出版。在文學競選中，我所出版的短篇小說克拉皮瓦得到意外的獎賞。在現時我從事於長篇小說北部的光輝的第二集。在那集中我非常注意於普希金的晚年生活及其歿時情形，同時還注意於在西伯利亞的前喀卜里司脫的生活狀況。

瑪利亞．瑪里赤

六　英倍爾(V. M. Inber)

我於一八九三年七月生於倭聞司地方。當我九歲的時候，我就寫了一首處女作的詩。那首詩的開始是這樣：「污濁的書房，思想那豪奢

而無稽……」可是這首處女作的詩從來不曾給任何人看。此後我又寫了一長篇的寓言，其中是一詩人和出版發行者的談話。發行者說：「最好你研究經濟，莫非韻節在趕你嗎。」至關於寓言的形式我是不大喜歡的；我之所以選用牠，是因為我認為那種文字的行列的不同長短，只有在克雷洛夫的作品裏看見過。

我在十歲時候就考進了中學校。在中學校內我仍舊繼續寫我的詩。雖然在我方面是秘密的寫，可是終不免有人知道我在寫詩的這件事。

有一天我在上文學課的時候，我們的教習得米脫里衣得米脫里葉米亦西加連末亦給我們解釋什麼叫作詩的抑揚。想不到他忽然向我們發問道：「但是，也許，你們中間已經有人會寫詩，並且已經知道這問題的了？」

當他問到詩的時候，我是默然不語，甚至把我的雙目也閉上了。可是忽然間有一個女孩兒把我指給他瞧而說道：

「她會作詩。」

「大概是寫一些關於情愛的詩詞吧？」西加連末亦問。

但是我向他回答說道：「關於情愛的詩詞我是不寫的，我寫關於海的詩。」

於是西加連末亦要求將我的日記簿子拿去瞧。他拿去後只是默然而不說起什麼。在那時候，我以為這事情是很不好的了，但他為什麼不來取笑我呢。可是經過了兩禮拜以後，他把我日記簿子歸還給我，並向我說道：

「你必須再多寫一些作品。」

我應着說，「好吧。」

在這次事情以後不久，有一黑暗的夜晚，我向一位我所敬愛的婦人說，我寫些什麼詩呢。可是她對我說：「不要緊，這都要過去的。」

可是這種事實並不過去呵。

中學畢業以後不久，在夏天時候，有人介紹我給我們倭開司地方的一個名叫阿列山大米脫洛方諾末亦非獨洛夫的人。他住在海邊上自己的別墅裏，可以知道他對於青年詩人是厭惡得了不得的。然而他終究把我的詩讀了一遍。在最後我讀了許多關於日和海的作品，以後他向我說道：「我想把卜尼訥衣的作品介紹給你讀。」

在這一年的秋天，我開始把我的作品刊載在倭開司的報紙和雜誌上面。

在二十歲到二十五歲時候，我住在國外巴黎，此後又到瑞士。當我住在瑞士的春天，我的詩集的第一册開始出版，集名悲哀的酒。這書是在巴黎印行的。

我的第二本詩集，名悲苦的愉快，是在一九一七年秋天出版的。這時候革命剛剛開始，其時我也住在莫斯科城。

在那時候對於革命的關係，我是很難瞭解的；我只明瞭我在當時

的心悸。但是一切我都經過……我所住的地方差不多彈如雨下，我從饑餓與不安中間寫了許多空虛的無關緊要作品。可是這一些作品我亦時常被之管弦而歌唱出來。現今我認爲這些無關緊要的作品是我生活中間最困苦的回憶的紀念物。

我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回到倭爾司地方去，在那地方住了五年之久。在這些時候我對於詩差不多可以說沒有寫，我把我的力量和時間都拋擲在戲劇上面。可是在那時候我的生活是困苦極了。

在一九二二年我又回到莫斯科，這是我最後來到莫斯科了。在那時候我的生活亦是異常困難的。我又拋棄了一切，從新從事於文學。

在四年以前，我又開始試驗寫散文作品。我曾經刊行了兩本書：知一些不相識的平等慧星的捕獲者。

我又從事於雜誌的事務已經有半年之久，差不多要停止不再繼續工作了。可是我忽然記憶起美國人的談話『設使你有許多天才的話，那末你不要愁苦你也可以從新創造雜誌，』在我記憶這句話以後，不禁我自己要撫然微笑了。

上邊所寫的一切都是過去的事實。至於我將來的計劃，我想寫一長篇的大著作，並兩本關於旅行的書。

勒蒲蘭夫人

白蒲

女子歡喜美術的，在習慣上有很多人，但是歐洲古今的名畫家除了法國的維雪勒蒲蘭夫人(Vigée Lebrun, 1765—1842) 一位女畫家以外，再未見他人。她所畫的多係肖像，筆致分明，顏色鮮艷，使人看了非常悅目。路易十六曾向她說：『夫人，我對於油畫原是門外漢，但你使我愛好它們。』可見她的藝術之高明了。

離家的前夜（小說）

組緗

堂廳裏黑漆漆地，右邊屋子的耳門虛掩着，由門縫裏射出一線燈光。

蝶坐在籐沙發上，我坐在她傍邊，兩個人都屏息着向屋子裏傾聽。

「乖，寶寶吃奶奶，吃奶奶，」那個新僱來的奶媽溫慈地說着。

「呵呵呵……」鳩子又悽愴地哭起來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別哭，別哭。」奶媽說。

鳩子不哭了，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躡手躡脚地走到耳門傍，貼着一隻眼睛向屋裏瞧：坐在桌傍的是母親，她皺着眉頭，臉上泛着一點怒怨，一手抱着鳩子，鳩子凝着她靈活的小眼，注視着燈火。淚掛在小頰上，時時搖動着頭，發出哭後的咿嘤。奶娘依在傍邊，在桌上轉着銅子，一共三個銅子在轉，奶娘的手很靈捷，倒了這個，又轉起那個。

「鳩，好玩呀，嘤，……」奶娘一邊忙着轉銅子，一邊笑着逗鳩子。

「嗯，嗯，……」鳩子把小手指着在轉的銅子，很高興地咿呀着。

「嗯，嗯，……鳩也轉，鳩也轉。」奶娘由母親手裏抱過鳩子來，把銅子給了她，說：「奶娘眞疼你呢，小寶寶，你自己轉。」

鳩子把奶娘那張陌生的臉注視了一回，忽然又若有所感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我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樣？」蝶低聲地問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我說。

蝶正打算再說什麼，忽然屋裏傳出母親的話聲：

「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啦，要讀書，——結了婚還要讀書，生了孩子還要讀書！眞是新花樣，女人讀書有什麼用！……」

「少奶奶畢了業，會當女教習先生，賺錢來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這福氣！女人畢業幹什麼用！……這種狠心的人，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這樣可憐！……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

「媽，媽，媽，媽，……」鳩子凄楚的稚音喊着。

「寶寶，這是你的媽呀！」母親的聲音又變慈和了：「那個狠心的媽不要你了，你還念她作什麼，——寶寶，乖乖。眞是可憐呢，今天下午自你來了以後，一口奶奶也沒有吃。眞是可憐的孩子，犯了什麼法，叫人受

餓罷！」

「鳩，噯，多好玩呀！」奶媽說，銅子又在桌上轉起來了。

「娶什麼女學生！我早就說女學生是要不得的，女學生是一朵花呀，擺在那裏給人賞賞讚讚的呀！還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苦工？」母親又說。

「赫赫赫，……」我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

「你還笑！」蝶的聲音分明含着淚。

「媽，媽，媽，……啊啊！……」鳩子又淒切地哭喊着了。

「餓了啦！」母親嘆着說。

「小寶寶，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媽又在逗鳩子。

「呵呵，……」鳩子哭得更利害了。

蝶站起來，很快地推開門，走進屋子裏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進去。

鳩子張開小口，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親說：「媽來了，媽來了！」她看見蝶，張開手，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口裏親熱地喊着：「媽，媽，媽」淚還不住地向下滾。

「真是活冤家！」蝶紅暈着眼眶說：「乖，不許哭了！」

鳩子果真不哭了，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親熱地撒着嬌。蝶把鈕扣解開，露出乳來，可憐的孩子！她餓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撫弄着另一只。但是淒淒切切地，又接二連三地搖動小頭，發出哼嚶的餘聲。

「你看可憐不可憐？」母親很感動地嘆息着。

「真是癡東西！」蝶用手帕替鳩子拭了淚，撫摩着她柔茵的頭髮，半似自語半似教訓地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還要擇東揀西的！假使你媽死了呢，你不活了？」

「說得真好聽！」母親又怒又笑地說。

此時大家都無聲了。那個奶娘無事可做，靦靦覥覥地在搓着兩手。我看她，正是一位和蝶年紀相似，二十歲上下的女人，雖穿着鄉土氣的布衣，卻很整齊潔淨。燈光照着她半邊豐滿的面龐，「留海」的額髮拂着兩隻眼，緋紅的腮，猶泛着一點少女的嬌媚；但那兩隻由透薄的單褂掩着的胸前高高地聳起的乳峯，卻把她的少女風韻整個地毀壞了。

我又望了望蝶，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

鳩子含着奶，已在蝶的懷裏睡着了。

「可憐的孩子，」母親輕鬆地挺了挺腰說：「餓了，又哭得疲倦了，現在一吃飽，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憐的！」

蝶抱鳩子到我們自己的新房裏去，母親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權且在她屋裏睡一宵，到明天再說。

我走回臥室裏，蝶躺在籐椅上，一隻腳踏搖着鳩子的搖籃，側着身向裏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麼值得哭的呢？快到一歲的孩子，那裏這麼容易換奶？——慢慢地，說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上當！」蝶哽咽着嗓子發氣地說：「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難道就這樣完了不成！」

一位正在絢爛的青春中的姑娘，火焰在她的心內熊熊地燃燒，希望在她的目前美麗地閃爍，蝶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女子，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現代的生活，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裏，在這寂寞古舊的家庭裏，她怎能過得下去？蝶說：「在校裏讀書的時候，終天是多麼適意？現在則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空虛的，死靜的氛圍來充實我的感官。我是活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埋掩在這古墓裏！」

我愛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房裏冷悄悄地，蝶不知幾時已起身，鳩子也不在搖籃裏了。我慵懶地穿好衣服，找到後面廚房裏，纔看見蝶捧着碗在吃什麼。昨天的那一層愁雲，早在她的臉上消散了。

「你起來了？」她含笑地跳近我。

「你吃的什麼東西？」

「肝，醋炒豬肝，怪難吃的。」她皺着眉頭，撒嬌地搖着頭說：

「吃這個幹什麼用？」我說。

「止奶呢！」她高興地說：「鳩子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起身，奶娘來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廳上，和她玩了一回，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沒有哭。現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裏去了。」

「我知道熟稔了，就會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麼急！」

「這樣子，我倆明天就動身。」她一時真高興。

「好，只要你願意。」我說。

那奶娘聲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爲她丈夫在外面做買賣，她要在家裏料理，是離不得家的，所以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裏去養育，好在都同在一個村裏；自然可以時常來來去去，我們也都答應了。

「不知道她家裏清潔不清潔？鄰居怎麼樣，屋舍怎麼樣？」我說。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鳩子的衣服，什物去，」蝶一邊回答我一邊又和女傭人說：「張媽，你先去看看她在那裏登得慣，哭不哭？現在在那裏作什麼？奶娘待她怎麼樣？」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說。

「可是現在我不敢去了，她會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見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說着眼就紅了。

蝶中飯也不吃，忙着把鳩子的衣服，玩具，零星東西打點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們自己的行李書籍理好。她臉色蒼白得可憐，眼也變得鈍滯了，泛着淒清的弱光。然而剛纔她並不是這樣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說。

「不要緊……」她哽咽着嗓子，向籐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

地拭淚。

蝶雖然年輕，孩子氣，但她也是具有極強烈的母性愛的。青春的烈焰鼓動她振起，前進；但等她丟開了孩子，預備振起，前進時，她頓時發現到自己已失去了一件重要的東西，自己的心已經空虛，悵惘着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吃晚飯，蝶叫張媽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裏去。

「你吃了飯再去。」母親慈祥地說「我和你一塊兒去看看。」

「我吃不下飯，——晚上，路難走，你老人家別去。」她說。

「少吃一點，你兩天沒有好好地吃飯了，餓出病來怎麼辦？」我也慫恿她吃飯。

「沒有的事，我餓了，我自己會吃，……不要緊。」她說着就和張媽去了。

我到外面去辭了行回家，屋子裏坐着滿滿的人，蝶很興奮，同時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鳩子在她懷裏又跳又唱。滿屋裏喧嘩着，有的嘆息，有的讚憐鳩子。

「怎麼一回事她又回來了？」我看見鳩子在她懷中不免驚奇地問着。

「這孩子眞了不得！」蝶泛着疲弱的目光，興奮地說：『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進去，只在房外坐着。鳩子在房內，正和許多左右隣家的孩子玩，玩得眞高興。以後，我和奶娘輕輕地說了一句話，她在房內就聽出來了，她也不玩了，擺着頭，嗯，嘤地遍處望，望不見，她就媽，媽，媽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嘤，你慢慢地說，」我也很興奮。

「……我忍不住了，走近了她，我說：唉，你還認得我呵！她喜得打趣哈哈來，望我懷裏撲，又跳又唱，……唉，那樣子我眞說不出！抱到我手裏，……唉，那種快樂，親熱的樣子！……她就不放我了，這個抱，她也不要；那個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來，……」蝶太興奮地說。

「今天就讓她在家裏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兩手拍着，她擺着頭。緊緊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親不作聲，只是嘆息着。

鳩子在奶娘懷裏吃飽了奶，——蝶的奶上塗着黑墨，鳩子曾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們臥室裏來了。

我，蝶，鳩子，我們三個人都睡到牀上了。鳩子高興地爬着，滾着，口裏又咿呀地唱着，蝶說：「你喊爸呀。」鳩子就滾到我身邊，昂着頭，窩着小嘴喊：「爸——！」蝶說：「你喊媽呀，」鳩子就又滾到蝶的懷裏喊：「媽——！」她玩了一回，就安靜地睡着了。

「你也靜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這樣衰弱了，說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強動身的，飯又不吃，……」我說。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趕上考期的。」蝶欷弱地回答，

夜闌了。只有蚊蟲的鳴聲，和時鐘的擺動聲應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在一手護着酣睡的鳩子，不時的聳動着肩，呼吐着長氣。

「你還沒有睡着？」

「唔，……」她顯然又在抽咽着了。

「不要哭，好姑娘，……」我逗她說。

「我的奶脹得痛？」

「過一兩天就會好的，你靜心地睡，不要胡思亂想的。」

「我睡不着，——你傍近我一點。」

我把身肢睡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我，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

「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讀書了。」她緊緊地把我一抱，就更傷心的抽咽起來了。

「你把胸襟想遠一點，……」我撫着她的髮，也黯然流着淚了。

「……」蝶索性大聲地哭起來了。

鳩子也醒了，在蝶懷裏鑽動着。蝶一邊哭，一邊拍着她。

一九三〇，一，九于清華園

羅靄伊夫人

白薇

羅靄伊夫人（Comtesse de Noailles, 1876）爲法國近代的惟一女詩人及小說家，她的詩文自成一派，足以表現她有獨特的天才。她用一種自然和深入的音調，在詩中歌唱着，歌唱她的感想與希望，憂慮與歡欣，使讀者對於這些情感也得到一種很深的印象。她的幾部小說雖是用散文寫的，但詞句之美妙，音調之鏗鏘，與詩相去也不遠，我們只要讀她的俊顏（Le Visage Emerveillé）即可以領略其中的意味。她的詩有不可數的心（Le Coeur innombrable），日影（L'Ombre des Jours），眩射（Eblouissement）等諸集，那眞值得一篇篇的去細讀了。


美顏新術
請用丹琪精品
丹琪點唇條完全與衆不同。點後唇色立變。奧妙無比。且能與個人之面貌皮色相配。天眞自然。雖爲同一點唇條。可與棕黃紅白各皮色和合。丹琪點唇不留遺痕。祇生光彩。其色終日不退。滑潤而無污漬。
用丹琪點唇條者。再用丹琪胭脂花粉鏡盒與胭脂膏。尤爲出色。又丹琪畫眉膏。不傷眼目。睫可用以染髮。
美國麥物馬克美倫公司製造
上海霍傑士洋行經理
廉價券
茲奉上大洋一元請寄下丹琪化粧品六種共數一小盒此致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七一號
姓名
住址
（婦女）
ED
TANGEE
TANGEE COSMETIC
TANGEE


商務印書館發售
學校體育器械
本館供給學校體育設備上之一切器械、除設廠自製外、並經售美國送生公司及其他歐美名廠之出品、製作精良、種類完備、如承惠顧、無任歡迎、
戊一65
22-4-19


LADY'S FRIEND
她的友
節育
「她的友」外用藥片爲避孕最靈效良藥凡婦女體弱血虧不宜生育者均可用之及諳悉現代生活經濟情形者皆公認之
（全世界著名西醫介紹）
經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無毒
每盒一元二角華文說明書函索即寄
石昌洋行

你曾經怎麼著〔詩〕

索以譯

——法國 Desbordes-Valmore 夫人作——

你有過我的心，我也有過你的：
心同心相印證，幸福聯成一起。

你的已經還了，我再沒有別個：
你的已經還了，我的完全失却。

枝葉以後開花，以後還有果結，
枝葉以後開花，生香復加活色。

你曾經怎麼著，
你曾經怎麼著，
我的太上主人？
對這樣的溫馨？

像一個可憐的嬰兒，
像一個可憐的嬰兒，
被他的慈母離去，
沒有什麼來保護。

你拋下我在這裏，
你拋下我在這裏，
浸在一片苦海，
上帝實式臨在。

你知道會有一天，
你知道會有一天，
世上僅只有男人？
他重復看見愛神？

你將要呼喚，可是無人理你，
你將要呼喚，你總會想想的！

你會如夢的走進，來走近我的房門，
像往日一樣情景，你會如夢的走進。

那時別人會告訴你：「沒有人！她已經死去。」
別人會這樣告訴你，可是有誰對你憐恕？



上海及各地
商務印書館
均有發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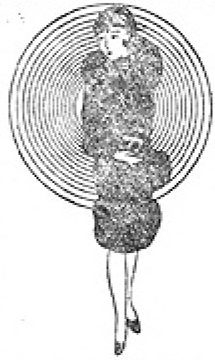
仿宋字體 橡皮日曆章

此「仿宋字體橡皮日曆章」係由美術家範鑄字模、向德國名廠定製、字體秀逸古雅、饒有美感、質料堅韌、製作精良、使用時轉動字位、異常靈便、非市上常製品所可比、鑄就之年份可用至民國二十年、凡社團學校商店家庭中均不可少、此美化的新出品、現售特價 每枚七角、批發格外從廉

補773　　18—2—20

廣東種德園著名良藥

本園監製各種丸藥均揀選道地藥料精製煉故與市上所售者當不能同日而語也



烏雞白鳳丸專治婦女百病功效神速服者須認回鳳牌偽冒



家有小孩不可不備本園所製之小兒回春丹蓋其能治小兒一切疾病也每盒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函購原局回件郵費通用寄費自理
備有丸藥全集函索奉寄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價目

一品每盒一丸洋一元	加料每盒二丸洋一元
雙料每盒四丸洋一元二角	單料每盒十丸洋一元二角
一品小丸每兩洋一元	加料小丸每兩洋五角
單料小丸每兩洋三角	

一九三二年美國波立若獎金的獲得者彭恩夫人

仲華

據最近的消息，本年份美國的波立若獎金 (Pulitzer Prize) 已決定給與女作家彭恩夫人 (Margaret Ayer Barnes)。波立若獎金是美國國內最大的一種獎金，分做五份，每份一千元：一份給一部美國的小說，一份給一部美國的戲劇，一份給一部美國人的傳記或自傳，一份給一部美國的歷史，又一份給一部美國人的詩集。現在彭恩夫人所得的是小說的一份。使她得到這份獎金的小說是她在去年發表的"Years of Grace"。

在獎金的消息發表後，有人往訪彭恩夫人。夫人於欣幸之餘，直認自己對於文學創作的生活完全是機會造成的，而這次的得到獎金尤不能不說是十分的僥倖。

『我就在這次碰到運氣，』彭恩夫人自己說，『一向我總是遇到顚躓。』這話大概不是虛構的。因為彭恩夫人確曾遇到很利害的顚躓，而且傷了背部。但她的文學生活也是因為那一次的顚躓而開始的。

現在讓我們先聽一聽彭恩夫人的略史。她生於芝加哥市外的一小鎮，希棣公園。早年的生活很安舒；這種生活是構成她那成名的作品"Years of Grace"的主要材料。她的父親名便及敏·阿邑 (Benjamin F. Ayer) 是一個律師，母親是威斯康辛省麥地遜地方的一個法官的女兒。彭恩夫人的遺傳當然不算壞的。

她在十七歲時進勃蘭茅女子大學 (Bryn Mawr)，於一九〇七年畢業。三年後，她和芝加哥的一個律師彭恩結婚。他們生有三個兒子。

上面所說她遇到的顚躓是在四年前當她遊歷法國時發生的。那時她正坐汽車到一個地方，不料她所坐的汽車竟和別的一部汽車撞了起來。車中的客人都受重傷，彭恩夫人自然也不能倖免。她轉輾於牀蓐達數月之久，直到後來經一紐約的著名外科醫生替她把背脊重新開刀，加入一些脊椎，才恢復了原狀。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夏天，當她正過着綁帶和紗布的生活時，因為無聊得緊，彭恩夫人寫了一個短篇的故事，自己消遣消遣。故事寫成後，一個朋友慫恿她寄給出版者發表。她依了朋友的話，

那故事竟被出版者買去發表了。接着她把一篇一篇寄出去都被發表了。這樣她在一年半的時光中寫成了十篇。這許多短篇被合訂爲一集，題名"Prevailing Winds"。

此後她轉而從事於戲劇的寫作。她把華爾登女士(Edith Wharton)的天眞時期編成一劇本；據說她的目的不過是要表示自己能寫戲劇而已。接着她又寫成了二部戲劇，一部是"Dishonured Lady"，一部是"Jenny"。

戲劇寫作的情緒過去後，彭恩夫人乃開始於長篇小說的創作。在去年春間，使她成名的"Years of Grace"出版了。這部小說是寫一個芝加哥女子的故事，背景是落於歐戰期的一個時間。對於那個女子受教育，戀愛，結婚等經驗她寫得非常深緻動人。"Years of Grace"出版後風行一時，一般美國的女子尤其愛讀。波立若獎金的給與，大概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了。

本誌明年徵文啓事

因爲覺得向來的徵文方法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從明年起我們決定把辦法略爲改變一下。向來的徵文每期有二篇，使編者不能常常以新鮮的，有意義的而又有趣味的題目給讀者去嘗試；而因爲徵文截止期限的短促，與徵文字數多少的限定，使應徵者既無從容思索的時間，又無詳細發揮的機會。在這種方面，我們很覺得對讀者與應徵者抱歉。所以，對於明年的徵文，我們決定了下列的幾點辦法，以補救從前的缺項：（一）**徵文收稿及刊登時期均不限定。**無論何時我們收到應徵的好作品，便在最近發刊的一期上登載。（二）**徵文的字數多少不限定。**這條辦法的用意，是要使作者有盡量發揮的機會；但對於**作品內容的切要與文字的簡練**，我們仍希望作者注意。（三）對於應徵文字的特別良好者，酬報亦特別提高。現在把我們所想到的四項徵文寫在下面：

職業婦女的經驗報告　　女子學校的批評和介紹

新式婦女的奢侈調查　　婦女的文藝創作

關於上列四項徵文，我們還有簡略的說明，因爲這裏限於篇幅，只好請讀者在八號中注意了。

從愛倫凱到柯倫泰

李君毅

一　小引

經濟基礎的變遷使社會表面上的種種現象也發生變化。

當工廠到處蔓延地發現，把成千成萬的婦女——過去只是看守家庭的婦女從狹隘的家庭中拖出來投到生存競爭劇烈的社會舞臺上去。這事實使長期間保守着權威的男權法律和虐視女性的習慣法，遭到反抗的呼聲。這個社會現象產生了關於婦女問題的種種理論。這些問題，——就是結婚離婚的問題，家庭問題，女權問題，生產節育的問題，乃至女工問題，戀愛問題當然也算在內，——都不是憑空提出來，卽是有牠們的社會根據的。最後一個問題，雖然在產業文明時代以前也會經提起過，可是，從前戀愛問題像柏拉圖的戀愛一樣是不結實，後來的這個問題很少不和切實問題，如結婚與離婚問題相連繫的。就是說，這個問題不僅是兩性間之愛慾問題，而是人道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以上種種問題都是現實的客觀社會提出來的。這正如社會上有了勞資糾紛的事實，便發生勞動問題一樣，婦女在社會地位上有了顯著的變化，並且這個社會現象成爲嚴重問題的時候，關於婦人的一切問題就不能不產生出來了。如果依然是婦女是家庭動物的時代，這些問題是不會也不能够產生出來的。所以說『存在規定思維。』

婦女問題概論不是這篇文章的範圍。我只想請出兩個女性的婦女解放運動者，來象徵兩個時代的婦女模型，並且希望研究這雖然是很短卻很顯著的婦女之社會地位的發達過程。

二　愛倫凱與柯倫泰

愛倫凱和柯倫泰，這兩個女性的年譜的大半部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然而，這不妨礙她們兩個人各自代表一個時代。正因爲是這個樣子，兩個人所討論的對象有許多地方相類，而觀點卻完全兩樣。一個是理想主義者，而另一個是現實主義者。

愛倫凱所屬的時代，如果從文學的年代來說，可說是自然主義的年代，在戲劇王國中，可以說是易卜生君臨着的那個時代。十八歲青春的愛倫凱讀了易卜生的名劇『戀愛的悲劇』時，受了很大的感動，把這篇戲曲完全背熟了。這戲曲用不着詳細介紹，誰都知道是處理戀愛和結婚問題的。這裏面因爲指摘了結婚制度的虛僞，頗受社會的攻擊。

這事情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從來的結婚制度已經開始有受人指摘的破綻，而舊社會依然爲這制度辯護。然而，在易卜生的文筆生涯看來，這還是他從浪漫主義轉變到自然主義的初步，也就是他開始現實地處理兩性問題的嘗試。這個嘗試絕對不是偶然的事情，在他這個作品出來不久以前，同是挪威人的女性作家卡美娜已經出版了題名爲「官吏的女兒」的小說，其中竭力宣傳婦權的主張，男女之人格的平等學說，自由戀愛的結婚等等。如果我們聯想到易卜生後來的作品傀儡家庭和海上夫人這兩篇戲曲根本思想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那末，我們很能夠具象地理解愛倫凱時代的兩性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挪威婦人地位之提高。當然，這個社會現象不是挪威一個國家專有的，而是站在資本主義初期經濟基礎上的每一個國家所共通的。這就是說應照某一種同樣的經濟形態，沒有民族的差別，沒有國境的區分，必然的產生一種同樣的社會現象。於是乎宗教問題，道德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等，在每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爲共通的問題。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文學的描寫內容。高爾斯華綏的鬪爭和霍布特曼的織工是完全描寫階級衝突的。宗教，道德，婦女等問題，也差不多變成新興資本家社會中每個作家的描寫對象。這因爲資本主義登極以來，一方面舊社會的遺痕一時不能消滅，他方面新的矛盾馬上暴露出來的原故。

愛倫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時代，就是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這也就是產生了跳出「傀儡家庭」的娜拉，以自由意志及責任觀而經營兩性生活的愛利它（海上夫人）的時代。

柯倫泰所以能夠代表另一個時代者，並不完全因爲她比愛倫凱年輕的關係，主要是因爲她所屬的社會並不是比較和平的瑞典，卻是階級衝突劇烈而成爲革命中心的斯拉夫人之俄國的關係。一九〇五年革命過後，俄國資本主義開始長足的發展，同時工人階級的長成及工人運動的擴大，也是非常急劇。在這過程當中，工人的政黨組織亦一天一天的鞏固發達。柯倫泰是屬於這樣一個時代的女性。在這時代，俄國雖然有種種的女性模型，然而，她的理想不是屠格涅夫的依尼娜（前夜的女主人公，）或瑪利安娜（新時代的女主人公，）也不是契可夫三姊妹裏面那一個沒有出路的女性，而是她自身描寫的三代戀愛（請看李蘭女士譯的偉大的戀愛）裏面的第二代奧利加，也是第三代的格尼亞，然而眞正理想的模型還是瓦絲利莎（自由的戀愛即中譯的赤戀的女主人公。）

我說愛倫凱和柯倫泰代表兩個時代，如要從兩個時代的女性來理解這兩個時代，請把奧利加與格尼亞和娜拉與愛利它比較一下吧。這些女性模型的變遷也就是時代的變遷。

三　從娜拉到瓦絲利莎

從娜拉到瓦絲利莎這過程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非常明顯的

進展。娜拉開始懷疑了：一個母親在近代社會中，好像是播下了種子便死去的某種昆蟲一樣。事實完全是這個樣子的，然而，從來很少有幾個女性懷疑這個事實。女性的解放運動，首先向男性的社會，男性的法律開始運用批判的解剖刀。

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就是那個時代結婚制度的批判，和傳統的習慣是針鋒相對的。那個時代的結婚制度最標本的例子就是易卜生的戲曲幽靈裏面所暴露的事實。沒有戀愛的結婚不僅只產生虛僞的夫婦關係，並且產生罪惡。海倫涅·阿愛（幽靈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一個娜拉，可是她沒有跳出了『傀儡家庭，』卻留下來備嘗這種虛僞生活的痛苦，並且親眼看到罪惡的發現。她一方面要文飾放蕩的丈夫生前死後的過失，他方面努力使自己的兒子成人。可是，一切秘密終要暴露的，兒子自身的遺傳病證明他父親的惡行，同時兒子的病把他母親的希望也打斷了。易卜生這種戲曲更受社會的攻擊，這證明社會之傳統習慣思想依然有極大的統治力量。愛倫凱的戀愛論就不能不站在前線上作艱苦的鬬爭了。

愛倫凱以爲戀愛的結婚是最道德的結婚，不管是那種經過外部條件或法律手續的結婚，也不如以戀愛爲基礎的結婚那樣正當。不，如果不是這樣便是不道德的。戀愛結婚論的延長必然是自由離婚說。如果戀愛完了，結婚生活就應該完結。『人們不能預定長壽一樣，不能預定永久的愛，』夫婦中間已經沒有愛情，就不應該繼續虛僞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是荒蕪家庭，腐化人類的監獄。『一切法律習慣應該禁止反乎別人意志勉強挽留他人。』

這樣的言論對於那個時代的舊社會習慣當然是代表進步的思想。法律上的個性自由平等，這是資產階級求解放的標語，也是自由貿易經濟原則的反映。愛倫凱的兩性觀也就是婦女問題之個性自由平等的觀念。然而，女性之澈底的解放不是在這個社會裏面所能够完全解決的。這個澈底解放首先需要婦女之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從家庭勞動的奴隸狀態解放出來。許多政黨和好幾次革命都不能够眞正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愛倫凱的解決方法完全是空想的，有些地方完全是逆乎時勢的。在她的母性觀裏面，她竭力主張『母性教育，』就是用強制手段使一般女性在年輕時候受一種義務教育，這好像徵兵制度國家裏面的男子要有當兵的義務一樣。訓練男子使之爲國家獻身於戰場，訓練女子應該使之爲新時代的教育，卽兒童教育而獻身。這樣纔能够使一般女性眞正成爲『靈魂的教育者。』占着這個理論者大部分是空想的要素，因爲這樣的社會政策不是在階級社會裏面所能够想得到的，並且制限女性專去幹教育工作也是不對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已經解決了一部分女性之經濟獨立的問題。因爲貧窮的積蓄和富的積蓄成爲兩個極端的時候，一個男子的工錢不能撫養一家人，妻子也不能不找事情來做。這事實是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的主要原因。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實際上沒有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反而

加重了她們以數層的重荷，因爲她們一方面要作家庭的管理人，他方面要和丈夫一樣出賣勞力，因此她們要作主婦又要作母親又要做女工。爲解決女性之家事的重擔，各資本主義國家，有些局部的改良方法，這就是育兒所等等設備。愛倫凱對於這點是抱着保守態度的，她以爲像美國近代的改革案，使許多女子盲從是很可惜的。美國數百萬女子，把照料家庭和子女的職務都交給團體事業，她們自身只從事於看起來是有益於社會的職業或生意。然而，使人生向上者不是功利而是完全的人。因此，通過法律或社會事業所做的外部的改良，整個看起來是沒有效果的。』她以爲女性無論如何應當是『靈魂的教育者，』女子是女子，是『母性，』這是她的天職，也就是權利義務。女性經過完全的母性之道路纔能夠成爲一個人，成爲一個女性。『婦女之所以能夠成爲完全的人者，以戀愛而給其夫以兒子，又給其子以父親。』這很明白愛倫凱對於家族制度的見解是逆乎時流的，當然她是不能理解家族制度向那兒崩潰去的。她的母性觀完全是個人主義的，女性的義務教育在私有財產制度社會中完全是空想，女性的再改造只有在另一個經濟基礎上面，纔有可能。

因此，婦女解放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婦女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變革這問題中的一部分。從來，階級社會裏面一般地說來，被壓迫階級是不能夠參加政治，也要和文化生活離隔。在真正能夠使一般勞苦羣衆參加政治的社會制度下面，婦女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因爲婦女是被壓迫而又被壓迫的社會分子。在俄國現在的婦女已經變成爲國家的公民，不平等私生兒的否定，離婚的拘束等等法律都一掃而光了。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便聲明婦女之完全的政治的自由平等與社會解放，然而，達到這個時期以前，俄國婦人供給了不少的犧牲。在許多不知名的革命婦女當中，『革命的祖母』柯倫泰就是爲求得婦女真正解放的一個奮鬬者。在她的創作中，我們可以追跡她對於戀愛觀的發展。

婦拉提出了問題，愛利它給她解決了。然而，這依然幽囚在家庭裏面找目的那些習慣中，口頭上不管怎樣主張男女平權，可是實質婦女依然在附屬的地位。愛倫凱的主張也不過得到同樣的結果而已。比之奧利加和格尼亞，拉婦和愛利它的女性標本已經屬於舊時代的了。奧利加和格尼亞是革命的婦女，她們兩個人中也有點差異。奧利加依然是有戀愛感情的婦女，而格尼亞卻是屬於革命後所謂亂婚時期的女性。當然後者的戀愛觀是不健全的，然而這是時代的產物。

奧利加是格尼亞的母親，她們倆和一個年輕同志安特列住在一間屋子裏。安特利和奧利加是有戀愛感情的，可是有一天當奧利加回家的時候發見了她的女兒和安特列擁抱着。母親不能夠理解這件事，心理非常的煩悶。因爲她知道他們兩人間是毫無一點戀愛感情的，然而他們卻發生了肉體的關係。格尼亞後來懷孕了，可是她不知道腹中的嬰兒是屬於安特利或其他同志的。她不知道並且不能理解這事情會破壞母親的幸福。說她沒有愛情麼，也不是的，她在小說裏知道一些

而且她特別愛她的母親，她也愛世界上眞正的革命家。我們從她的話中去理解她的態度吧。

『我猜想你（指柯倫泰，因格尼亞去訪她求意見。）也是與母親一樣會非難我的，因爲我沒有戀愛就將身子把給了別人。但是一個人要有時間纔能戀愛的。我讀過小說，我也知道戀愛是如何地將人的一切感官都擒住了，而將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但是我卻沒有時間。區地中的活動將我們一切的人完全佔領了，以致我們中間沒有什麽人有時間去想到旁的一點事，就是私人的事也不能想到。我們做定了一件工作，又趕着做那一件工作。有時候，事件已稍少一點……能够得點暇時去注意這一個或那一個是比其餘的人更令人動心些的。但當這種思想還不會超過一時的幻念之前，我們又因新的工作分開了。我們從來沒有超過同志的友愛這一階段。有時這一個被派到前線去了，那一個被差往別處去了。新的刺激，新的印象來了，所以我們將已往的就忘掉了……』

柯倫泰問她爲什麽不向母親說明眞相。格尼亞繼續說：

『祇是因爲我感覺得這些事是與她無關係的……如果安特列與我是彼此相愛了，那我當然會立刻告訴她，或者我定會從她的生涯中完全滅跡。我不願她是不幸的。然而在我們彼此的關係間，毫沒有什麽是使安特列對於她的感情稍有改變的。……請你相信我，她是沒有時間的。在年齡上，安特列也是與我這一代較之與她那代接近得多。我們的趣味是相同的。所以我們兩人在一路是極自然的。』（三代戀愛，譯文根據李蘭女士偉大的戀愛譯本。）

這種戀愛一般人稱爲格尼亞的戀愛，也就是柯倫泰主義。這種戀愛上的柯倫泰主義，成爲後來亂婚時期的一種口實，然而這只是對於柯倫泰主義的曲解而已。

柯倫泰眞正的理想女性模型還是赤戀的瓦絲利莎。她是革命家同時又是標本的女子。她愛她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公共住宅的工作。她也戀愛，然而戀愛幻滅時，不，卽在戀愛中，她也不忘記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絲毫不受戀愛的牽制。她是革命期中一個俄國女性的標本，然而，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她失戀過後所取的平靜的態度，因爲在她面前擺着無窮盡的工作。瓦絲利莎的出身是女工，然而在革命鬭爭當中，使她鍛鍊成爲最前線的女子。這說明婦女解放的眞正消息。然而，這就不像愛倫凱所想像的，要用義務教育來解放她們。『女性雖然有了一切解放的法律，依然是家事的奴隸。因爲，零碎的家政使婦女窒息，使她們受壓迫，使她們愚昧，使她們卑賤，把她們關在灶披間或兒童室中，把她們的勞動消耗於非生產的，無聊的，……工作中。』『女性所擔任着的家政許多時候是非生產的，最野蠻的，最苦痛的勞動。這勞動對於女性的發達絲毫沒有裨益，並且是最無聊的。』俄國的革命家對於女性的解放首先向束縛女性的家政加以攻擊。這問題之解決，當然就是公共飯堂，託兒院，幼稚院等的設備。愛倫凱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反

對的，她要維持並且理想化小資產階級的『地上天國』的小家庭。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愛倫凱的母性觀是個人主義的。所謂『靈魂的教育者』——母性，在私有財產制度上面，她不會以『人類』爲前提的。自己的兒子如果比別人的聰明些美麗些，這不能不是『母性』的光榮。如果說在義務教育年齡中極力宣傳自私自利的母性之錯誤，便可以避免這樣的事實。然而，這句話等於這樣說，我們能夠一朝一夕克服一切社會傳統習慣。以家庭爲中心的母性是不會有眞正的女性解放的。

然而，愛倫凱所提出來的種種問題，有些在她的時代不能解決的，卻在柯倫泰的時代——這對於某些國家依然是屬於未來的時代——得到了解決，並且得到了正確的解決。現在且借柯倫泰書中的意思來作一個概括的說明吧：

現代的國家需要兩性間的新式的關係。母性對於兒子之狹隘的排他的熱愛，必須變爲對於廣大的，一切子女的愛。我們向着同等的權利義務之上的兩性相互敬愛之觀念所保障的自由結婚進行，去代替那建立在女子奴隸化之上的束縛的結婚。我們將要產生出以一切男女共同工作的大家庭，去代替孤立的利己的家庭。這樣，便是未來社會的男女關係。這一種新的兩性關係，可以允許人類用眞實的社會的平等所洗乾淨的自由戀愛之快樂，看成爲在資本主義時代的買賣社會所絕對嘗不到的快樂。

四 結論

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理解從愛倫凱到柯倫泰這個時期雖然並不很長，而女性問題方面卻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社會之物質的生活改變了許多女性的典型，其次，討論解決婦女問題的見解，漸次走上正確的眞正的軌路上了。

我希望在結論中談談中國的婦女問題。在中國婦女問題也有過一個熱鬧的時期。這個時期也和易卜生很有關係的。胡適的終身大事與易卜生主義的介紹，這是最好的證據。並且，我們曾經在許多女教員，老處女，女留學生中常常碰到『中國的拉娜，』她們往往試取獨身主義向男權社會作抗議。但是，不管她們怎樣誤解了拉娜，而她們的確處於拉娜相同的時代。宗法社會的崩潰，舊家族制度的沒落，使她們不能不找尋新的出路。正在這個時代，中國的女權運動也有過一個熱鬧的時期。自由結婚，男女平等，或男女同學，都是過去鬬爭的目標。文學上，如郭沫若的卓文君就是那個時代女性典型的照片。

然而，深刻的煩悶的時代過去了；拉娜變成過去的人了。現在的青年男女，不像他們的前輩對於婚姻或戀愛問題會有許多糾紛，或者因爲這個原故吧。近年來，婦女問題已經沒有像從前的熱鬧了，不，各種雜誌對於婦女問題的冷淡表現出婦女運動走到窮途上來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婦女協會一點事都不做，不是的，我們知道她們也有些時候爲

不如意的被虐待的婦女起來作鬬爭，或者一個女教員被外國人強姦便起來抗議，這些都是工作，然而這些工作當然是局部的，最少現在廣大的女工羣衆的問題，是在她們視野以外的。這是題外的話。總之，為家族已經失去了從前的威力，減少了青年男女的對於婚姻及戀愛問題的糾紛，因此婦女問題便少去了許多實際的問題。從這點看來，過去的婦女問題還不是社會問題的那些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婦女運動還沒有得到正當的解決。大部分的婦女依然束縛在愚昧的狀態中，許多有知識的婦女也埋在無自覺的狀態裏。新的時代依然是新的時代，新的問題總要提出來的，我希望中國的瓦絲利沙出來講話。我這篇文章當然不能涉及其他的問題。

葛來德

白蒲

現代法國的女小說家除了羅藹伊夫人以外，要推葛來德(Colette, 1873)為最著名的了。這位小說家起初曾作過舞女，啞劇的演員，自與 Gauthier-Villare 結婚，她便開始同他合作小說，著名 Willy，但彼時並不出名。直到她與他離婚，又與 Jouvenel 結婚後，她才用葛來德的名字於她的作品上，而且從這時起，她的小說在現代文學上已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至於她的小說之特點，乃在乎描寫的膽大與忠實，這與羅藹伊夫人多含詩意的作品又有所不同了。

第二十八卷 東方雜誌 第五號至第九號要目

第五號

國際

日人侵略吾東北的新政策……頌華
關稅休戰運動的失敗……明養
美國承認蘇俄問題……頌華
意美間的一件小交涉……幼雄
日內瓦之兩大國際會議（柏林通訊）……張樑任
世界之金融問題與國聯金代表會議（倫敦通訊）……曉岑
軍令與軍政……汪馥炎

時論要刪

新疆與蒙古 A. R. Tsonborg 等五篇
外蒙之商務……葉德人
新疆發現古物概要……黃文弼
藝術建設發凡……尚其煦
建築設計與都市美之關係……顧亞秋
述社……兒之
短波無線電之新現象及其解釋……倪尚達 王佐清
中東鐵路外交總聞……仲靈
最近逝世之印度著名國民黨領袖……海惟謀

新語林

古伯察人之曙光……杜若
奇異的「林港王國」島……梁謙
超級時空制限的天際通……徽知

第六號

國際

法意海軍協定……幼雄
日俄侵略滿洲與我國的對策……頌華
德俄關係的發展……杜若
國聯秘書長特拉蒙的南美訪問……幼雄
最近嚴重之國際失業問題……朱偰
我國人口統計數字之商榷……陳方之
外蒙的見聞……長之

時論要刪

楊格計劃與美國之國際經濟地位 James W. Angell
法國應當怎樣解救德國的危機 Pierre Cot
維也納——社會主義試驗的城市 Morrow Mayer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張蔭麟譯
宋會要考略……湯中

新語林

這樣的西班牙人這樣的西班牙君……杜若
巴黎國際殖民地展覽會……樂雄
紐約的兩個國際運動……之學
非洲土人之奇異的婚姻方式……樂強
即將完工的世界最大飛艇ZRS4號……微知

第七號

國際

廿歐協定後的英印關係……明養
蘇俄駐日商務代表被刺的結果……明養
意外相的時局演說……化魯
日本在我東北舉行的演習……頌華
歐地方會議後之觀察（巴黎通信）……羅曉岑
研究綠價勞動的歷史……王羽時
德美英法四國的商業航空……冀魂

時論要刪

一個美國人對蘇俄近況的略述（E. A. Van Sisil）等五篇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完）……張蔭麟譯
警察考……鄭師許

新語林

愛因斯坦的信仰……聲成
印度被人崇拜的一個聞名的女革命家……東序
古羅馬城的命運……德僑
記憶力強健的人……崔漱
徽德蘭島之新篇……杜若
菜夕（小說）……陳夢家
生之戀（小說）（奧國顯尼志勞著）施蟄存譯

插圖

火焰花（三色版）德國 Sophie Ncako 作……一幅
國際聯盟三部長之……一幅
國內近事……二幅
日議會開幕後之糾擾……六幅

第八號

國際

德奧關稅協定成立……明養
第二國際與政權問題……化魯
全武行之日本第五十九屆議會……明養
不列顛推進南美貿易的企圖……明養
英美的平靜之末因……田炯錦
市經理問題之研究……張培均
上海新商港地位之商榷……鄭毅
上海西人居留區域界外馬路擴張略史……陳俊

時論要刪

歐洲往何處去（C. F. Melville）……等五篇
德國現代經濟學鳥瞰……龍大均
商業航空的將來……徵知

新語林

英國無形的改變……杜若
世界的若名女飛行家……東序
蘇聯感化青年犯人的反省院……梁謙
澳洲土人之神話——鸛鵒與鳥鴉的故事……杜若
近世的新僞人——稿……周憲久

第九號

國際

日本若槻新閣……明養
功敗垂成的法意海軍協定……幼雄
德奧關稅協定的反響……明養
窺伺我國西陲的英國探險隊……明養
蘇法不議（附錄法文全文）……諸青來
南洋樹膠種植事業的恐慌及其前途……愛若雕
日本農業的特質（日本那須皓著）……夏貽彬譯

時論要刪

發展中國小規模工業的一種建議（J. B. Taylor）等五篇
以社會福利為前提的衛生保健談……頌華
速度之研究……吳贊

新語林

英國國教與宗教——法西斯主義青年教育……杜若
歐洲的骨幹——鐵與煤……東序
近代科學對於壽命的研究……建人
美洲史前遺跡的新發見……雯秀
極地生物能否取得原子能……張叔華

定價　每月二冊　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廿四冊預定連國內郵費洋三元六角　國外另加郵費三元八角四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地的女兒」序

楊銓

史沬特列女士，是一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與道德觀念薰陶的野女子。紳士階級所稱頌讚歎的許多傳統思想與吃人禮教……史女士不幸——也可說是幸——竟不曾得着接受的機會。她眞是個純潔質樸無法無天的野女子，但是她所經歷寄托的卻是一個金錢奴隸萬物人類自相殘殺的萬惡社會。這部「大地的女兒」便是史女士從勞苦無告的家庭裏出來與饑寒法律禮教和其他一切黑暗勢力奮鬬的歷史，也可說是史女士半生的自傳。

女子在人類史上，自始便是屈服於男子統治之下的弱者。文明的進步，僅僅將野蠻時代的鎖鍊桎梏，換成表面似較美觀實際卻更殘酷的束縛——禮教與制度。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和男女不平的道德標準，不僅在老大的東方古國視爲當然，便在號稱進步的歐美也至今存在。私產制度和貞操觀念，便是男子壓服女子的兩塊大石頭。幾千年來中外古今的女子屈伏蹂躪於男子鐵蹄之下，寃沉海底，永無翻身之日。都是這兩塊大石頭作祟。這兩塊石頭不拿去，女子的眞正解放永不會實現，男女也永遠不能平等。許多提倡女權運動者，不從根本上謀鏟除女子解放的障礙，只知道要求女子參政與女子承受遺產的權利。試問在一個男子可以無所不爲，女子卻要從一而終，男子主持財產，女子終身依賴的社會裏，女子縱然得到參政權，除了少數人有做官的機會而外，女子縱然得到承受遺產權，除了少數人有分贓的機會而外，於大多數的婦女——尤其是勞働無產的婦女——有什麼利益？我絕對不願意看輕女子參政權和女子承受遺產權，牠們都是女子解放過程中向上的步驟。不過我希望一切提倡女權運動者——尤其是婦女們本身——不要把未來婦女的命運和人格，建築在貞節牌坊和金錢萬能上面。

婦女的經濟獨立，自然是婦女人格獨立的基礎，但是在封建道德與貞操觀念之下，婦女參加任何職業，都是遍地荊棘，動輒得咎。我們只要把丈夫拒絕妻子出外工作與各機關歧視女職員的心理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婦女解放運動的暗礁。一個精神不能自由的婦女，要達到經濟獨立與人格獨立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

史女士是一個靠自己工作爲生的婦女。她從做女兒做妻子，再回到獨身者的生活，嘗遍了現代社會給予獨立奮鬬婦女的苦辣。她鄙棄常貞與婦女貞操觀念。她瞧不起現代社會的妻子。她說妻子不過是長

期的實踐者，實際上妻子的自由還不如娼妓。這句話當然過於偏激。但是我們若調查沒有情感專靠經濟或法律維繫的家庭中——尤其是中國的勞働階級——妻子的地位，我們祇有抽一口冷氣，對史女士的話黯然默認。現代社會中未必沒有純潔的夫妻戀愛，不過這種戀愛絕不是時時爲着自己經濟勢力來侵犯壓迫妻子自由的丈夫所能了解。他們心目中的妻子，便是用聘金換來衣食養活的私產。妻子是丈夫的附屬品，對社會國家是沒有獨立人格的。

婦女的痛苦祇有婦女自己知道，但是許多壓迫在舊禮教之下的婦女，受毒過深，誤依賴爲幸福，屈服爲道德，有時竟會學了男子口吻來扶翼名教，反對解放。上面一些話，若由男子說出，或許會受到侮辱女性的嫌疑，現在出之身歷其境的史女士口中，不但真切可信，並且格外有力。史女士的文筆犀利沉痛，一瀉千里，使讀者順流而下，不能中輟。所以「大地的女兒」不僅是婦女運動的急先鋒，並且是最近革命文學上第一流的作品。原書爲英文，出版不到三年，已經譯成德、俄、法、西班牙、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七國文字，在翻譯或印刷中的尚有中、意、丹麥、瑞典四國文字。本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史女士本打算爲中文譯本作一篇自序，後來聽說我正在作序，便把她的序稿寄給我，要我將她的意見採入序中。她所說的有一部份與我相同，但是大部份卻是她要對讀者與批評者說的話。我想最忠實的辦法，還是將她的序稿摘譯，作爲本序文的結論：

『自從本書出版以來，批評者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個人主義者的奮鬬，有的說這是婦女向男子宣戰。也有說這是一個婦女主張自由性生活。也有說這是一個偏於精神的婦女被非人的痛苦擊倒在地上。德國與蘇俄的批評者比較的客觀，認本書爲社會研究。中國某雜誌對於本書的批評結尾是「對於書中所表現的苦難如何救濟，作者不置答語，已經停筆。」

『我（史女士自稱，以下倣此。）可以簡單的答復這些問題。本書是我生活史的一部份。我是一個勞働婦女，我祇能描寫我所經歷的生活——美國勞働階級所過的生活。假使覺着這本書艱苦，這是因爲勞働階級的事實本來艱苦。這些事實包括生活的各方面：如婦女、宗教、兩性，與帝國主義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我看來，不過是現代掠奪社會制度的反射。這種制度使一切人類關係墮落殘毀，因爲這種社會的動機完全爲的贏利。在這種制度之下，要希望男子與婦女間，男子與男子間，民族與民族間有健康的關係是絕對不可能。我不信在現代制度之下婦女的解放可以實現。從社會科學家如摩根 (Morgan) 恩格爾 (Engels) 拉法格 (Lafargne) 等著作中我們知道婦女的屈服是私產制度發展的背影。有了私產，童貞與貞潔的束縛，便單獨的加到婦女身上，男子們由此可以認清自己子孫來傳授遺產。婦女本身從此也變成私產。在勞苦婦女的背上壓滿了各式屈服的負擔。凡是有形的法律和習慣的勢力所不及屈服的地方，禮教便替牠們來屈服婦女的身體

和精神。

『照上面所說。似乎我的生活經驗已經將我毀滅了，或者使我變成一個偏於精神專求個人完美的婦女。事實卻大不然。我的生活經驗，祇教導我深深地向前進！不是去尋求個人的快樂或完美卻是去努力自覺的社會動作。

『我知道我這種信念是不能使我進身上流社會或受外交家的歡迎。但是因此得與歐美各國的勞働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思想接觸，現在更可得中國青年的考慮，使我感覺萬分榮幸。』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人口問題與產兒制限……林騤星
胎教與優生學……朱文印
改嫁(小說)……阮冲
日本民法及刑法的改造與女性權利的擴張……竹中繁
乞巧……黃石
德博脫華爾摩夫人及其詩……曾覺之
山中印象記(隨筆)……劉侒女士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
小兒病的處置的方法……程瀚章

旅行用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天氣熱了，各校先後放假了，遊客與旅行的機會又到了。本館為便利遊客起見，曾編印指南多種，編者均係對於該地情形向極熟悉，而且對於遊客之所需要，具有極深之經驗者，不僅風景方面，與各名勝之沿革方面，可使諸位遊客得到許多享樂，與種種參考，並且從食宿方面，路程方面，還可使諸君得到相當之指導。讀者祇要按圖索驥，[illegible]地重遊，茲將本館各種出版品與旅行有關係者，分列於下：

指南

- 實用首都指南……一册四角
- 金陵名勝寫生集（附遊覽指南）二册各一元
- 實用北平指南……一册一元
- 增訂上海指南……一册六角
- 增訂廬山指南……一册四角五分
- 增訂莫干山指南……一册二角
- 普陀山指南……一册二角
- 雞公山指南……一册一角五分
- 北戴河指南……一册二角五分
- 泰山指南……一册三角五分
- 泰山（英文本）……一册三元
- 增訂西湖遊覽指南……一册四角
- 遊湖便册……一册一角
- 增訂中國旅行指南……一册九角（重版中）

地圖

- 各省明細全圖……每幅八角
- 華英對照實用江蘇地圖……一幅八角
- 南京城市全圖……一幅三角
- 上海大地圖……一幅一元四角
- 實測杭州西湖圖……一幅四角
- 袖珍杭州西湖圖……一幅一角
- 廬山全圖……一幅八角
- 北平西山全圖……一幅三角
- 華英津浦鐵路圖……一幅三角
- 華英平漢鐵路圖……一幅三角

風景畫册畫片

- 中國名勝……每册一元
- 中國風景畫……二册各四角
- 燕京勝蹟（英文說明）……緞面六十元 大本六十元
- 北平宮苑名勝……一册七角
- 北平名勝畫片……一組六角
- 普陀勝蹟……一册二元五角
- 西湖風景畫……一册四角
- 杭州西湖名信片（影寫版）……每張二分
- 香港風景……一套四角

東京小品

盧隱

七　柳島之一瞥

我到東京以後，每天除了上日文課以外，其餘的時間多半化在漫遊上。幷不一定是自命作家，到處探風問俗；只是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同時又因爲我在最近的三四年裏，困守在舊都的灰城中，生活太單調，難得有東來的機會，來了自然要盡量的享受了。

人間有許多秘密的生活，我常抱有探取各種秘密的野心。但據我所想像最秘密，而且最足以引起我好奇心的，莫過於娼妓的生活。自然這是因爲我沒有逛妓女的資格，在那些慣於章臺走馬的王孫公子們看來，那又算得什麼呢？

在國內時，我就常常夢想：那一天化裝成男子，到妓館去看看她們輕顰淺笑的態度，和紙迷金醉的生活，也許可以從那裏發見些新的人生。不過，我的身材太矮小，裝男人不夠格，又因爲中國社會太頑固，不幸被人們發見，不一定疑神疑鬼的加上些什麼不堪的推測。我存了這個懷懼，絕對不敢輕試。——在日本的漫遊中，我又想起這件有趣的探求來。有一天早晨，正是星期日，補習日文的先生有事不來上課，我同建坐在六鋪席的書房間，秋天可愛的太陽，曬在我們微感涼意的身上；我們非常舒適的看着窗外的風景。在這個時候，那位喜歡遊逛的陸先生從後面房子裏出來，他兩手插在磨光了的斜紋布的褲袋裏，拖着木屐，走近我們書屋的窗戶外，向我們用日語問了早安，幷且說道：『今天天氣太好了，你們又打算到那裏去玩嗎？』

『對了，我們很想出去，不過這附近的幾處名勝，我們都走遍了，最好再發現些新的；陸樣，請你替我們作領導好不好？』建回答說。

陸樣哦了一聲，隨即仰起頭來，向那經驗豐富的腦子裏，搜尋所謂好玩的地方，而我忽然心裏一動，便提議道：『陸樣你帶我們去看看日本娼妓生活吧！』

『好呀！』他說；『不過她們非到四點鐘以後是不作生意的，現在去太早了。』

『那不要緊，我們先到郊外散步，回來吃午飯，等到三點鐘再由家裏出發，不就正合式了嗎？』我說。建聽見我這話，他似乎有些詫異，他不說什麼，只悄悄地瞟了我一眼。我不禁說道：『怎麼，建，你覺得我去不好嗎？』建還不曾回答。而陸樣先說道：『那有什麼關係，你們寫小說的人，

什麼地方都應當去看看才好。』建微笑道：『我並沒有反對什麼，她自己神經過敏了！』我們聽了這話也只好一笑算了。

午飯後，我換了一件西式的短裙和薄綢的上衣。外面罩上一件西式的被大衣，我不願意使她們認出我是中國人。日本近代的新婦女，多半是穿西裝的。我這樣一打扮，她們絕對看不出我本來的面目。同時陸樣也穿上他那件藍地白花點的和服，更可以混充日本人了。據陸樣說日本上等的官妓，多半是在新宿這一帶，但她們那裏門禁森嚴，女人不容易進去。不如到柳島去。那裏雖是下等娼妓的聚合所，但要看她們生活的黑暗面，還是那裏看得逼真些。我們都同意到柳島去。我的手錶上的短針正指在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從家裏出發，到市外電車站搭車，——柳島離我們的住所很遠，我們坐了一段市外電車，到新宿又換了兩次的市內電車才到柳島。那地方似乎是東京市最冷落的所在，當電車停在最後一站——柳島驛——的時候，我們便下了車。當前有一座白石的橋樑，我們經過石橋，沿着荒涼的河邊前進，遠遠看見幾根高矗雲霄的煙筒，據說那便是紗廠。在河邊接連都是些簡陋的房屋，多半是工人們的住家。那時候時間還早，工人們都不曾下工。街上冷冷落落的只有幾個下女般的婦人，在街市上來往的走着。我雖仔細留心，但也不曾看見過一個與衆不同的女人。我們由河岸轉灣，來到一條比較鬧熱的街市，除了幾家店鋪和水果攤外，我們又看見幾家門額上掛着「待合室」牌子的房屋。那些房屋的門都關着，由外面看進去，都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鏡，但是裏面靜悄悄的不見人影。我不懂什麼叫作「待合室」，便去問陸樣。他說，這稱「待合室」專為一般嫖客，在外面約上了妓女之後，便邀着到那裏去開房間。我們正在談論着，忽見對面走來一個姿容妖豔的女人，臉上塗着極厚的白粉，鮮紅的嘴唇，細灣的眉梢，頭上梳的是蟠龍髻；穿着一件藕荷色繡着鳳鳥的和服，前胸袒露着，同頭項一樣的殭白，真彷彿是大理石雕刻的假人，一些也沒有肉色的鮮活。她用手提着衣襟的下幅，嬝嬝的走來。陸樣忙道：『你們看，這便是妓女了。』我便問他怎麼看得出來。他說：『你們看見她用手提着衣襟嗎？她穿的是結婚時的禮服，因為她們天天要和人結婚，所以天天都要穿這種禮服，這就是她們的標幟了。』

『這倒新鮮！』我和建不約而同的這樣說了。

穿過這條街，便來到那座「龜江神社」的石牌樓前面。陸樣告訴我們這座神社是妓女們燒香的地方，同時也是她們和嫖客勾誘的場合。我們走到裏面，果見正當中有一座廟，神龕前還點着紅蠟和高香，有幾個豔裝的女人在那裏虔誠頂禮呢。廟的四面佈置成一個花園的形式，有紫藤花架，有花池，也有石鼓形的石櫈。我們坐在石櫈上休息，見來往的行人漸漸多起來，不久工廠放哨了，工人們三五成羣從這裏走過。太陽也已下了山，天色變成淡灰，我們就到附近中國料理店吃了兩碗蕎麥麵，那時候已快七點半了。陸樣說：『正是時候了，我們去看吧。』我不知為什麼有些膽怯起來，我說：『她們看見了我，不會和我麻煩嗎？』

陸樑說：『不要緊，我們不到裏面去，只在門口看看也就够了。』我雖不很滿意這種辦法，可是我也眞沒膽子衝進去，只好照陸樑的提議作了。我們繞了好幾條街，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一共約有五六條街吧，都是一式的白木日本式的樓房。陸樑和建在前面開路，我像怕貓的老鼠般，悄悄怯怯的跟在他倆的後面。才走進那胡同，就看見許多階級的男人，——有穿洋服的紳士，有穿和服的浪游者；還有穿制服的學生，和穿短衫的小販。人人臉上流溢着慾望的光炎，含笑的走來走去。我正不明白那些妓女都躲在什麼地方，這時我已來到第一家的門口了。那紙隔扇的木門還關着，但再一仔細看，每一個門上都有兩塊長方形的空隙處，就在那裏露出一個白石灰般的臉，和血紅的脣的女人的頭。誰能知道這時她們眼裏是射的那種光？她們門口的電燈特別的陰黯，陡然在那淡弱的光線下，看見了她們故意作出的嬌媚和淫蕩的表情的臉；禁不住我的寒毛根根豎了起來。我不相信這是所謂人間，我彷彿曾經歷過一個可怕的夢境：我覺得被兩個鬼卒牽到地獄裏來。在一處滿是髏血腥臭的院子裏，擺列着無數株豔麗的名花，這些花的後面，都藏着一個缺鼻爛眼，全身毒瘡潰爛的女人。她們流着淚向我望着，似乎要向我訴說什麼；我嚇得閉了眼不敢抬頭。忽然那兩個鬼卒，又把我帶出這個院子，在我回頭再看時，那無數株名花不見蹤影，只有成羣男的女的骷髏，獰立在那裏。『噯呀』我為驚怕發出慘厲的呼號，建連忙回頭問道：『隱，你怎麼了？……快看，那個男人被她拖進去了。』這時我神志已漸清楚，果然向建手所指的那個門看去，只見一個穿西服的男人，用手撥着那空隙處露出來的臉，便聽那女人低聲喊道：『請，哥哥……洋哥哥來玩玩吧！』那個男人一笑，木門開了一條縫，一隻纖細的女人的手伸了出來，把那個男人拖了進去。於是木門關上，那個空隙處的紙簾也放下來了，裏面的電燈也滅了……

我們離開這條胡同，又進了第二條胡同，一片『請呵，哥哥來玩玩』的聲音，在空氣中震蕩。假使我是個男人，也許要覺得這嬌媚的呼聲裏，藏着可以滿足我慾望的快樂，因之而魂不守舍的跟着她們這聲音進去的吧。但是實際我是個女人，竟使那些嬌媚的呼聲，變了色彩。我彷彿聽見她們在哭訴她們的屈辱和悲慘的命運。自然這不過是我的神經作用。其實呢，她們是在媚笑，是在挑逗，引動男人迷蕩的心。最後她們得到所要求的代價了。男人們如夢初醒的走出那矮木門，她們重新在那裏招徠第二個主顧。我們已走過五條胡同了。當我們來到第六條胡同口的時候，看見第二家門口走出一個穿短衫的小販。他手裏提着一根白木棍，笑迷迷的，似乎還在那裏回味什麼迷人的經過似的。他走過我們身邊時，向我看了一眼，臉上露出驚詫的表情，我連忙低頭走開。但是最後我還是逃。不了挨罵。當我走到一個沒人照顧的半老妓女的門口時，她正伸着頭在叫『來呵！可愛的哥哥，讓我們快樂快樂吧！』一面她伸出手來要拉陸樑的衣袖。我不禁「呀」了一聲，——當然我是怕陸樑眞被她拖進去，那眞太沒意思了。可是她被我這一聲驚叫，也嚇了一

跳，等到仔細認清我是個女人時，她覺惱羞成怒的駡起我來。好在我的日本文不好，也聽不清她到底說些什麼？我只叫建快走，我逃出了這條胡同，便問陸樑道：『她到底說些什麼？』陸樑道：『她說你是個摩登女人，不守婦女清規，也跑到這個地方來逛，并且說你有膽子進去嗎？』這一番話，說來她還是存着忠厚呢！我當然不願怪她，不過這一來我可不敢再到裏邊去了。而陸樑和建似乎還想再看看，他們說：『沒關係，我們既來了，就要看個清楚。』可是我極力反對，他們只好隨我回來了。在歸途上，我問陸樑對於這一次漫遊的感想，他說：『當我頭一次看到這種生活時，的確心裏有些不舒服；不過看過幾次之後，也就沒有什麼了。』建他是初次看，自然沒有陸樑那種鎮靜。不過他也不像我那樣神經過敏，我從那裏回來以後，差不多一個月裏頭每一閉眼就看見那些可怕的灰白臉，聽見含着罪惡的『哥哥！來玩』的聲音。這雖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八　井之頭公園

自從我們搬到市外以來，天氣漸漸涼快了。當那些將要枯黃的色壹葉子，和白色的小野菊，一叢叢由草堆裏攢出頭來，還有小朵的黃色紫色的野花，在涼勁的秋風中抖顫，景象是最容易勾起人們的秋思，使人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感慨。

這種心情是包含着悵惘，同時也有興奮，很難平心靜氣的躲在單調的書房裏工作。而且窗外蔚藍色的天空和淡金色的秋陽，還有挾了桂花香的涼風，這一切都含着極強的挑撥人們心弦的力量，我們很難勉強繼續死板的工作了。吃過午飯以後，建便提議到附近吉祥寺的公園去看楓葉：在三點十分的時候，我們已到了那裏。從電車軌道繞過，就是一條石子大馬路，前面有一座高聳的木牌坊，牌坊上面寫着幾個很大的漢字：『井之頭恩賜公園。』過了牌坊，便見馬路兩旁樹木濃密，綠蔭沉沉，陡然有一種幽秘的意味，縈繞着我們的心情，使人想像到深山的古林中，一個披着黃金色柔髮，赤足嬌豔而拖着絲質白色的長袍的仙女，舉着短笛在白毛如雪的羊羣中遠眺沉思。或是孤獨的詩人，抱着滿腔的詩思，徘徊於這濃綠森翠的帷幔下歌頌自然。我們自己慢步其中，簡直不能相信這僅僅是一個人間的公園而已。

走過這一帶的森林，前面露出一條鵝卵石堆成的斜坡路，旁邊植着修剪整齊的冬青樹，陣陣青草香從風裏吹過來。我們慢慢的散着步，只覺心神爽辣，塵慮都消。下了斜坡，陡見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日本式茶館，裏面陳設着白色的坐墊，和紅漆的矮几，兩旁櫃臺上擺着水果及各種的零食。

『呵，這個地方多麼眼熟呀？』我不禁失聲喊了出來。於是潛伏於心底的印象，如蟄蟲經過春雷的震撼驚醒起來。唉，這時我簡直被那種感懷往事的情緒所激動了，我的雙眼怔住了，胸膈間充塞着悵惘，心脈緊急的搏動着，眼前分明的現出那些曾被流年蹂躪過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喲！

那一羣驕傲於幸福的少女們，正憬憧於未來的希望中，享樂於眼前的風光裏；當她將由學校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曾隨着她們的師長，帶着歡樂的心情渡過日本海，來訪蓬萊的名勝。那時候恰是暮春的天氣，溫和的楊柳風，和到處花開如錦的景色，更使她們樂遊忘倦了。當她們由上野公園看過櫻花的殘妝後，便回到東京市內，第二天清晨便乘電車到井之頭公園裏來，為了奔走的疲倦也曾到這所小茶館休息過——大家團團圍着矮几坐下，酌着日本的清茶，嚼着各式的甜點心；有幾個在高談闊論，有幾個在低歌宛轉；她們真如初出谷的雛鶯，只覺到處都是生機，的確，她們是被摟在幸福之神的兩臂中，充滿了青春的愛嬌，和快樂活潑的心情：這是多麼值得豔羨的人生呵！

但是，誰能相信今天在這裏低徊感嘆的我，也正是當年幸福者之一呢！噯，流年，殘酷的流年喲！牠帶走了我的青春，牠蹂躪了我的歡娛，而今舊地重遊，當年的幸福都變成可詛咒的回憶了！

噯！這僅僅是七年後的今天呀，這短短的七年中，我走的是什麼樣人生的路？我迎接的是那一種神明？唉！我攀援過陡峭的崖壁，我曾被隕墜於險惡的幽谷；雖是惡作劇的運命之神，牠又將我由死地救活，使我更忍受由心頭滴血的痛苦，牠要我吮乾自己的血，如像喝玫瑰酒汁般。幸福之神，牠遺棄我，正像遺棄他的仇人一樣。這時我禁不住流出辛酸的淚滴，連忙躲開這激動情感的地力，向前面野草叢生，花徑不掃的密松林裏走去。忽然聽見一陣悲惻的唏噓，我彷彿望到張着黑翅的秋神，徘徊於密葉背後；立時那些枝柯，都顫抖起來，草底下的促織和紡車兒也都淒淒切切奏着哀樂；我也禁不住全身發冷，不敢再向前去，便在路旁的長木櫈上坐了。我用凝滯的眼光，向密遮的矮樹叢隙睜視，不時看見那潺湲的碧水，經過一陣秋風後水面上湧起一層細微的波紋來，兩個少女乘着一隻小划子在波心搖着畫槳，低低的唱着歌。我看到這裏，又無端傷感起來，覺得喉頭梗塞，不知不覺嘆道：「故國不堪回首呵？」同時那北海的綠漪清波便浮現在眼前。那些蕩了情侶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搖着畫槳指點眼前倩麗的秋景低語款款吧！況且又是菊花蟹肥的時候，長安市上正不少歡樂的宴聚；這被擲棄在異國的飄泊者，當然再也沒有人想起她了。不過她卻晨夕眷懷着祖國，希望得些國內的好消息呢。並且她的神經又是怎樣的過敏呵，她竟會想到樹葉凋落的北平市，淒風吹着，冷雨洒着那些窮苦無告的同胞正向陰黯的蒼穹哭號。唉！破碎紊亂的祖國呵，北海的風光能掩蓋那淒涼的氣象嗎？來今雨軒的燈紅酒綠能夠安慰憂懼的人心嗎？這一切我都深深地懷念着呵！

連環不斷的愛思佔據了我整個的心靈，眼底的景色我竟無心享受了。我忙忙辭別了曾經二度拜訪過的井之頭公園。雖然如少女酡顏的楓葉，我還不曾看過，而牠所給我靈魂的禮贈已經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喲！